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二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二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二三册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衡庫三十卷附錄三卷
備錄一卷

〔明〕馮夢龍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衡庫三十卷》提要

春秋衡庫序

余邑春秋其世世業也習是經者十人而九余離諸生業三十餘年見譚者怳隔世事獨於春秋有見獵心常夢中讀春秋呫呫在口席上有譚春秋新題影響者好與相角庶幾杜氏癖

序　一

也每思
國家明經初指非以隱僻
儌士欲輯一書備載近代
各家之題採加評定而馮

猶龍氏指月一刻先余同
然又大全中諸儒所說有
與胡相發明者有愈於胡
氏者其他蕪雜可少刪芟

而諸書有與春秋相關者
合增刻爲一書猶龍氏近
復以衡庫出矣猶龍氏才
十倍於余是二書出爲習

春秋者百世之利也余嘗
謂習春秋有三難亦有三
快易詩書禮同出聖經義
理顯著有爾雅及漢詁諸

書宋儒循而注之雖微義不存而詞旨曉然惟春秋褒貶刑賞在一字中或在言外而變例雜出異同不嫌令學者以臆相推測其難一

國初功令春秋左氏公羊穀梁程氏胡氏并用而後專用胡氏有明知其過刻者有意於宋南渡後事故相形斷者未必一一盡合而功令所在不得不抑心意以從之其難二

國初經題仍宋經義或出數題之大意中相近者或相反者聽各爲條答而後

乃以其傳其句搭題或傳意影搭、或脫母搭、或取左氏搭、或取各注疏搭、若射覆臆鈎、他經入闈止慮文

之不佳春秋入闈先慮題之不習其難三然他經製詞造格與書秇同多用宋儒注疏中語、無論子史即

六經語稍僻字稍粗音稍聱者不得輕入士之好古文辭者謂時秇薄之而春秋奉左氏爲祖禰門風特

異、語在他經秇號壯者置之春秋秇中尚覺萎薾、所稱引與古文詞無異、其快一他經時秇多俳體比辭

相對、限之以八、跅䟰之材不得少騁、而春秋體裁可爲短長、如論如策不爲三尺文格所拘、其快二。士各執一經、勢難兼習、博者不過借字句以供筆端耳春秋則引用各經相爲表裏中與詩義相發者比之傳

序更明易筮之法頼左氏以存、樂記一書止存其理而聆音辨器、不如左國之晰、斯以一經全五經之用也、其快三。衡庫一出而通春秋之三難益春秋之三快、猶龍氏自言有此書可無覩他書、誠確論也、春秋

稱孤經得此翼之可無患孤、麟經大明之會再增一大快哉、抑余有未盡之説蓋春秋單題自有難也以傳者逆經者心以學者逆傳者心或隱在一字之難或絯緒雜出之難或輕重不侔之難或書法三四五

六之難或出於會盟征伐之外而涉性命理學之譚者之難近世主司非本經而反以搭題難士溺其旨矣余意於傳上直標其爲關捩其爲旁岐其猶形影其爲尺鳧其爲血脉其屬駢枝其爲型模其相河漢

其爲牖中之日其爲或張之孤難易既明正岐有辨則主司不至謬悮又經題中如于洮乞盟踐土棐林

伐鄭之類咸以例對案虛實不同可以見士筆力而近秋改爲二段夫經文嚴謹有單則倒輕重殊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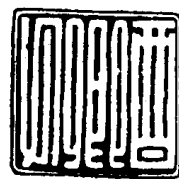
分則對輕重等也豈有輕重等而故爲不對以從所自便之體哉至於無傳單題非文定之疎也必寄見

其傳或與其傳相同所以前密後疎者正以義例見前得從同以比斷卽猶律家之以准其例醫案之借

用其方也兹宜於無傳單
題定引其傳而不必旁採
各注尤與胡氏原不立傳
之本一心相合也具此數

說以聽猶龍氏之裁定無
非欲爲春秋成一全書耳
時
天啓五年九月楚黄友人

李長庚撰

發凡十則

古吳後學馮夢龍述

一經錄全文雖空白不敢擅削示尊經也

一是經孔氏權書游夏不能贊一詞況其下乎　國初頒大全於學宮使士子以意逆志隨所取裁猶不失窮經之遺意其後胡氏孤行而文定之春秋未必尼山之春秋矣予不揣竊欲倣朱子四書集註之例廣搜百家之說採其切中情理不涉穿鑿附會者定爲正註其說可相參者附之圈外名曰權書揣摩庶幾彙羣儒之精神備一經之羽翼奔走多難尚未脫稿茲編一以功令爲主故胡氏全錄即偶節一二亦多崩弑等傳或複詞贅語舉業所必不用者不然寧詳毋略不敢啓後學苟且之端也

一大全中諸儒議論儘有勝胡氏者然業已宗胡自難並收以亂耳目惟與胡相發明者間錄至如無傳單文舉業家相沿以爲不成題夫題出經文因傳廢經是經文亦可删而讀矣習而不察莫此爲甚與其苛擬傳題以供射覆孰若明出經文以試聰明茲編於單文有胡氏發於他傳者則注曰見某傳不然即採大全諸儒之說以備觀覽如語止一家則標曰全某氏如集衆語則止標全字

一左國公穀原係聖經之按先按後斷故載於胡氏之前四傳不同者分截之（標目各空一字先後則以事實爲序）大同小異者合載之（或合標左國或合標公穀間有標三傳者）文雖不同而事實可相貫者連載之（仍各分標但不空字）見於一傳者偏載之（各標本書）一二語不可偏廢者補載

之。（或事實稍別。或文采雙妙。撒入既難。全錄又贅。姑用雙行注補。仍標明之。）
或先經而起。或後經而結。不便繙檢者。聯屬載之。（或用大書備載原文。或小字注明一二語。）不隸經而可備事實之考者。附載之。（標目加附字。）即無關事實。而辭采璀璨。可助筆花者。亦備錄其文。或誦或覽。惟資性是視。不令嗜古者。有遺珠之歎

一有事出三傳。而胡氏援引之者。互存則

贅。今存胡以便擬題。而原文未備。則補証之。若無題脚者。仍用本傳

一春秋與詩相通。故採取獨富。（姑舉衛風。如擊鼓乘舟之類。切於經文者。用大書。如碩人載馳等。止註明左胡本文之下。）書如秦誓。禮記如檀弓月令等。摠屬典要。亟加摭錄。他如周禮、家語、穆天子傳、晉乘、楚檮杌、吳越春秋、管子、晏子、韓非子、呂覽、韓詩外傳、史記、文獻通考、杜氏通典、朱子纂要、陳氏括例、事義考、季氏私考、春秋屬辭等書。或事詳於一時。或語詳於一事。或連篇而誇富。或片語以佐遺。或典故於焉取徵。或事實借之旁印。並收萃盤。不遺玉屑。惟他經之外。吾不敢知。若語耑門。無愖變一矣

一採用諸書。各標出處。（或兩事出一書者。但用圈隔。）止離經文一字。省紙也。較胡傳低一字。遵

時也。字俱大書。便覽也

一坊本十二公。首俱有列國。又每年注天王各國年號。殊覺猥冗。今將一經始末。自周而下。總載首帙。使人一覽可盡。其每年止錄其君元年、崩卒之類。以備查閱。若經中無事者。則并省之

一文章如祭公諫征犬戎。事實如宣王南征北伐之類。雖在春秋以前。有裨經學。

獲麟雖絕筆、而左國所載、如楚衛齊晉之亂、皆春秋結局、不可不錄、今前後各附一卷、俾首尾畢具、覽是編者、一切書可盡置高閣矣、

一字非甚難識者、不音、義非甚難通者、不解、其音解悉列上方、不使與補注相混

一凡雙行注語、或解傳中本句、或補所未足、及文法不同處、則即注本文之下、如係全傳事寔、或斷語、則總注于後、

一無傳經文、其事明見他傳者、則曰見某傳、若事不具見、而義實有指者、則曰主其傳、若影響相傳者、則曰借某傳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列國始末

周

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所謂王城也、於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四十九年、而入春秋、魯隱三年、平王崩、桓王立、桓十五年、桓王崩、子莊王立、莊十二年、莊王崩、子僖王立、莊十七年、僖王崩、孫惠王立、僖八年、惠王崩、子襄王立、文八年、襄王崩、子頃王立、文十四年、頃王崩、子匡王立、宣二年、匡王崩、弟定王立、成五年、定王崩、子簡王立、襄元年、簡王崩、子靈王立、襄二十八年、靈王崩、子景王立、昭二十二年、景王崩、子王猛立、是年卒、弟敬王立、二十六年、入成周、崩在春秋後、

魯

姬姓、侯爵、周文王第四子姬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動勞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于曲阜、是為魯公、傳十世至惠公弗皇、弗皇生隱公息姑、春秋始于隱公、隱公立十一年、弑、弟桓公軌立、立十八年、薨、子莊公同立、立三十二年、薨、子

閔公啓方立立二年弒庶兄僖公申立立三十三年薨子文公興立立十八年薨子宣公接弒太子赤而立立十八年薨子成公黑肱立立十八年薨子襄公午立立三十一年薨子昭公裯立立二十五年出奔又七年薨于乾侯弟定公宋立立十五年薨子哀公蔣立立十四年獲麟凡二百四十二年又九世頃公讎爲楚考烈王所滅

齊

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益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姜氏曰呂謂之呂侯商末太公望起渭水

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武王定殷封營丘爲齊侯受命專征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魯桓十四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莊八年襄公弒次年桓公小白立管仲爲政齊始伯僖十七年桓公卒子無虧立次年被殺孝公昭立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弟昭公潘立文十四年昭公卒子舍立九月被弒懿公商人立文十八年懿公弒惠公元立宣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成九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襄十九年靈公卒子莊公光立襄二十五年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哀五年景公卒子荼立被弒悼公陽生立哀十年悼公弒子簡公壬立哀十四年田恒弒簡公立其弟驁爲平公而相之卒移齊祚

晉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虞成王母弟也成王滅唐封虞曰唐叔虞其子燮改曰晉侯自燮傳十世至耶侯昭侯故都翼而封其父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號爲桓叔晉始二昭侯傳孝侯孝侯傳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魯隱五年鄂侯卒而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前弒孝侯已聞鄂侯卒復興兵伐晉弗克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

魯桓三年武公伐翼虜哀侯殺之晉復立其子小子侯立四年武公復誘殺之而哀侯之弟緡立爲晉侯魯莊十六年武公滅翼盡以其寶器賂周周僖王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更號曰晉武公明年武公卒子獻公佹諸立莊二十六年士蔿爲大司空盡滅桓莊之族晉始都絳僖九年獻公卒子奚齊立是冬被殺弟卓子立僖十年弒惠公夷吾立僖二十三年惠公卒子懷公圉立僖二十四年殺文公重耳立始伯諸侯僖三十二年文公卒子襄公驩立文六年襄公卒子靈公夷臯立趙盾爲政宣二年靈公弒成公黑臀

立宣八年郤缺爲政明年成公卒子景公獳立宣十
一年荀林父爲政十六年士會爲政十七年郤克爲
政成四年欒書爲政成十年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
是爲厲公是年景公卒成十八年厲公弒悼公周立
韓厥爲政襄七年知罃爲政襄十三年荀偃爲政襄
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彪立襄十九年士匄爲政襄
二十五年趙武爲政楚始先歃伯業陵夷昭元年冬
趙武卒韓起爲政昭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十
六年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昭二十八年魏舒爲政
昭三十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三年范鞅爲政定

十三年晉逐范中行氏而知韓趙魏四氏竝彊定公
午三十一年魯獲麟其後韓趙魏復滅知氏至靖公
之世三分晉國

宋

子姓公爵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啟食采于微謂之微
子紂無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克殷復其位成
王既誅武庚使微子繼湯祀封于商墟得用先代禮
樂作賓王家與陳杞號爲三恪其地應天府睢陽是
也傳世十四至穆公和之七年入春秋魯隱三年穆
公卒弟殤公與夷立桓二年殤公弒穆公子莊公馮

立莊二年莊公卒子閔公捷立莊十二年閔公弒弟
桓公御說立僖九年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圖伯無
成僖二十三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文七年成公
卒昭公杵臼立文十六年昭公弒弟文公鮑立成二
年文公卒子共公固立成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
立昭十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昭二十五年元公卒
子景公頭曼立立三十六年魯獲麟後六世至偃王
稱王圖伯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陳

嬀姓侯爵昔帝舜之後封于有虞虞幕裔孫閼父爲

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
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祀其地在太皡之虛今陳縣
是也滿謚胡公生申公犀傳十世至桓公鮑鮑二十
三年入春秋魯桓五年桓公卒陳佗殺太子免而自
立桓六年蔡人殺佗厲公躍立桓十二年厲公卒莊
公林立莊元年莊公卒子宣公杵臼立僖十二年宣
公卒子穆公款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文十三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宣十年靈公弒子
成公午立襄四年成公卒子哀公溺立昭八年哀公
卒楚滅陳昭十三年楚平王復封陳陳惠公吳立定

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哀十六年。楚滅陳。殺閔公。

杞

姒姓。伯爵。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東樓公五傳至武公。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至魯莊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相傳爲時王所黜。僖十四年。杞成公九年。遷于緣陵。僖二十七年。桓公來朝。稱子。文十二年。來朝。復稱伯。襄二十九年。文公來盟。復稱子。進退不常。閔公維之六年。魯獲麟。後三十二年。而國滅于楚

秦

嬴姓。伯爵。顓帝裔孫女修吞玄鳥卵而生大業。其子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爲柏翳。柏翳十九世非子。爲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號曰秦嬴。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爲諸侯。使逐犬戎。盡有故周岐豐之地。凡七世至穆公任好。魯僖十五年。秦晉戰韓。始見春秋。文二年。伐晉。遂伯西戎。文六年。穆公卒。子康公罃立。文十八年。康公卒。子共公稻立。宣四年。共公卒。桓公立。成十四年。桓公卒。子景公立。昭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定九年。哀公卒。孫惠公立。哀三年。惠公卒。子悼公立。哀十八年。悼公卒。子共公立。後九世而孝公强。其子惠文君自號爲王。至始皇幷天下。

楚

羋姓。子爵。顓帝孫重黎爲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祝融位。生陸終。陸終生六子。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爲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于荊蠻。胙以子男之田。六世至熊渠。甚得江漢間民情。乃立其

子之子爲王。後畏厲王暴虐。去其王號。又八年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爲蚡冒。又一世至熊通。稱王。是爲楚武王。魯莊四年。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莊十年。伐鄭見經。曰荆。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熊艱立。莊二十二年。弟熊惲弑兄代立。是爲成王。莊三十年。子文爲令尹。僖元年。經始稱楚。文元年。子商臣弑成王而自立。爲穆王。文十三年。穆王卒。子莊王旅立。始爭霸。宣十一年。孫叔敖爲令尹。宣十八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襄元年。子重爲令尹。襄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爲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爲令尹。

襄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爲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南爲令尹襄二十二年薳子馮爲令尹襄二十五年子木爲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子郟敖麇立昭元年公子圍弑麇而自立改名虔是爲靈王薳罷爲令尹昭十三年靈王弑平王居立即棄疾蔓成然爲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瑕爲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爲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昭王軫立定四年吳入楚昭王奔既復子西爲令尹哀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章立卒在春秋後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楚最盛凡十王而後秦滅之

吳

姬姓子爵周太王長子泰伯與其弟仲雍避少弟季歷逃之荆蠻號曰勾吳端委以治周禮荆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仲雍嗣立從吳俗斷髪文身贏以爲飾遂不通中華魯成七年吳伐郯始見經即吳子壽夢也名乘去太伯十九世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襄十二年壽夢卒子遏立即諸樊襄二十五年遏卒弟餘祭立襄二十九年餘祭卒弟夷昧立昭十五年夷昧卒子僚立昭二十七年僚弑諸樊之子光立是爲闔廬定十四年光伐越兵敗傷而卒子夫差立哀二十年越圍吳哀二十二年滅

徐

嬴姓子爵栢翳之後栢翳二子大廉後爲秦若木爲徐周穆王時徐夷作亂伐宗周穆王畀其方織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得朱弓赤矢以爲天瑞乃稱偃王魯僖三年徐人取舒始見經僖十七年伐英氏書人文七年伐莒舉號昭五年伐吳復書人昭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越

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魯昭五年從楚伐吳始見經稱越人定五年入吳以後皆稱於越從其舊號也定十四年允常卒子勾踐立是年敗吳于檇李哀元年吳入越勾踐棲于會稽哀十三年入吳哀二十年圍吳哀二十一年來聘哀二十二年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周元王使人賜勾踐祚爲伯越兵横行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後四世爲楚所滅

鄭

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封友于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密邇王畿幽王之難友寄帑于虢鄶之間因併二國地謂之新鄭友卒謚桓公友相幽王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爲司徒者三世莊公二十二年入春秋魯桓十一年莊公卒子昭公忽立是年奔衛厲公突立桓十五年厲公奔蔡昭公歸秋突入于櫟桓十七年昭公弒立子亹桓十八年齊殺子亹祭仲立子儀莊十四年鄭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莊二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捷立僖三十二年文公卒子穆公蘭立宣三年穆公卒子

靈公夷立宣四年靈公弒弟襄公堅立成四年襄公卒悼公費立成六年悼公卒弟成公睔立襄二年成公卒子僖公髠頑立襄七年僖公弒簡公嘉立昭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蠆立定九年獻公卒子聲公勝立聲公十二年魯獲麟後一百四年韓哀侯滅其國

衛

姬姓侯爵武王同母少弟封爲成王大司寇食采于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以其地之半封康叔于衛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傳世十三至桓公完十三年入春秋魯隱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冬被殺宣公晉立桓十二年宣公卒惠公朔立桓十六年朔奔齊公子黔牟立莊六年齊納惠公放黔牟于周莊二十五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閔二年狄滅衛殺懿公宋桓公立戴公申以廬于曹是年卒弟文公燬立僖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僖二十八年奔楚大夫元咺奉其弟叔武受盟于踐土成公復歸殺叔武晉執成公元咺復立其弟瑕僖三十年成公殺瑕歸衛宣九年成公卒子穆公速立成二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成十四年定公卒子獻公衎立襄十四年奔齊

衛立公孫剽是爲殤公襄二十六年殤公弒獻公復歸襄二十九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昭七年襄公卒子靈公元立哀二年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是年晉納世子蒯聵于戚父子爭國哀十五年蒯聵入是爲莊公輒奔魯哀十七年晉圍衛莊公奔死衛人立公子般師十二月齊伐衛虜般師立公子起哀十八年衛逐起輒復入又六世至聲公先是諸侯皆僭稱公至聲公子成侯速仍降爲侯地益削速孫嗣君貶號稱君稱君凡三世而秦二世廢君角爲庶人

蔡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商封于蔡使監武庚以叛誅其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之傳世十三至宣侯考父二十八年入春秋隱八年考父卒子桓侯封人立桓十七年桓侯卒子哀侯獻舞立莊十年楚執哀侯去莊十九年卒于楚蔡人立其子肸爲穆侯僖十四年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文十五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宣十七年文侯卒子景侯固立襄三十年子般弑景侯而立是爲靈侯昭十一年楚殺般滅蔡昭十三年楚平王復蔡蔡平侯廬立昭二十年平侯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侯

弟悼侯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東國卒于楚弟昭侯申立哀四年昭侯弑子成侯立成侯十年魯獲麟後三十四年爲楚滅

曹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始受封其地濟陰定陶縣是也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魯桓十年桓公卒莊公射姑立莊九年莊公卒子僖公夷立莊三十二年僖公卒子昭公班立僖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文九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宣十四年文公卒子宣公廬立成十三年宣公卒于師弟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襄十八年成公卒子武公滕立昭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昭十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昭二十七年悼公卒弟聲公野立昭三十二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定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伯陽立哀八年宋滅曹虜伯陽

邾

曹姓陸終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于邾爲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隱元年邾儀父會盟于蔑北杏之會首附齊桓進爵爲子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

即儀父也邾子瑣立莊二十八年瑣卒文公蘧蒢立文十三年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成十七年定公卒宣公牼立襄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昭元年悼公卒莊公穿立定三年莊公卒子隱公益立哀七年魯入邾執益哀八年歸哀十年邾子益來奔後改爲鄒爲楚所并

小邾

曹姓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于周周封其少子友于郳爲附庸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郳城是也魯莊五年書郳黎來來朝其後數輔齊桓尊王室王命爲

諸侯至僖七年始書小邾子襄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

莒

己姓一云嬴姓子爵少昊之裔武王封兹輿期于莒城陽莒縣是也莒夷君無謚而有號自魯隱二年入向其君無玫魯僖一十六年兹丕公盟向始見傳文十八年太子僕弑紀公庶其始見經子季佗立成十四年莒子朱卒號渠丘公疑即季佗也黎比公密州立一名買朱鉏襄三十一年黎比公弑子展輿立昭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爲著丘公展輿奔吳昭十四年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公之弟庚輿立是爲共公昭二十三年庚輿來奔齊納郊公自是微不復見又四世滅于楚

許

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嶽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以續太嶽之嗣地在潁川許昌縣國小而近鄭魯隱十一年鄭入許許莊公奔衛桓十五年莊公弟許叔復入即穆公新臣也僖四年穆公卒僖公業立文五年僖公卒昭公錫我立宣十七年昭公卒靈公立成十五年遷于葉襄二十六年靈公卒于楚悼公買立昭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弑斯立定六年鄭滅許以斯歸

紀

姜姓侯爵封于東莞魯隱二年紀履綸來逆女始見經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滕

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魯隱七年書滕侯卒桓二年書滕子來朝自是稱子僖十九年宋執滕宣公文二年滕昭公來朝宣九年昭公卒文公立成十六年文公卒成公原立昭三年成公卒悼公寧立昭二十八年悼公卒頃公結立哀四年頃公卒子隱公虞毋立哀十一年隱公卒後并于齊

薛

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于薛魯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始見經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其後至昭三十一年書薛伯穀卒葬薛獻公

虞

姬姓公爵自仲雍君吳又三傳至周章武王克商求泰伯虞仲之後得周章已爲吳君別封其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太陽縣自虞仲列爲諸侯十

二世。有虞公者。貪晉璧馬。遂亡其國

虢

姬姓。公爵。王季子虢仲之後。文王友愛仲叔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于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相天子。僖五年。晉獻公假道于虞以伐虢。遂滅之。

北燕

姬姓。伯爵。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爲周太保。食邑于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主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爲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魯昭三年。經書北燕

伯款出奔齊。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七雄時僭稱燕王。凡六世。爲秦所滅。

其餘宿向極戴鄖州穀鄧牟葛鄅蕭滑遂譚鄣陽舒江黃弦溫厲英氏郭梁隨邢頓介夔項須句邿麇祁六巴庸崇萊舒蓼鄅巢鄫偪陽根牟舒鳩邾郳郯鮮虞沇戎山戎北戎姜戎陸渾之戎戎蠻狄白狄赤狄潞甲氏留吁廧咎如諸國。雖見于經。其興廢隱顯。不能詳錄。

春秋衡庫列國始末 終

春秋衡庫附錄 前一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各傳序畧

胡傳序畧

胡安國著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叙。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

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爲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左傳序畧

杜預著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

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意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穀梁傳序畧

范甯著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

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嶽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戒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

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敎害義不可得强通者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淸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淸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程子傳序畧　　程　頤著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兩周事考 春秋以前事

祭公諫征犬戎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

周文公即周公旦

示以好惡術方也

窋音準入聲竄音竹

載成也忝辱也

大畢伯仕犬戎之二君也終卒也 言犬戎立性惇樸

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余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 按穆王。昭王子。昭王。康王子。即南巡不返者。此周道始衰之會也

密康公以色亡

共王穆王子 公諸侯也公之所行與衆共議也御婦官也參並也一族一父子也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一父之女

國語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榮夷公好利

厲王穆王曾孫自穆至厲凡五傳榮國名夷謚也

國語厲王說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

召公諫監謗

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

師小師也 瞍音叟矇音蒙 誨太師史 人史耆艾 師傅也

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宣王北伐南征

玁狁音險允 宣王厲

朱子纂要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命尹吉甫北伐。逐

出太原而歸。於是有六月之詩。曰文武吉甫薄伐玁狁。時南荆皆叛。方叔嘗北伐有功。王命帥師征之。南蠻平。於是有采芑之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時夷在淮上者亦叛。王命召虎率師循江漢討平之。且闢疆境。至于南海。於是有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淮夷來求。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仲山父爭戲括

國語魯武公來朝。以括與戲見王。王欲立其少子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

虢文公諫不籍千畝

國語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官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史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遍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

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父諫料民

國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大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農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於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

幽王廢申后

朱子纂要幽王寵褒姒，生伯服。姒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及太子宜臼，於是逐太子而立伯服。太子奔申。故申后有小雅白華之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宜臼又有小弁之詩，曰，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又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伯陽父論西周將亡

國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平王東遷

史記申侯怒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召西夷犬戎，征王，殺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王立，東遷于雒邑，以辟戎寇。先是鄭伯死于戰，其子叔父散兵以東迎太子，故衆立為武公。衛武公將兵佐周平戎，平王命武公為公

平王錫文侯命

尚書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嗣位之明 爲天大誥 文正則收 也 戎狄侵陵爲我國家之害 其人 此之臣 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 文侯名仇字義和 黑 朝謂 謂叔文人 亦謂唐叔 形音巨 自音由彤 實同

秦襄公始爲諸侯

史記 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

詩秦風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車鄰、駟驖、秦人誇其車馬人從之盛。小戎、秦征西戎、臣子誇車甲之盛也。

驖音鐵 色也 俴淺也 音踐 收音求 軜音納 鋈音沃 白金爲飾也 暢長也 轂音 注馬左 迫也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隱公上

胡 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爲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扞王於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薨、謚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强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親遭褒姒之難、又不是懲、而賵人寵妾、是拔本塞原、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元年 平王四十九年 齊僖公祿父元年

胡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

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春秋立文後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春王正月　穀梁公何以不言即位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胡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全汪氏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則子月居先可知矣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大一統也全呂氏書載舜禹受命之始春秋書法不類何與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春秋之時欲肆望滅天子不得已而係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予奪褒貶無非王道之流行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二月公及邾儀父邾子克盟于蔑　左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凡盟擊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書成乃歃血讀書以告神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

胡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

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爲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也

娶平聲 與制同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左]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艸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

鄢音偃

祭去聲 八尺曰板 五板而堵 五堵而雉 百雉而城

蔓音萬

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胡]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爲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

子封卽子呂

寘音志

繄音衣 語辭

闕音掘

隧音遂

洩音曳

爲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鄢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鄢猶之爲已蹙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耳矧曷爲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旣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

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偸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咺宰士名　賵音付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左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公羊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以馬者七爲一乘束帛者大夫以上備四

三皇五帝王

胡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虞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爲萬世法其義備矣凡宰稱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或曰僖公

六卿冢宰宗伯司徒司馬司寇司空

[illegible]音怪

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賵仲子貶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文公五年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

胡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也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蘇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illegible]

只禮後北面詔明神詔承槃玉敦之類蘇公周大夫三物犬豕雞

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事義考按祭先出自周公第七支子食邑于祭者）【穀】

梁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竟境同上 埸

【胡】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强藩爲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皆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惡哉

紛音稜 禄音元

公子益師卒

疆音侯反

【胡】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策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爲遠然公子驅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爲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爲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左】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胡】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內小人外君子爲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傾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

向音餉　庈音琴　費音秘　歃音霎

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前猶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爲此
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
加也矣會同之名書會戎譏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此入國之始）　無駭帥師入極　[左]司
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

[胡]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
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
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
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

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
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
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左]復修戎好也

[胡]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
在魯之東郊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爲
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
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猶夏則膺之此春秋
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
者必以事繫日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

援音元　繻音須　蹶音厥

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
于唐而書日甚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
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
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
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
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左]卿爲君逆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

[胡]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
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

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
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
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
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
歸賵以譏亂法書履緰逆女以志變常衆義之說
定矣大倫之禮嚴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胡]此闕文行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傳
文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

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賵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鄭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胡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

鄭人伐衛（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胡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詞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平王五十一年崩）三年（秋宋穆公和卒）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胡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曆算者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詩小雅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全朱子〕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使陽盛足以勝陰則月常避日而不食）

三月庚戌天王崩

胡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

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岳，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為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沒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胡 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鈞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鑒也。或

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奸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詩小雅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附左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

狐音胡　潦音老　泂音迥　虢音郭

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凡父兄在告老而子弟為官則稱子

穀梁 未畢喪，孤未爵，使之非正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正也，求之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

胡 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

屬音燭殤音傷先君穆公兄宣公也

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穆公卒殤公與夷立）〔左〕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

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胡〕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曷爲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司服爲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修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左〕尋盧之盟也

〔胡〕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爲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從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穆繆通

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

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胡］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曷爲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岳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莅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爲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隱公中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桓王元年　四年　宋殤公與夷元年　衛桓公完弒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此取邑之始

〔胡〕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强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强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

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與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左〕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

厚碏之子

耄音老也

夏公及宋公殤遇于清　〔左〕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公及宋公遇于清

〔胡〕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此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全期　凡古者諸侯因事出境。不期而適值于途。必有兩君相見之儀。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絶慢易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州吁伐鄭　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

棼音焚

鄭一黨魯宋
陳蔡衛一黨

左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詩邶風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此衛州吁伐鄭國人怨之而作

胡 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弒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然則鄰有弒逆聲罪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弒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説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不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翬音揮

秋翬帥師 此大夫專將之始

胡 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況翬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州吁 伐鄭 左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胡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翬帥

濮音卜

師會伐鄭豈不自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欲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陳地 左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

涖臨也

獳奴侯反

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胡伐鄭稱人貶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知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為主將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貶詞其殺州吁則石碏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詞于濮者憫衛國之人皆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弒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

晉桓公孫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

胡人衆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

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為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為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五年 衛宣公晉元年

大事戎事也

春公觀魚于棠 左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

守也振旅但飲至告廟也

略地謂巡方

陳魚大設捕魚之具

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胡]齊景公問於晏子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至古者天子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先薦寢廟月令季冬乃周之二月經書春則是周正月未當當魚之時棠乃遠地特爲遊觀之樂耳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　[左]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胡]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

適齊文爲夫廟

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illegible]以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邛以俟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仲子桓公母　[公羊]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　[穀梁]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

[胡]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揖讓之實辨矣桓公簒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歿則以諡繫號以姓繫諡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歿不稱諡單舉姓氏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至家氏夫禮必庶子爲君而後其母築宮其祭也又以公子主之君不親祭尊宗廟也今桓未爲君而隱爲之築宮以祭其歟此僭亂之道也

初獻六羽　[左]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

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

[胡]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于大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

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邾人鄭人伐宋　[左]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胡]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于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爲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螣音特　蟊音謀

稱去聲

螟

[胡]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詩去螟螣害稼也（詩小雅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爲國

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爲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胡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書曰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左〕以報入郛之役也　〔穀梁〕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塡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胡〕圍者𤲅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胡〕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爲納成于魯以利

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淸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爲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爲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爲以利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簒弒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始平于齊也〔全〕〔吳〕氏前此魯未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書與齊盟蓋皆鄭莊之謀也〔季氏〕經書公會齊侯盟者四艾齊僖小伯之初也柯與鄄齊桓圖伯之初也黃齊景爭伯之初也經皆書會明齊志也

〔附左〕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衞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秋七月

〔胡〕四德備而後爲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服蒼玉立春親帥公卿大夫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以元日祈穀於上帝無覆巢無殺麛無卵無竭川澤無焚山林無作大事以妨農功無作淫巧以蕩上心爲麥祈實孟夏天子居明堂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服赤玉迎夏於南郊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命農勉作無伐於都無聚大衆以搢蓄氣孟秋天子居總章乘戎車駕白駱載白旂服白玉迎秋於西郊穿竇窖修囷倉命有司趣民收斂务積聚乃教田獵以習五戎孟冬天子居玄堂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服玄玉迎冬於北郊命野虞導獵漁師取魚命司農計耦耕數將發終歲且更始事於農民無有所使全汪氏元者物之始於時爲春王者則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亨者物之通於時爲夏王者則賞保遂良行爵出祿利者物之遂於時爲秋王者則選士厲兵修法振刑貞者物之成於時爲冬王者則固封備邊命將講武

冬宋人取長葛

〔胡〕宋人恃强圍邑又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在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强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于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爲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弒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于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附〕左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胡〕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太

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酅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胡]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强弱而有謹慢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 季氏私考按中丘近莒之地莒雖小國而界于東夷是時怒向服魯則入其國都既又取杞牟婁騷駭乎爲邊場之變矣故雖爲夏而特城以備之

[胡]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愼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結艾之盟也

[胡]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

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攷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爲嫡耳非以爲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簒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

胡奉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爲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眜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爲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爲宋討非義甚矣

而稱伐郑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罪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胡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佃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

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爲過賓于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爲狄所滅則有由矣詩旄丘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春秋衡庫　卷三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隱公下

八年　夏蔡侯考父卒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庚寅我入祊　左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胡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

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祊近于魯許鄭于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

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鄭[illegible][illegible]太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宣公卒桓侯封人立）辛亥宿男卒

胡天王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於大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別於大上示君臣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　左齊人卒平宋衞于鄭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穀梁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胡程氏曰宋爲主盟與衞紀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華薄從忠於參盟書日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今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左氏以爲齊平宋衞于鄭而鄭不與何也想齊信借鄭以刹今而宋衞忿鄭之謀未息故明年遂有伐宋之事）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左以成紀好也

胡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爲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

之姓如鄭而爲出於陳爲嬀姓命氏如胡公封陳命曰陳氏左傳以字爲謚繆通今伙陸氏考是改作氏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胡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巳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挾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

九年蔡桓侯封人元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胡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閒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恝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於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幾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考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脤者一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胡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爲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

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

夏、城郎 〔公高氏〕魯自受祊之後、將謀鄭伐宋、又恐他國之擬其後、故城郎以備之

〔胡〕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郈、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胡〕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必[illegible]為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也、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乎王都、雖召陵之舉、不為是矣、始則私相會為謀于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于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己、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附左〕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盟于鄧、為師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羽父先會齊侯鄭

伯伐宋

胡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胡内大惡諱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覆人之邦而絶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郜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秋宋人衛人入鄭今穀氏宋遠衛以暴鄭鄭昔當之敗而不備虞遠及鄭宋而已乘其虚而入之矣春秋無長戰未有荷兩轅敗如宋衛之人鄭者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胡稱伐稱取兼之也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鬬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食甘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從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胡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之交惡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爲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左）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
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
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
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
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
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
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胡）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
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
一相朝其爲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

無禮義之交惟强弱之視以啓事觀焉或來朝而
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
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
相朝聘可知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
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
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
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夏公會鄭伯
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

閼音遏　輈音舟車轅也　子都即閼　傅音附　蝥弧旗名　蝥音矛

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
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
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
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
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
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
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
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
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

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
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
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
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
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
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
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
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
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
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

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胡]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爲宋而伐鄭爲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積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爲國以禮而自强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附]左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營營室也　菟裘魯地　菟音徒　寪音委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氏而討寪氏有死者

[公羊]公子翬諂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曰吾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柰何曰請作難弒隱公

[胡]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夫賊不討讐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

[胡總傳]右隱公十有一年書於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

大法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爲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爲人主之職謂周正爲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爲可行之時謂正月爲王正則知天下之定於一也隱公不書卽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愨爲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爲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賵仲子而冢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

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哀榮不可愨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爲夏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兌正秋也以兌爲正秋則坎爲正冬必矣今以冬爲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

書豈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爲正固不可行矣自漢世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於今卒不能易謂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於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於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

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於一也盟于昧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者後七年爲宋而伐邾昧之盟其刑牲歃血果何爲也後十年爲鄭而伐宋宿之盟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比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隱民彝汩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形也皆爲利爭不勝計也而莊公獨以順母爲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

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爲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爲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爲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僚之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咺之不言知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體國

愛君之義矣其貶而書名非宰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嘗爲冢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爲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爲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爲私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爲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爲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訃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

明尊卑之等也或日或不日者禮貌之差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爲卿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戚故使爲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而自命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已登於史策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遂國誤朝躬行弒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而義不繫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季氏逐昭公殺務人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不賞私勞則三家

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讐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爲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桓公上

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弑隱自立在位十八年

桓王九年　元年

［胡］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者其弑立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為深絕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

妾其母者狗其子以此惠公愛仲子故抱桓為太子

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受而謂之讓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己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狗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得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心而成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胡］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于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有于國而聖人乃以為惡

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
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
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
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
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
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
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
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
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
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結祊成也盟曰
渝盟無享國

胡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
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
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弒逆之人凡民
罔弗憝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
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
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
無俟於貶絕而惡自見矣

秋大水 左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胡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
而致陰沴宜矣堯時洚水豈有以致之開闢以來
水行未得所歸故使禹治之而後水由地中行耳
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者必引堯為解誤矣

冬十月

二年 [illegible]春宋殤公弒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胡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
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
法正宋督之罪也弒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
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

及其大夫孔父 左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
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
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
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公羊及者
何累也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
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
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
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
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

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胡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爲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蓄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剪其

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黯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胡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爲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爲惡而篡弑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

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唯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爲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

洿音烏瀦音豬

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胡按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邾定公時有弒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弒君之賊凡民罔不憝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夫臣爲君隱子爲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爲有隱乎爾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弒隱督弒殤般弒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弒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弒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大路玉輅祀天車也越席結草越音活大羹肉汁不致五味鑿精也韍蔽膝珽音挺玉笏也舄音[illegible]馬音衡維持冠者紞音短冠之垂者紘音宏纓從下而上者綖音延冠上覆者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率音律鞞鞛音丙崩佩刀之飾上曰鞞下曰鞛鞶大帶厲帶之垂者游音留旗飾也火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左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沈上衣飾繪下裳飾比象象天地四方鍚首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三辰日月星也雜音格

胡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弑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寘於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左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胡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

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胡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　左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左盟于唐修舊好也。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胡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必告

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三年宋莊公馮元年

春正月

胡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

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爲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於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從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附國語　晉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爲上卿辭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遂爲晉祖）

附左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

曲沃武公桓叔之孫也桓叔名成師欒共子名成欒賓之孫

成師共子

仇即文侯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公會齊侯于嬴（成昏非禮也）　左　成昏于齊也（公羊氏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胡傳　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爲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而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全前氏胥命者相推爲牧伯也春秋之變始于齊衛）

妃古文配字

惠魯惠公也昭侯封成師

小宗以嫡大宗故曰貳宗

甸言其微晉愈

嬴齊邑

背命而終于吳晉爭盟自爭盟親背命所謂彼善於此也故春秋善背命時齊衛勢敵故齊僖自以為小伯而黎人亦責衛以方伯之事故彼此相命以成其僭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胡〕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

〔胡〕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尊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于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來魯侯于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左〕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穀梁〕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致夫人也

有年

〔胡〕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乎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

中音仲
茇音跋

也故以爲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爲慶祥君子修之則爲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穀梁〕四時之田爲宗廟之事也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胡〕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

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毋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胡〕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字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

所定也乃爲亂節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於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沒王使榮叔來錫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咺賵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咺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巳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爲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放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

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貴相之意也

春秋衡庫卷五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桓公中

五年陳桓侯鮑卒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見隱公二年盟密傳 左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朝曰如

胡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爲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周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襲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

也其志憯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於策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所謂聖人誅意之効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胡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

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
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
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臣扈復相太戊
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
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
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
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
退處於華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
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
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猶大臣私意而用

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
深省之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全高氏齊魯境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陸氏譏不時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 王奪鄭伯政鄭伯
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
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
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
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
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

二十五乘為偏五人為伍繡首須豬首槍大將之麾

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
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
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
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
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
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
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
右

胡 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
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

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
公弒君而自立宋督弒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
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
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
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
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
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
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
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
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史所能與也

大雩

左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禮記仲夏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鐘磬柷敔，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胡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己之寢，禮也。故季氏旅于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全諸侯宜雩山川，今為壇于南郊，雩五方于上帝，配以先帝。諸侯宜祈歌舞，今自鞀鞞以至柷敔皆作，故曰大雩。

冬州公如曹

胡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於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illegible]故[illegible]。

六年　陳厲公躍元年。○是年楚熊通自立為楚武王。

春正月寔來

胡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欲為善自纍棄者之勸戒矣。

附左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

牷音全 腯音突

瘯音族 蠡力果反

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良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

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補史記武王之卅楚已僭稱王。厲王暴虐乃去王號。至是熊通伐隨欲王室尊其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不許。熊通怒曰吾先熊鬻文王之師也成王舉我先公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

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見是冬紀侯來朝傳）［左］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胡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爲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

[illegible]音虛

[illegible]播也

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旂則王載大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甚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廢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周禮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

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蔡人殺陳佗　穀梁陳侯喜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

胡佗弒大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故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弒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弒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

若名生如友文之類以德命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如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如伯魚因饋魚而名鯉

二山其較也

人弒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弒父者也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篡弒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

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胡適冢始生即書於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

嘗猶命也

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桓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冬紀侯來朝

胡按左氏會于郕諮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于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

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胡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祔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文獻通考禮不合圍不射宿不涸澤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毳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胡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在方城之外大泰山絕遠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希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

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弒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名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全何氏］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

［胡］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爲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瀆書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胡］下聘弒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以爲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爲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夏五月丁丑烝

［胡］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附左］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

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獲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秋伐郳（今高氏紀滕諸國或朝或會郳不修舊好故伐之）

冬十月雨雪（今王氏陰陽方中而寒氣先至此猶陰侵陽之象）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胡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爲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矣爲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樛音鳩木下曲曰樛

射音亦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胡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胡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

執其禮本無嫌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嘗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文焉得爲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十年是年春曹桓公終生卒

春王正月

胡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胡弗者遷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

附左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禍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公出奔共池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胡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爲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

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弒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憾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爲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爲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桓公下

十有一年（是年夏鄭莊公寤生卒）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胡〕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附左〕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子昭公忽立）　〔左〕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胡〕鄭莊公志殺其弟使糊其口於四方自以爲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歿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爲永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左〕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公羊〕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胡〕祭仲鄭相也見執于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

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爲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黜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

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突歸于鄭

(胡)突不稱公子絶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爲不順矣然内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鄭忽出奔衛

(胡)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蘀兮君弱臣强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録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爲鄭忽言也如忽之爲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

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産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强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强於爲善也

(詩鄭風)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顔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宋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穀　天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全用公穀[illegible]大陽侯胡氏蔡叔諸侯之兄弟稱字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胡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爲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

十有二年　鄭厲公突元年○是年冬衛宣公晉卒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左平杞莒也　全胡氏紀爲齊難危急甚矣魯切切爲紀謀故屢會焉而大國無與同心者僅與小弱之莒偕其無救于紀可知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左公欲平宋鄭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又會于龜　全胡氏盟同會皆以會宋爲詞則是宋公有志于會盟矣蓋宋之所以會魯者將以求賂于鄭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爲鄭免賂是以卒不能降心以相從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子惠公朔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胡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于鄭而無厭屢盟于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

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十有三年　衛惠公朔元年

附左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

敎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鎭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鎭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胡齊紀者世讐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于紀也齊爲無道恃强凌弱此以紀爲主何也彼爲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喩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効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讐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爲之援者弑君之賊纂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爲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

胡葬自內錄也旣與衛人戰爲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爲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爲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

夏大水

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是年冬齊僖公祿父卒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全胡氏前年魯鄭同救紀而敗齊衛之師虞其報也故爲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魯會鄭于其地 王氏公於鄭奕比之至矣十二年屢平宋戰而不克則爲武父之盟爲宋之伐十三年偕紀侯之戰今又會于曹同惡相濟明矣

無冰

胡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涸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肉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

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於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全劉向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夏五　〔穀梁〕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胡〕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

盍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左〕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胡〕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全胡氏君之在車與御者最相親近故君所親近之人謂之御如御史御妻是也君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如御食御書之類）

〔胡〕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乙亥嘗　〔穀梁〕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

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胡〕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廩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為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報宋之戰也

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
歸爲盧門之椽
胡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怨鄭突
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楚
師伐齊蔡怨蠻瓦之拘己故以吳子伐楚蔡弱于
吳魯弱于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于齊乃用其師
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能統乎天
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
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桓王二十三年崩 十有五年 齊襄公諸兒元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 非禮也諸侯不貢
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穀梁 古者諸侯時獻於
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
非禮也求金甚矣
胡 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
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
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爲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
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
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
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篡弒奪
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
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
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後心一動莫爲
防制必至于亢不衷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
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
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崩莊王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
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
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
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
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
胡 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逐君之臣
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
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
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
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胡〕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絶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

許叔入于許 許叔莊公弟

〔胡〕許大岳之裔先王建國迫于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告諸方伯求復其國糞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云者難詞也

公會齊侯于艾 〔左〕謀定許也 全李氏鄭莊方强則二國扶鄭以爲利鄭莊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爲名會艾之謀豈能掩入許之罪乎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胡〕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弒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莊公寘子元于櫟使檀伯佐之

〔胡〕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號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illegible]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illegible]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强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爲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爲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胡〕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强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强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全張氏曰桓宋莊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爲突謀乃水流濕火就燥[illegible]侯疑之耳然勢不敵衆所以疑而遂討

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 鄭二君厲公五年昭公忽元年

夷姜宣公庶母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胡春正月會于曹蔡先于衛夏四月伐鄭衛先于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爲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醲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

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爲貲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胡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爲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無王法恣爲不義而莫之禁也
冬城向 見隱七年城中丘傳　左書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見莊五年五國伐衛傳　左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於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　詩邶風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魚網

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衛人惡宣公而賦其事○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假有害 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壽如齊而殺之于河衛人傷其事而作
十有七年 衛惠公五年黔牟二年○是年夏蔡桓侯封人卒○是年冬鄭高渠彌弒昭公忽而立子亹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左隱總傳小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句　左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左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見隱二年鄭人伐衛傳　左疆事

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哀侯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全]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封人卒。蔡人召之。反歸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

[胡]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剗敝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

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胡]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宋志也 [全]許氏。正月與齊為黃之盟。而五月戰焉。二月及邾為趡之盟。而八月伐之。汪氏。隱元年盟蔑。七年伐邾。春秋已罪其失信。今春盟秋伐。無信尤甚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附[左]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

十有八年 蔡哀侯獻舞元年○鄭二君。厲公七年。子亹元年。是秋弒

春王正月

[胡]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弒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弒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于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弒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

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

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左]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

[胡]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按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而其

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詩齊風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羊傳拉幹而殺之　公薨于車

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返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秋七月

鄭子昭公弟子儀也

[附左]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子儀即王子克

[附左]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

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孫音遜

春秋衡庫卷七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莊公上

公名同桓公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在位三十二年

莊王四年　元年 鄭二君厲公八年子儀元年○是年冬陳莊公林卒

春王正月

〔胡〕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爲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爲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爲世子必誓於王爲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絀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胡〕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爲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爲人之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錄於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詩衛風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此宣姜思其女宋夫人之詩

夏單伯逆王姬

〔公羊〕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胡〕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我爲之主也其不言如者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范氏〕禮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王中子禮天子使其大夫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胡〕魯於王室爲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于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者穀梁子以爲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爲之主築之于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

周之義爲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爲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爲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爲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爲得禮而特書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全高氏禮諸侯嗣立喪畢以士服見于王賜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民桓篡弒未嘗入朝受命王命魯主婚故追錫以寵之

胡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弒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爲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

王姬歸于齊

胡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讎之義明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此遷邑之始全陳氏土地人民盡有之曰取遂其民有其地曰遷

胡郱鄑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氏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二年陳宣公杵臼元年是年冬宋莊公馮卒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慶父莊公庶兄王氏於餘丘小國其後屬邾

胡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爲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成令之日久矣故翬弒隱公而寪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爲戒遠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胡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詩齊風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齊人極道魯侯威儀技藝之美若曰惜乎不能防閑其母耳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宋閔公捷元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胡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有父之讎而釋怨其罪大矣况與合黨與師伐人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季紀侯弟

左紀於是乎始判

胡大夫不得專地公子不當去國以地以下敵上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强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救屈巳事讎後五廟公羊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其亦不得巳而爲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 此書次之始

左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胡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于滑譏之也會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于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者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爲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爲鼓亂而不與乎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胡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共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

附左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襄陳侯宣鄭伯厲遇于垂全張氏謀取紀也

胡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爲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

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爲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没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爲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紀侯大去其國

左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

胡凡大閲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毁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則當効死而弗去以

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弑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爲禮乎斥言齊侯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胡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今莊公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爲樂下主乎已一爲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五年 楚文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胡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補一章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二章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儦儦者衆貌也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湯音商彭音邦遊遨魯之道也儦音標

秋郳黎來來朝 左名未王命也

胡郳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爲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納惠公也

〔胡〕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

六年

春王正月

王人子突救衛

〔胡〕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

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支百世

秋公至自伐衛

〔胡〕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拒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

國未之貴也況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胡〕俘者二傳以爲寶按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弒兄臣弒君簒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

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其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伯之心而後知公之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弑於貨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弑不饜則不厭也春秋書此以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附左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胡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絶威信陵遲之象著矣

秋大水無麥苗 全張氏周之秋今五月也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苗俱無

胡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胡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 是年冬齊襄公諸兒弒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胡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 全汪氏聶北匡緩師而怠雍榆畏敵而怯 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

甲午治兵 穀梁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

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胡]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瀆武也[全]汪氏大閲治兵皆一歲之特筆桓公有所畏而大閲非其時莊公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左]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胡]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秋師還

[胡]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爲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爲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爲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胡]無知曷爲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意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

仲而後王室强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爲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簒弑之禍矣

弑其君諸兒 [左]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

畢網小而柄長形如畢星以掩兎者

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胡〕按左氏徒人費石之紛如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修

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彊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沈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疎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強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者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詩齊風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鋂其人美且偲○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百姓苦之

雍廩齊大夫

蔇音暨

春秋衡庫 卷八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莊公中

九年 齊桓公小白元年

春齊人殺無知 〔左〕初無知虐於雍廩春雍廩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蔇魯地 〔左〕齊無君也

〔胡〕及者內為志大夫不名者義繫于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 〔全〕杜氏 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 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

於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全〕汪氏 莊公自謂出于齊桓為齊所殺故要齊大夫而謀立糾以為植黨市恩之計初非以德報怨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史記〕小白自少善大夫高傒及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送糾者行益遲桓載溫車中馳行故得先入立

〔胡〕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

傳乘乘傳車也秦子梁子公御戎右

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禀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從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時齊地　[左]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胡]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也按左氏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敗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貶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冠於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為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非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管子]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仲謂忽曰子懼乎忽曰何懼乎吾不早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者有分矣行入齊境自刎而死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穀梁]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胡]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

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恆在傾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於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取國者必殺其子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

附國語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之謀

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公曰若何曰殺而以其尸授之公將殺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齊使受仲而以返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桓公問曰

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

成民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

儋何即擔荷 軺音[illegible]馬車也

賴[illegible]也

枷擊草具也芟音杉 菒音果枯草也 [illegible] 槍音槍 刈音[illegible] 鎛音[illegible]

茅蒲[illegible] 襏音[illegible] 襫音失 [illegible]

正五正也 下政縣帥 [illegible]

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貲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菒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

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屬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

長弟猶云長幼

遂[illegible]也 滋[illegible]

財[illegible]之也

[illegible]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强○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

諸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

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連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管子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春以獀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管子桓公曰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可耳海王之國謹正鹽筴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錯國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鄰長修德進賢官長期而書伐選賢者而復之名之曰三選○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爲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于餡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

河至於石抗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于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于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桓公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君死國絕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

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綦以為奉鹿皮四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稇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多與己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慚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霸功立戚衛人飯牛車下扣角而歌桓公異之將任以政羣臣曰衛去齊不遠可使人問之果賢用未晚也公曰問之患其有小過以小棄大此世所以失天下士也乃舉大而爵之上卿

冬浚洙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以洙為之道也故浚而深之 〔公羊〕曷為浚之畏齊也曷為畏齊辭殺子糾也

〔胡〕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

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齊語令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恭不優不咸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胡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于善陳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爲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全張氏莊公以僥倖得志于齊遂肆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彼那之師也）

三月宋人（閩）遷宿（此遷國之始事義考公之侵宋自沂取道于宿以出其不意宋人以宿爲通于魯也故遷之偪人其封內以爲附庸）

胡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爲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沈於衆不肯率從而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從之蓬藋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諮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者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左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

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胡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齊忿納糾宋忿公侵）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知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也

秋七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荆楚見經）左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胡〕蔡侯何以名絶之也凡書敗書滅書人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故絶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爲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此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此滅國之始

〔胡〕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爲横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絶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黄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絶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彊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彊於爲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見前乘丘傳

〔左〕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秋宋大水

〔左〕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御說後爲宋桓公

〔胡〕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

[胡]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逆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諸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莊王十五年崩經不載　十有二年是年秋宋閔公捷弒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胡]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旣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左]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公羊]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于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胡]君弒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地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

桓公御說也

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仁焉而避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於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

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暱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

臨青筠

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胡按左氏宋萬弑閔公于蒙澤奔陳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

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　宋桓公御說元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衣裳之會一　左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

胡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

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名舜之後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胡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爲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羊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皇極經世齊桓公會宋陳蔡邾之師伐魯三敗之取遂公懼請平桓公許會于柯而盟）

胡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爲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

附管子桓公問於管仲曰寡人不幸而好田又好色得無害於伯乎對曰無害也公曰何如而害伯曰不知賢害伯知而不用害伯用而不任害伯任而以小人參之害伯公曰善於是與論

百官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
立爲大行辟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
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
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
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宥有罪臣不如
賓須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不避死亡不
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官此五子
者夷吾一不如然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欲
富國强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伯王則夷吾在
焉公曰善於是各分之職信仲益深號曰仲父

十有四年（是年鄭殺子儀厲公復國與諸侯會于鄄）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胡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
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
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
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强楚西抑秦晉天下莫
能與之爭也

夏單伯會伐宋　左取成于宋而還

胡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illegible]宋陳
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illegible]復再
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
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
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
黨逆賊矣故其辭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
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
之情見矣

附左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
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甲子傅
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内蛇與外蛇
鬭于鄭南門中内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

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
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
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
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
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
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
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
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内之民
其誰不爲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
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

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
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荆入蔡 見後二十三年荆聘傳 左蔡哀侯爲莘故繩
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
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
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
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衣裳之會二 左
宋服故也 全胡氏單伯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鄭之君亦來會齊霸畧定矣若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蓋齊之霸政務簡便不欲煩諸侯也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衣裳之會三○二會主齊北杏
左復會焉齊始霸也 全許氏三合諸侯而不盟傳會諸侯安中國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全許氏桓公來合于魯故文姜以歸親親而齊魯之交爭合然而禮防一決夫人復踰越之恣遂成如莒之姦
秋宋人 桓 齊人 桓 邾人伐郳 左諸侯爲宋伐郳
胡伯者之先諸侯事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
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
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

鄭人侵宋 左鄭人間之而侵宋
胡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
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
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左經皆稱侵
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尊之泰
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
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
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
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
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
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
謂奇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是年冬曲沃武公滅翼始受王命爲晉侯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南北爭鄭於是始○主前伐宋伐郳二傳 左諸
侯伐鄭宋故也
秋荆伐鄭 見後二十三年荆聘傳 左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
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全李氏鄭桓公始寄帑于虢鄶得十邑而國之前華後渭左洛右濟主芣騩而食溱洧實春秋要領之國而南北之樞紐也故楚滿

魯同盟諸侯也幽之盟而公推爲伯說外內諸侯同一疑之

及鄭始此而終春秋爲伯主之輕重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會四太宗之）

〔左〕鄭成也 〔穀梁〕同者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

〔胡〕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

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爲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果以桓爲讎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邾子克卒

（僖王五年崩經不載）十有七年（是年曲沃武公卒）

春齊人執鄭詹

〔左〕鄭不朝也

〔胡〕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爲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巳則盡道以愛巳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亦書矣

三戶邪屈等

夏齊人殲于遂

〔胡〕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左〕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强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一殲强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爲强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全〕〔許氏〕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誠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

秋鄭詹自齊逃來

〔胡〕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倘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胡〕麋魯所有也多則爲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十有八年　晉獻公佹諸元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胡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閉暇而明政刑

蜮音域

秋有蜮

胡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爲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慝氣之應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愼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　楚子楚文王　鬻音育

附左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絰皇初鬻拳强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全程子鄄

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

胡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識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識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

夫人姜氏如莒

附左 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胡 春詞曰我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 全李氏魯自受鄄盟而背幽之盟巳得罪于齊矣但公子結又重齊之怒耳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莊公下

二十年 楚堵敖熊囏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胡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令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巳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夫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附左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

周六代之樂備有過

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夏齊大災 凡天火曰災人火曰火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全張氏齊桓公於是始舉攘戎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家氏周有子頹之亂齊桓爲盟主若罔聞知去年伐魯今年伐戎大率逐利以自私於王室何有○借後二十七年盟幽傳

二十有一年 鄭厲公突卒

春王正月

胥命鄭虢相命王王恩下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樂猶樂也

胡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爲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簒而實君雖君而實簒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況子儀雖乘間得力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於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爲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 鄭文公捷元年

眚音省

春王正月肆大眚

赦釋也宥寬也

胡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

識審也不識如當報之仇審人未的過失如斫伐誤中人忘音妄遺忘不知有人誤投兵矢役校之仇而殺曰惷愚

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爲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于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 十年不赦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敬仲完

聘書矢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考定〕桓公賢敬仲使食采于田為田氏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

五父即陳佗

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夏五月〔全〕孫氏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蓋下文有脫事爾

納幣納徵禮曰十人受將上受儀只是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胡〕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盟也來議結婚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巳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二十有三年　楚熊惲弒其兄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元年〇是年冬曹莊公射姑卒

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胡〕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私交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左〕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穀梁〕常事曰視非常

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尸女也

〔胡〕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國語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烝納要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全吳氏曰者諸侯祭其土祇之常齊俗因祭社則蒐軍以夸示威衆而聚人觀之故莊公託此爲名以如齊

公至自齊

荊人來聘〔史記〕楚熊惲弑其君堵敖而自立是爲成王成王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鎭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穀梁〕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胡〕荊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爲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爲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遠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荊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史記〕顓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柏翳二子大廉後爲秦若木爲徐〔穆天子傳〕徐夷作亂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得朱弓赤矢以爲天瑞乃稱偃王○〔史記國語〕帝高陽之曾孫吳回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生陸終陸終少子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封楚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立三子爲王厲王虐熊渠畏其伐去王號十一世至熊通伐隨請周室尊爲王王不聽乃自立爲武王○泰伯奔荊蠻荊蠻義而歸之立爲吳泰伯至壽夢立始大稱王○夏少康之庶子封于越二十餘世至勾踐稱王

公及齊侯遇于穀見遇清盟邑二傳

蕭叔朝公蕭宋附庸國

〔胡〕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楹音盈堊烏去聲倉也黈音偷黃色

秋丹桓宮楹〔穀梁〕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胡〕遇于穀盟于扈皆爲娶結婚好也傳解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冠以爲飾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爲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娶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

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毋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爲後戒也

二十有四年　曹僖八 [illegible]

桷音角椽也方曰桷圓曰椽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穀梁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胡〕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桷爲盛飾以夸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國語〕匠師慶言於公曰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無益於君而替先之令德弗聽 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爲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爲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於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爲後鑒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胡〕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於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爲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

卽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爲逆舍實也

胡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辭以宗廟爲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娶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弒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爲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

胡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 全汪氏莊公娶仇女又夸侈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胡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爲戎所逐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辭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爲居正者之戒

郭公

出管子

胡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爲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攷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覬也夫既或知之而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二十有五年 是年夏衞惠公朔卒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諸侯始交聘

左始結陳好也

穀

王鼓王自鼓也 贊猶佐也

梁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全杜氏）女叔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亦報聘○主隱公元年盟蔑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穀梁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胡〕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

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全范氏）鼓有聲衆陽事以壓陰氣（呂氏）社陰之神日食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牛必在滌三月方成牲此取具於臨時耳

伯姬歸于杞

〔胡〕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杞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全杜氏）報女叔之聘（季氏）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也當隱桓莊之間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皆無報聘之禮而女叔一來季友旋往繼又躬行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蓋出於季友原仲之私情矣至行父初立首講陳好猶前志也

二十有六年　衛懿公赤元年

春公伐戎（全張氏）爲濟西之恥也　夏公至自伐戎 見下伐徐傳

曹殺其大夫

〔胡〕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

專命也其有罪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霸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宋序齊上主兵

〔趙〕役甚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患
甚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
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
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
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魯地）

〔胡〕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
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

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
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
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宋地之會五）

〔左〕陳鄭服也　〔穀梁〕同尊周也

〔胡〕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
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
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
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
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
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
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
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
衆也覩他盟爲愈矣

〔附呂覽〕齊桓公施德於諸侯諸侯親附桓公
勞羣臣相與飲酒酣鮑叔起爲壽曰使君毋忘
出奔管仲毋忘請囚甯戚毋忘飯牛而居於車
下公再拜曰寡人與大夫皆能毋忘此齊國社
稷之幸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
也　〔公羊〕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公子
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慶父牙
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於
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復請如
陳而葬原仲也

〔胡〕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
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
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
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
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

廖音聊命者命爲侯伯

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公大夫卽會而圖婚姻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衛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効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冬杞伯姬來

胡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附左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

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莒慶來逆叔姬

胡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附左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衞以其立子頹也

杞伯來朝 全高氏致伯姬也杞伯不能制其內從伯姬之數出又來朝而致之其卑弱可知矣

賈姬姓國齊姜武公妾大戎唐叔之後小

公會齊侯于城濮 全杜氏將討衛也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胡春秋紀兵及者爲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爲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徼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則可以

免矣今不徼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爲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全左氏衛罪固不容誅然已逾十年衛君又易世矣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且受賂而不能伸天討齊桓亦不可無責矣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附左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

戎允姓子女也驪戎姬姓

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
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
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
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
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
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
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
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
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
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

歸遂歸也

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國
語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
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
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
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
喜女焉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
焉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
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
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郭偃曰晉國懼則甚矣
亡猶未也商紂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

郭偃卜偃

嗛小也

他人也

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
爲膏而祇離咎也若大夫若爲亂其猶隸農也
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獻
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之
對曰牀笫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
焉出遇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爲翟柤也夫翟
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
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
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
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

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士蔿以告公
說乃伐翟柤郤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
非其任也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
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秋荊伐鄭 楚成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 楚令尹子
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
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
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
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
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

子元楚文王弟振動萬舞也

前此楚兵不至中國者十年桔柣鄭

縣音懸 炊爨而出 門以示暇也

彊圉梧耿之不比爲旃闘班王孫游王孫喜殿
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
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
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胡）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
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
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
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
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郿

（胡）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
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
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則
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

（胡）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
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
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全）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竭
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

襄不也

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
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
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爲國故下書
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爲國之不知務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
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
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
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
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
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
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
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
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
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
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
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
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
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
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
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穀梁）國無九年之畜

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胡〕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敝也舜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譏夷御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廄〔全〕王氏葵馬欲其富故馬廄謂之延循庫藏謂之長府也禮凶年穀不登馬不食穀馳走不修

〔胡〕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全〕張氏許鄭世仇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侯之命歟自後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全〕劉向曰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天戒以為將生臭惡聞于四方也〔羅氏〕蜚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日出則散又其氣臭惡能燠稻使不蕃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左〕書時也　杜隱公七年城中丘傳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穀梁〕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

〔附左〕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國語〕子文之為令尹也繼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入朝日晡而歸食家無一日之積

秋七月齊人降鄣

〔胡〕降者脅服之詞前書郕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鄣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鄣降而曰

降鄣者以齊之强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强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强陵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謀伐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全許氏齊桓公伐郳伐鄣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戎以是知齊桓之伯不自恃也用兵行師每資於宋取策於魯其於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用人之能以為能集人之功以為功遂能力正天下澤潤生民○見隱公四年遇清

齊人伐山戎 史記山戎伐燕燕人告急于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刜令支登卑耳之山斬孤竹而南歸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不相送出境吾不可無禮于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業納貢于周如成周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韓非子管仲隰朋從伐孤竹春往冬還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師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於師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胡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耶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

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强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强本治内柔服遠人之意矣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公羊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

建旗縣所獲 凡諸侯五語出左傳 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

胡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於遠而不緣占候是爲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公羊威我也旗獲而過我也

胡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夥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 秦魯地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左氏謂爲管仲私邑誤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于梁丘

公四年 邁清傳

莘虢地

附左國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若之何對曰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

矯詐用曰矯加誅無罪曰誣 蠲音捐 蠲絜也 回祿火神 聆隧地名 再宿曰信 聆音靈檮杌音陶夷羊神獸 鸑音岳鷟音濁 志記也記錄在史者 協合也 儀匹也 狸姓丹朱之後 請命於土田也

黨言掌 閟言秘不從公也 女公子般妹

一生父子 一及兄弟

傫言類

者也依人而行號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公子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是為叔孫氏（左）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

而卒立叔孫氏（公羊）莊公病將死召季子曰寡人即不起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

（胡）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羊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胡）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左）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子慶父如齊

（胡）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

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邢姬姓周公之胤今張氏狄北狄國在廣平襄國縣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並吞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强也

春秋衡庫　卷九

有司王宫也有事謂會葬之屬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一

閔公 公名啓方莊公子九歲即位在位二年

惠王十六年　元年　曹昭公班元年

春王正月 [公羊]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胡]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於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

命故不書卽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齊人救邢　左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
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
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
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胡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
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
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
以救江是也救而不書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
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楡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

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
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
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齊地　左請復季友也
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季子來歸
胡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

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illegible]是時出奔矣
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
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
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
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
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
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爲尊者諱爲
親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納汙之德
樂與人爲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爲
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

退羆訟周厚本枝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
事之私外無兼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
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冬齊仲孫來　左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
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
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
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
先顚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
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

昏亂霸王之器也

〔胡〕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畧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弒逆則當帥辭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强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

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全〕胡氏問魯可取者桓公之心俟其自斃者仲孫之策故交譏之然與仲孫而不名以其[illegible]務寧魯難猶有異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

附左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其必蕃昌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屯險難所以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　畢萬公高之後

二年（是年冬衛滅）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全〕杜氏陽國名齊人逼徙之〔家氏〕亦宋人遷宿之類）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胡〕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

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全〕杜氏三年喪畢致新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因是大祭以審昭穆）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

齮音以　闈宮中小門　孫音遜　夷魯地

秋八月辛丑公薨

[胡]按左氏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弒之實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胡]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讐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弒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圉人犖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憯乎

奚斯即子魚

春秋以復仇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公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於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共仲曰奚斯之聲也於是抗輈經而死

[補左逸說曰共仲立孟孫氏]

[胡]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弒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因强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奸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謀將相交歡而內有朱

虞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況於慶父巨奸七百里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爲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讐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爲後世之永鑒也

附左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

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季友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何以不名喜之也莊公死子般閔公弒曠年無君桓公使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是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胡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爲美談至於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眠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

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 補史記狄人殺懿公 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

共滕及曹俱衛三邑

曹音遭

稱有衣有裳謂之一稱材木也使立門戶所匹也

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詩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許穆夫人憫衛之亡而作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史記】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于

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

燬音毀

定之方中衛附後城楚丘傳

【胡】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仲尼刪詩。如墉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錄於國風而不削。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大謂年長國存重也

遷移也

亂謂也外善言內行太子而內以不義加辱之稱讒近焉

【附】國語晉獻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夫人之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外罪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施讒於申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

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

言以衆故欲者除民害衆益厚也

謂援也

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焉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使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

冢大也

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後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

〔左〕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嘆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國語〕翟人出

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于翟以起讒于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

鄭棄其師　〔左〕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

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詩鄭風〕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
翔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胡〕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
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
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
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
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
高克進不以禮乃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之
戒而御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
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
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
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
次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
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
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
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
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
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
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

道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衡庫卷十一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僖公上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

惠王十八年 元年 衛文公燬元年秦穆公任好元年

春王正月

［胡］不書卽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踰使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于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卽位正王法也是故

有四海而卽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卽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韓非子］狄人伐邢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狄不敝狄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若晚救之以敝狄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胡］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爲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爲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爲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爲大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國語］男女不淫牛馬選具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　［穀梁］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胡］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胡］曰薨于夷桓公召而殺之也曰齊人以歸以其喪歸魯也齊爲盟主義得舉法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仇母之義受而

葬之乎。已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與刑絫矣、故特
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楚人伐鄭 成荊始書楚 左鄭即齊故也

胡楚稱人。淩强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
强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
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
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
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
會中華執盟主、翦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哀姜之會六

左盟于犖。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哀姜之奔邾也。邾人戍虛丘以逼魯。至是時。魯要而敗之 左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虛丘邾地

胡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成與焉、則是志同
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
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
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左
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梁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
屛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
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

胡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
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
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于魯、魯人弗與。爲是
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
也、抑鋒止銳、喩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
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强國之
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爲主而書敗
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
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齊桓公遷邢于
夷儀、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詩鄘風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
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
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
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說音稅舍止也寀實淵深也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文公徙居閔人作是以美之）

〇衛風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衛人美桓公而作）

胡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爲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畧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償司几筵設黼扆内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

償進之也司几筵宗伯之屬

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爲文則其遷出於已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于中華甚大爲利于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音始見經）

三傳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虢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虢則虞救之攻虞則虢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虢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内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内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

雖然宮之奇存焉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見寶許諾且請先伐虢宮之奇果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

重必不便于虞記曰脣亡則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虢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夏晉里克荀息會虞師取虢滅下陽終假之道以取虢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璧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

[胡]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强暴滅兄弟之國

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爲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强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曰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爲家以城郭溝池爲固以山川丘陵爲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邪 [全]徐氏鍇之滅由於下陽之亡邪之入由於州來之亡故皆書滅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衣裳之會貫與陽穀俱不在尤公之數

[胡]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强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中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爲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附]左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虢公敗戎于

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見宣公十五年滅潞傳 [左]鬭章囚鄭聃伯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胡]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

一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全〕汪氏何休謂僖公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格天不雩而得澍雨其事雖不可考然以繹意觀之則僖公必能惕過修政以消天變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世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全〕按徐僭始稱王故春秋狄之楚敗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魯頌曰荊舒是懲舒與荊比而為中國患其來久矣徐取舒蓋受命於齊為齊通伐楚之徑

〇見莊公二十三年荊聘傳

六月雨

胡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全〕高氏建巳之凡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穀梁〕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胡〕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

未言通會不敘衛末蔡江黃也

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左〕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全〕李氏涖盟對來盟為義皆前定也〔汪氏〕經書涖盟者四惟此年佐齊有輔伯之義文七年救如莒則小國訴之勉强而應焉昭七年舍如齊修暨平之媾定十一年叔還如鄭結叛晉之謀下足取矣

楚人伐鄭主下伐楚次傳　〔左〕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全〕汪氏楚師三至于鄭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于陘下貫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四年是年夏許叔穆公新臣卒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左〕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

履所繇之 奚

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補管子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國語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

胡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

以義正名 以君臣之

義下之不 名之師

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爲善亦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全家氏齊距楚數千里[illegible]而後涉其境[illegible]侵蔡道蔡以及楚朱子[illegible]罪蓋桓公每事持重當時楚甚[illegible]曰若楚不即服罪齊豈遽保其必勝哉）

新臣卒 試

夏許男新臣卒

胡諸侯卒於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爲古者國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

柳肯駢枝 也

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爲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

詐敵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

〔胡〕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

之不復則辭徼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爲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主下侵陳傳 〔左〕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公羊〕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柰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 〔全〕季氏謂軍之罪疑公羊得之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主下陳傳 〔左〕討不忠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見桓公二年公至唐傳 〔穀梁〕有二事偶則

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全〕汪氏亦循湯既勝夏遂伐三朡而序者曰湯歸自夏成王伐淮夷遂踐奄而序者曰成王歸自奄皆擇其重者致之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是爲叔孫氏 〔左〕叔孫戴伯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胡〕揚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

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怗而齊以爲憂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無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是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息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爵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荆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穀梁 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 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穀梁 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爲君 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辨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穀梁 使人辭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

冠讐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國語申生反自稷桑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

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菀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菀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菀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飡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胡］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

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林註伯姬歸寧成風因見其子於公時子年十歲未能行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

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
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
于首止衣裳之會也　左謀寧周也史記惠王太子鄭母早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后
胡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
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强臣扶弱主
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
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

有次於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
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
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
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敘禮秩而其義明使
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
公祇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
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全高氏王將尊
鄭而立帶齊侯以爲義之於朝覲貢之以諫詞從
遠未可定也莫若爲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知
世子之爲鄭而其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
得行其私矣汪氏張良招四皓卒定太子朱子詳
載其事於綱目豈非法春
秋許首止之盟而然歟

附左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于召陵故勸
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
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
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胡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
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
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
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
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

桓公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袵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
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全齊氏首止葵丘桓公不敢與世子宰周公盟而諸侯自盟故書諸侯以別之與柯陵雞澤平丘異矣若尊王禮則劉卷自以疾下敵非晉能尊之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諸侯盟首止王使周公召鄭伯
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
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
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
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

歸

〔胡〕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乎丘之盟惡也請會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

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者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見莊公十年滅譚傳）

〔左〕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illegible]虞仲同）（輔頰輔車牙車）（桓叔晉獻公曾祖莊伯獻公祖也晉莊二十六年盡滅桓莊之族）（不易物言祭物相同）（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伏不見）

冬晉人執虞公〔史〕記仲雍居吳三傳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復封章弟虞仲于虞故夏虛

〔左〕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

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唯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

事上下同服故曰均服振振取虢鶉火星賁賁言奔賁明貌天策傅說星時近日將焞無光也火中鶉火正中見于南方井伯節旨星箕

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

王

〔胡〕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絀於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獨夫商紂是也貴爲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爲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不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爲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貪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附史記〕晉虜虞君及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許使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之時奚年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奚讓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于齊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頹欲用臣蹇叔復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利爵祿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六年 杞成公元年

春王正月

〔附左〕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侯將許男見楚〉

冬公至自伐鄭

胡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克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七年 是年秋書昭公班卒

春齊人伐鄭 左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

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小邾子來朝 全胡氏齊桓請天子進之○見莊公五年邾朝傳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胡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楚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衣裳之會八○見莊公十三年盟柯傳 左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全氏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于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天子衰諸侯僭慢故伯王德弛諸侯量其國之大小爲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

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不服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十六年鄭殺子華

冬鄭伯請盟于齊【全】李氏以齊侯知鄭世子之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則正一國之人倫也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全】汪氏甫盟寗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伯國之好也

冬葬曹昭公

惠王二十五年崩　八年　曹共公襄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兵車之會）【左】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全】吳氏曰襄王將嗣位爲王矣故鄭伯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左氏謂去冬惠王已崩然豈有經年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已有疾襄王唯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爭立故遣使求援而桓爲之謀耳

【穀梁】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胡】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訃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夏狄伐晉【左】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全】吳氏齊桓嘗存邢衛而未能挫狄師故狄無所忌而伐晉春秋傷齊霸之不能攘狄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氏謂致哀姜與胡傳不合

【胡】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illegible]

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
行其禮奏其樂故雍禘太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
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
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僞不誠而非
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
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
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
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

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
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
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
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
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
深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崩襄王立）

襄王元年

九年（是年春宋桓公御說卒秋晉獻公佹諸卒晉亂）

［附左］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
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
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春宋桓公卒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
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襄公在喪）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會衣裳之會九）

左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
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
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
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
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
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〇宋桓公未

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胡］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
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
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
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
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
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
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
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

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
可比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國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晉侯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

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諒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　公羊桓之盟不日危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胡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穀梁有毋使婦人與國事）再命曰尊材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熟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甲子晉侯佹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左九月晉獻公卒里

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公羊獻公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

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胡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春秋書此爲後世戒

附左國檀弓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于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鉥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惟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

亂何入非危何安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乃使梁由靡請君于秦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冑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塡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

出曰以下出檀弓

公子縶下出國語

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公子

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左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

嬖馬下以上晉語也珩音衡

沒貪也

載成也

秦隰朋下出左傳

懷挾嬰壤以望君之塵垢者黄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于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

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鬭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

十年（晉惠公夷吾元年 宋襄公茲父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孫氏如朝齊也不至者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十五年如齊同此）（〔張氏〕葵丘之會信讎衞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自此始矣）

狄滅溫溫子奔衛（溫蘇叢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後○見莊公十年滅譚傳）

〔左〕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弑其君卓

〔胡〕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

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

及其大夫荀息

胡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死於難書及

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全許氏當是時患有大于戎者狄及楚是也舍强圖弱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况許方患楚而敺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周公忌父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附國語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

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鬼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

左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秋七月

冬大雨雪（余高氏春秋書大雨雪者三隱以日書桓以月書此以時書申酉戌月皆非大雨雪之時也故皆為異○見下陽穀傳）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丕豹奔秦

不從不肯　泠音零

夏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齊桓公女

胡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於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秋八月大雩　見上陽穀傳

冬楚人伐黃　左黃人不歸楚貢楚人伐黃

胡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中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僖公中

十有二年 是年冬陳宣公杵臼卒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左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胡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旣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强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强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附左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諸侯之臣稱于天子曰陪臣伯舅之使故曰舅氏督謂功德篤厚也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 陳穆公款元年

春狄侵衛

胡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是肆於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於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於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兵車之會

左○見上侵衛傳 左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全張氏曰數年母及臧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代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亦以見友之專魯政也]

[附左]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有四年[是年冬蔡穆公肸卒]

春諸侯城緣陵

[胡]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爲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爲狄滅衆徒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三千歸其祭服乘馬凡爲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爲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爲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胡]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爲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

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爲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爲後世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林屬於山爲鹿沙鹿山在平陽元城縣東]

[胡]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期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

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狄侵鄭（全張氏狄數犯畿內之諸侯而桓公不能治自入衛伐邢滅溫而至此伯圖弱矣○見上侵衛傳）

冬蔡侯肸卒

附左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春秋衛庫　卷十二　五

十有五年（蔡莊公甲午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全李氏周官行人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見殊同之禮此六者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又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六服朝覲宗遇之禮也又曰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諸侯相朝聘之禮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其與人不同蓋周衰損益之禮也公十年一朝齊見又朝齊用五年一朝之制豈諸侯邦交之禮乎）

楚人伐徐　左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齊兵車之會三○牡丘齊地與匡近匡衛地）〔左〕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敖慶父之子孟穆伯也是為孟孫氏）

〔胡〕楚都于郢郢徐亦遠（郢在江之南徐在淮之北楚之伐徐必越宋陳蔡諸國之境）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

春秋衛庫　卷十二　六

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蓋在徐楚之間）〔左〕以救徐也

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至久
也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胡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
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
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穀梁以為因此
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
本也始封必為祖

冬宋人伐曹　左討舊怨也　全張氏曹在宋宇下莊十四年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伐厲救徐而襄遂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國伯乎於此見桓德之衰而襄志之私也陳氏諸夏之相交兵自莊之之十九年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襄為之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左徐恃救也　全張氏見後二十八年城濮傳
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始見經
左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
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
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
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
既而不予　國語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
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
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
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
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
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
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
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
國語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　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
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

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
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
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
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
能君必悔之弗聽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
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
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
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
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
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　國語穆公衡雕戈出

見使者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史記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將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産害人吾聞食善馬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願從從而見穆公窘皆推鋒致死以報食馬之德）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

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侯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

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作州兵初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

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詩曰下民之孽匪降是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
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
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
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
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
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
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
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

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
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
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晳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
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
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
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
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
晉河東、置官司焉、○十七年、晉大子圉為質於
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是為懷嬴

〔胡〕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
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
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
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恕秦伯也、
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
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
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
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
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

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
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
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
矣、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
宋都 〔左〕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
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
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
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

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公羊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胡 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者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魯史何以不削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

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後五年見執次年敗如五石六鷁之數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胡 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君為稱字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見下滅項傳

左 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全示以男先邢曹邢以侯後鄭許此齊侯之也 汪氏 桓公安攘之志至會淮而愈怠矣都淮夷而不力城鄫而不果況魯僖在位遠以其臣滅項而止之既不能為鄰國討強家又遷怒於其君待聲姜會卞而獲釋悖君臣之分紊男女之別霸事之僨莫此為甚

十有七年是年冬齊桓公小白卒齊亂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英氏楚與國皋陶之後○見莊公二十三年荊聘傳

左 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 王氏 不能病楚而徒伐其與國之小者是縱豺狼而搏狐鼠也

夏滅項國名子爵

胡 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鄟取邿取鄫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

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爲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在君則當諱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爲耳執政之臣擅權爲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爲朋黨比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左〕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林註〕公旣見止于齊猶以會至者諱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補管子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幸而不起彼政將安移之管仲未對公曰鮑叔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居其家不忘公門言終嚐然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公曰易牙何如對曰微君之命臣且過之臣以君之遠易牙豎貂開方也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何疑耶仲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且其子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仲曰其身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寡人十五年不歸見父母奈何疑之仲曰是所願得於君者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仲卒桓公不用其言近倖三子三子專權是歲隰朋亦卒

十有八年　齊孝公昭元年

〔附左〕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救公子無虧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救四公子之徒　〔左〕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胡〕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爲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爲主者由

在宋也。凡師直爲壯，曲爲老。書齊師敗績者，貴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管子〕公薨，六子皆求立，死十一日，蟲出于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陽門之扇。

〔胡〕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愼終如始，付託非人，樞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于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胡〕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德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爲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全〕范氏：伐衛功近耳，夷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季氏：衛之伐齊，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衛文賢君，原其心，恐非有背恩之實也，但不審於義耳。若止責其不能報德，安知衛人不自以爲報齊乎？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胡〕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爲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

睢音雖水名次睢之社東夷所事妖神也

爲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林註曹雖與盟而猶不肯服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見下圍曹傳

鄫子會盟于邾 林註不及曹南之盟諸侯乃會之于邾○主莊公二十七年盟幽傳

巳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 謂欲因亂取亂

緩救邢衛 令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秋楚人圍曹 〔左〕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胡〕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於除奸而訓注用故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幷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 見後二十五年滅邢傳 〔左〕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

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冬會陳人穆 蔡人莊 楚人成 鄭人文 盟于齊 〔左〕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全杜氏地以齊齊亦與盟

〔胡〕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其爲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則爲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於

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强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會盟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强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會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强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梁嬴姓伯爵柏翳之後）

［左］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補左］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胡］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禁令晝攷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强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全］何氏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人無不被刑）其亡可立而待矣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胡］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全］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魯之庫門似天子皐門雉門似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於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茷蒲貝反 茷茷有法度也 假古百反 五十矢為束 搜衆貌 黮音甚 琛時審反 琛寶也 南謂荊揚 楅音福 楅衡設于牛 桷木以進 其角恐觸人也 毛炰豚也 英矛飾也 縢繩也 以貝飾胄 綅以朱綫 荒有也 徂徠新甫二山 舄履之狀也 曼修廣也 若順也

附詩魯頌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
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穆
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
武昭假列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魯侯克
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角弓其觩束矢其搜
戎車孔博徒御無斁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
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
大賂南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
啓爾宇為周室輔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

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
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
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
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
冑朱綅烝徒增增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
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天錫公純嘏
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
妻壽母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
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
曼且碩萬民是若

夏郜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借後二十四年出居于鄭傳 左滑人叛鄭而服于衛
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
病邢
冬楚人伐隨 左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
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
也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全杜氏為邢故 汪氏前伐衛盟邢以狄有救患之善故稱人此復侵衛惡其侵以猾夏故舉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見下會盂傳 左宋襄公欲合
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
鮮濟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
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
而後敗
夏大旱 左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
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
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

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宋公楚子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左]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楚人果伏兵車以執之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

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謂宋曰子不與吾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胡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施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欲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于荊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大盟上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會盟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于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全江氏楚稱爵而儼亞于宋位在國諸侯之上兩伯之抗不待春秋之終而已見矣故陳止齋曰宋楚初爭衰也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胡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乎不能申大義以攘荊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子魚

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胡〕會不書其所爲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爲受郜鼎立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爲葬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所爲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爲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强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傎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爲魯諱以深恥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

〔胡〕按左氏邾人滅須句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爲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爲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今[illegible]人宋襄一會諸侯而遭執辱鄭知宋伯不可[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于楚宋不自反德遽怨鄭而伐之[illegible]賢而取敗之敗也

〔附左〕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晉大子圉爲質

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

邾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故以矢

乎弗聽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
魚門
〔胡〕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
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記稱邾婁復之
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
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
不言公而書及内以諱爲敗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
天之棄商久矣君若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戰

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
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
成列（穀梁作亂門陳亂于下）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
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
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
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
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
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
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

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
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氣致志鼓儳
可也
〔胡〕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
以爲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
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
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
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
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
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

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
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
之以分均出後爲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
陵爲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
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謂言日言朔）而宋公書及以深貶
之也

二十有三年（是年夏宋襄公茲父卒〇冬杞成公卒）

春齊侯伐宋圍緡 〔左〕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胡〕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于泓荊楚之勢
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

叔伯薳呂臣

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爲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爲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亦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辭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左〕傷于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 〔左〕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全吳氏曹南伐鄭陳不從宋盟齊會盂則陳從楚今楚討陳之貳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即誣以罪而伐之積其勢不至于滅陳不已也

〔附左〕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敎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敎之貳也父敎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

〔胡〕春秋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篡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附左〕國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

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

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昔管敬仲有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此管大夫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伯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

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無乃不可乎公弗聽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

鞬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楚子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祚楚誰能懼之楚不可祚冀州之士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三材侍之天祚之矣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秦獻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

子餘趙衰字黍苗小雅卬仰通

先君之榮謂秦穆公討西戎有功封伯

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收
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公子
欲辭子犯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乃歸女而納
幣且逆之他日秦伯將享公子子犯曰吾不如
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
曰重耳之卬君也若黍苗之卬陰雨也若君實
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
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
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
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

鳩飛小雅義取念昔先人河水義取朝宗于海六月小雅言尹吉甫佐宣王征伐義取匡王

羈馬絡頭紲馬韁

言不用也

賦鳩飛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
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
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有四年宋成公王臣元年○是年冬晉惠公夷吾卒

春王正月

附左秦伯納之及河詩秦風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
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
晉文公反國及河令棄捐籩豆茵席顏色黧黑手足胼胝者在後舅犯嘆曰籩豆所以食也茵席所以臥也而君捐之黧黑胼胝所以勞苦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至于國臣在所蔽之中矣

晉師在郇之師郇音荀

披國語作勃鞮

中宿猶言次宿也

乃以璧授公云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
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
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
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
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呂郤畏偪將焚公
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
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
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
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

袪袂矢在

勃鞮自稱

小吏曰豎

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
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
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
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國語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鉤鉤近于袪而無怨言佐相以成名令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君若易之何辱命焉
行者甚眾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
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
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
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

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仇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

隗俱位切

卿之嫡妻爲內子

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晉录介子推懸書宮門曰有龍

不求而死將以誰懟

矯矯將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綿上山於是表綿上山中而封之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夏狄伐鄭鄭見下居鄭傳【左】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附左初子頹之亂鄭虢同納王鄭伯享王王以后之鞶鑑與之虢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惡王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國語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國語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他徵於他利乃外矣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

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亡

平王東遷晉鄭焉依 惠王出奔虢鄭納之 鄭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

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
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
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
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
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
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
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
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
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
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

惏音藍 德無極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甘昭公即王子帶 隗氏即狄后替廢也

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
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
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
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
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
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
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
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
使左鄢父告于秦鄭伯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
其私政

〔胡〕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
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為后富
辰諫不聽大叔帶通於隗氏王絀狄女頹叔懼狄
之怨己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氾自
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
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
小忿睽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

以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傎乎王者以
天下為家京師為室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
東周降於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
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
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
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
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附〕左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
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

也〇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〇是年夏衛文公燬卒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

止

胡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絶先祖之裔滅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絶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爲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以爲能救齊也衛人胡不反思而遷怒于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於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乎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胡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其

失明矣

附左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

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國語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

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

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于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

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贏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國名在今汝陰南頓縣 「全杜氏」頓迫于陳而出奔楚故楚子玉爲頓圍陳以納頓子

「胡」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邮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伏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葬衛文公

「附左國」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公命虢車而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禦車句也　言以得國徵也　鞮音提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平元年莒之怨

二十有六年 衛成公元年 鄭元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台上盟洮 莊見下文

師傳 「左」尋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左」討是二盟也

「胡」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酅弗及罪魯也潜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爲譎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備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酅是也酅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遜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 莊公十年長勺傳 衛人伐齊 「左」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 國語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 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靑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以膏沐犒　不恃縣

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胡〕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于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

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爲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左〕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胡〕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全劉氏〕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祝融猶后稷。鬻熊猶公劉。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逼齊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宋以其善于晉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全吳氏〕前年宋成公忘父之仇與楚平。而往朝之。今而即晉。可謂能徙義矣。楚伐其國而圍其邑。書以著夷狄之橫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左〕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

楚

胡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爲己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春秋衛庫卷十二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僖公下

二十有七年（是年夏齊孝公昭卒弟潘殺其子而自立）

春杞子來朝　〔左〕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今杞氏杞先代之後迫于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見前二十三年杞子卒傳）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見莊公二十年餘丘傳）　〔左〕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左〕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

晉語作戚

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易資賀易賢則

執秩主爵秩之官

〔胡〕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弑之惡楚人無故摟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余〕李氏文博之興皆以救宋卻楚成功大抵宋亦中國之樞也故始焉楚成爭伯而有宋之圍繼焉楚莊圖伯而有宋之圍始焉楚爭伯而有宋之盟終焉楚分伯而亦有宋之盟

二十有八年（是年齊昭公潘元年○是年夏陳穆公款卒）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左〕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胡〕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忿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奚爲不可曰楚人摟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于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于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林註〕內殺大夫皆稱刺

〔胡〕按左氏買爲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內殺大夫稱刺者君曰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爲無罪矣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故特書其故以貶之

楚人救衛〔全〕吳氏蓋楚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狐偃固已先料其必然矣○見上侵曹伐衛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左〕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犫顚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犫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顚頡以徇

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胡氏曰古者覲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予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羸者未抑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

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甚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

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

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

楚弱也文法出國語

濮音卜

也

無復悔

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
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
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
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
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
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
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
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
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
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

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
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
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
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
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
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
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
還○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
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師還濟河舟

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
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
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胡]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
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
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
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
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
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
荊楚恃强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

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
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
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戰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
美詞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
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
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
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
老於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
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

之糜弗致也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

胡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子玉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爲來世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胡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爲之也初齊晉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焼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必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荊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駟四馬也　介被甲者　命之辭揚　以副其獻　大輅金輅　其服鷩冕　戎輅戎車　其服韋弁　彤赤色弓　黑色秬鬯　黑黍爲秬　酒合鬱鬯　旅音盧弓　音巨內音　由　自米至夫　凡三覲　隊音墜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左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鄭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晉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

于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

克胙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胡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 杜氏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胡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乎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期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共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游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氏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寗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胡〕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爲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爲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爲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伯姬莊公女也吳氏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未朝晉而爲晉所出又入其國故伯姬來謝過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 全薛氏曰魯不於齊也張氏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根解中國貴于伯禮之立如此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左〕討不服也

天王狩于河陽

〔胡〕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爲制以誠變禮者也〔全〕吳氏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慢怠於臣禮若令朝于京師多有不從又晉已强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至溫而行朝禮若因天子狩而諸侯得覲之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爲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爲王諱之又爲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全〕杜氏有日無月史闕文〇見上河陽傳及下圍許傳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〇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國語〕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

獳僕豎也名猶奴僕反筮史皆太史之屬卜筮者

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于衛侯

【胡】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爲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絶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詞，以文公爲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爲伯討也

諸侯遂圍許

【胡】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迎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詞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胡】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爲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附左】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二十有九年　陳共公朔元年

春，介葛盧來　見莊公五年郳犂來朝傳　【左】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全】杜氏：介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不稱朝，不能行朝禮

公至自圍許　【全】張氏：其致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汪氏：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春秋不以王所致，而致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秦，皆所以致其本心不在尊王也。襄十八年同圍齊，討得其罪，則以伐致。此致圍而不致伐，是知抂不朝之罪以圍之耳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

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
謀伐鄭也
[胡]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其貶而稱人
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
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
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
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
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秋大雨雹
[胡]正蒙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

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
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
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
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
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冬介葛盧來（見莊公五年郳朝傳）左氏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
之加燕好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
其音云問之而信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大者甲兵 斧鉞小者 刀刑以下 次[illegible] 朝市

夏狄侵齊
[胡]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
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
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
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左國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
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于
公曰夫衛侯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
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

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畏民也故大者陳
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
晉人酖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殺之也有
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
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
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
其親其亦不可以惡魯公說為之請納玉於王與
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
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
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

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胡元咺訟君爲惡君歸則巳出君出則巳隨然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

及公子瑕

胡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爲君

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于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

胡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快旹戕本支古者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以爲異況於戚屬豈有疑間猜忌之心哉末世險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己至糾羅誅殺無以芘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君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爲後世戒

晉人秦人圍鄭　國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

左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

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

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智。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胡〕按左氏晉侯秦伯圍鄭。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於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爲是興師而圍鄭。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蓋終不之校也。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爲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唯利爲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釁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介人侵蕭〔全〕張氏介再來朝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衛之盟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左〕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胡〕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勝。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爲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左〕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

〔胡〕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附〕國語。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〇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

據文公子

[illegible]

蘧篨直滑 除假人感 侏儒人侏 侏長三尺 侏儒短人 有疾子而 無見曰瞽 無聞曰聵 聾無知 昏亂也 濟成就也 遂不也 直鍾主擊 啟蒙蒙也 環音求玉 者也廬矛 戟之秘扶 之以為鍾 鎛鍾也

任謹也。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廬，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

公子遂如晉　左拜曹田也。[全]左氏字周公來頒使，公子遂報聘，則以二事出，以復濟西之田，則使遂再如晉，魯不思奄有龜蒙，以地者天子之賜也，胡乃慢於魯周而譖於事晉乎

夏四月，四卜郊。

胡記禮者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有十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　可乎。是成王過賜，伯禽受之，非也。

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而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家語

定公問曰：寡人聞郊而莫同。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牲用辛，尚赤也，用牛惟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臣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既卜，獻命于庫門之內[全]戒氏：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皆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得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正月上辛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上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為稷牛。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以又死，則皆不郊。凡不郊者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不敢免，繫牲待明年卜用。未成牲曰牛，牲傷亦曰牛。

泰山在魯西河在晉北海在齊東

類者非常事而告郊

柴為之祭燔柴以告天

不從乃免牲 〔穀梁〕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胡〕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先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猶三望 〔左〕非禮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三望者何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於千里

〔胡〕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于類巡守而望因

于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北諸侯則降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秋七月

〔附左〕秋晉侯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冬杞伯姬來求婦

〔胡〕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夫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獨無主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於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毋為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相夏后也杞之祖居帝丘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左〕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曰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

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胡〕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齊桓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功其不見矣

三十有二年〇是年夏鄭文公捷卒 冬晉文公重耳卒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胡〕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于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左〕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

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公羊〕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秦師遂東

〔胡〕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三十有三年 晉襄公驩元年 鄭穆公蘭元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見文公三年秦人伐晉傳 〔左〕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

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公羊〕弦高者鄭商也矯以

晉襄公在喪稱子

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上文公二年 ... 左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 左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

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我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書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

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胡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

聽言常言也誦言典論也不用良言反俾我悖亂

惠墨衰絰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僥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附左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左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胡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伐邾至於再三忿毋勤矣夫忿毋者必當止乎禮義乎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外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已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

饁餉也　祗敬也　且居先軫之子

晉人敗狄于箕　見文公四年晉侯伐秦傳　左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

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左]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全]薛氏曰公下聘而入朝鄰國聘而君往朝輕重不倫不可以言禮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胡]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

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見文公四年晉侯伐秦傳　[左]討其貳於楚也[全]張氏曰許自文公所不能致襄公今乃收於秦狄又伐先世所不能致之許承業之志自以爲勤然不知志哉氏失道之甚也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文公上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在位十八年

襄王二十六年元年　是年冬楚世子商臣弒成王頵而自立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

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

胡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

卌左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胡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

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袞黻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黻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見襄公二十九年成杞傳 左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取之獲孫昭子 全王氏襄公克纘文功繼為盟主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見僖公九年南季聘傳 左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全杜氏受王寵命躬朝偕曰綏也兄使卿拜命耳

衛人伐晉 左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全張氏伯主聲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罪乃稱兵報伐故書人罪孔達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主宣公十四年歸父會穀傳

左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左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

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胡]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爲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墻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

公孫敖如齊。[左]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全汪氏僖公三十年宰周公來聘，而公子遂報聘于京師，且初聘于晉。此年毛伯錫命，則得臣往拜，而敖亦初聘于齊。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矣。

二年 楚穆王商臣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胡]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宜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己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己，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己而己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

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爲主者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左〕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胡〕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爲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揜所以謹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胡〕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于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抗也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見無駭卒翬殺二傳 〔左〕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胡〕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節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明見日新所見也 明明德也

世世次先後也

六國陪臣之屬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 〔國語〕夏父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無乃不可乎 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 〔國語〕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文仲使國人祭之 三不知也

〔胡〕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太廟

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胡〕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

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與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胡〕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伐沈沈潰

〔胡〕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于楚師入其境而人民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詞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 〔左〕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

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史記〕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賀以金鼓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胡〕按左氏秦伯伐晉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爲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

言其名爲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于殽歸作
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
函之役其名爲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
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
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
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雨去聲螽音終）

秋楚人圍江（全薛氏報沈之役○見下救江傳）

雨螽于宋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乙巳公及晉侯盟　［左］晉人
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

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
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
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
賦嘉樂

（菁菁者莪小雅義取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嘉樂小雅義取其令德受祿）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晉以江故告于周
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
息公子朱而還

［胡］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
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于召陵然後伐
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
之師于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
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
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滅不恭之罪
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
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
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
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
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四年

春公至自晉

［附左］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
之

夏逆婦姜于齊　［左］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
姜之不允于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
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
不允宜哉

［胡］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
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
效也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
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

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専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弒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于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爲後鑒

狄侵齊 全汪氏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攘却之謀而齊伯不紹故也

秋楚人滅江 見僖公十二年滅黃傳 左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晉侯伐秦 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胡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敗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于殽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見是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于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詔命不越此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見前三年納幣傳 左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

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全吳氏自孔達執後甯俞代之爲政次年從晉伐沈又次年晉歸孔達其夏衛侯朝晉至殽而聘魯以大睦鄰以安社稷皆俞之謀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胡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

也春秋於成風紀其卒葬各以實書謹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胡〕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非克若天也春秋係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敕而惇之者則天之所叙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胡〕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同則書重也成風寵主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愈數有加焉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益矣殊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夏公孫敖如晉〔全〕高氏〔王〕含且賵又來會葬矣孫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貶而惡見也

秦人入鄀〔左〕初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見後十年厥貉傳

〔左〕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全〕吳氏〔晉〕襄志氣衰故西戎之秦南蠻之楚敢于肆行中國否塞弱小而無所忌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附左〕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六年是年夏秦穆公任好卒秋晉襄公驩卒君未定

春葬許僖公

〔附左〕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

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季友子始見經○主僖公八年致夫人作世卿 〔左〕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附左〕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詩秦風〕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唯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子車仲行百夫之防子車鍼虎百夫之禦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典訓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凡百官四民皆是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全〕汪氏文公卽位六年君朝于晉者再而貴卿比年往聘適于京師之朝終其世不見經蓋皆事天子之禮而侯知有伯主而不知有王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左〕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

雍杜祁子靈公庶弟

辰嬴懷嬴

偪姞姞姓之女文公正夫人文嬴也生襄公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全〕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今卿共葬事文襄之制非禮也

賈季卽射姑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使續鞫

仍舉謚續
簡

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晉殺續
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
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
曰不可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
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
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
害公非忠也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
之送致諸竟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
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
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晉將

與狄戰使狐射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
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
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公羊〕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襄公曰諾謂射姑曰吾始使趙盾佐女
今女佐盾矣射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
事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
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胡〕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爲出奔射姑
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
出戸庭无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

辭君負誠
辭不以實
告人也曰
乃上對君
言之辭

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
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今殺處父者射姑耳
居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爲後世戒也或以
處父爲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
凡立於朝者衆當諫君況身爲晉國之太傅邪若
以爲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
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爲至於顛危而
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爲持祿容身
不忠之行以誤朝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

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
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胡〕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爲不言朔也
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
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
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
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
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
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爲
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

詔告也閏
月無所居

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爲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辭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七年 晉靈公夷臯元年秦康公罃元年○是年夏宋成公王臣卒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左]公伐邾間晉難也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全杜氏]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今邾文公子叛邾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

遂城郚 [全杜氏]因伐邾師以城郚備邾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左]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卽位而葬

卬音昂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左]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爲同寮故也

[胡]按左氏襄公卒大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日抱大子以啼於朝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晉

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爲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取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愼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係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狄侵我西鄙　[左]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胡]趙盾内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爲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强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旣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强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冬徐伐莒[全高氏]徐嘗自進于中國今以中國無伯輒敢興兵伐莒故春秋復狄之

公孫敖如莒涖盟[全高氏]莒爲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修洮之盟敖娶于莒故許其盟而請往涖之○見宣公十七年斷道傳　[左]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内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仇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八年宋昭公杵臼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崩子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左]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盾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

[胡]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内外也雒邑天地之中[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

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已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于神州陸沉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胡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已氏之欲從也夫以忘狗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敖與何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志修窒慾之方也

經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

胡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為不可遂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則卬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賢以素有威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于見殺守上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弒之禍宜矣

馮夢龍輯 張我城家

文公下

頃王元年 九年 是年秋曹共公襄卒

春毛伯來求金

〔胡〕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

仗王威務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附左〕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

登升也欲升之於上軍也二子一將一佐六卿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全〕棟氏前年公遂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葬襄王是失[illegible]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爲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爲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于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胡〕殺先都士縠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爲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凡朝聘必稱先君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胡按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左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則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耦孔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啟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爲夷狄之所窺也全季氏楚自城濮以來十五年不敢窺中國者以文襄之烈尚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中國之時而趙盾不能防微杜漸使之得志于鄭明年而有厥貉之次矣

夏狄侵齊今張氏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

附左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全杜氏地道安靜以動爲異

冬楚子使椒來聘 左楚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胡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閒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胡秦人歸襚而曰僖公成風者并兼襚也亦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

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爲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襚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爲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爲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戒之義明矣

葬曹共公

十年曹文公壽元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左〕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胡〕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闕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謂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爲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見襄公三年雜釋傳 〔左〕頃王立故也 〔林注〕蘇子周卿士也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胡〕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爲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爲善次而伐者其次爲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

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見上厥貉傳 〔左〕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陳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公〕此大夫特相會之始○見宣公十五年 〔左〕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秋曹伯來朝 〔左〕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左〕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

按史記襄當作惠

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秋侵齊〔全〕高氏十餘年間狄四侵齊非特齊不競亦狄之盛也狄強如此乃所以大鹹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國語防風氏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周爲長狄　左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穀梁〕長狄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

〔胡〕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爲非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全〕孫氏莊公八年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又來奔爲齊所偪耳故不名也

杞伯來朝　左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illegible]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巢吳楚閒小國楚後以爲屬邑　左楚成嘉爲令尹群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來朝〔全〕汪氏曹文杞桓滕昭相繼來朝傳皆謂公即位而始朝以文公之昏庸怠惰而儒書秉禮之舊周公魯父之澤猶爲諸侯所尊敬文公乃不思述職之有闕已越再朝之期而不修覲于京師何謬之甚哉

秦伯使術來聘見襄公二十九年札聘傳〔左〕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鎭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秦爲令

穿趙夙孫

退軍爲綏慭缺也音魚去聲

狐之役故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

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胡〕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爲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贖怨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敘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爲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illegible]公四年城鄆乃西鄆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魯之東鄙莒魯爭鄆始此○見隱公七年中丘傳

〔左〕書時也〔全〕孫氏帥師而城畏莒故也家氏城一邑已爲勞民今一朝城二邑其勞民爲甚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貶城非其制貶興兵以城尤在所貶

十有三年　是年夏陳共公朔卒秋邾文公蘧篨卒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附左〕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

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
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
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
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
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
者爲劉氏

邾子遷條卒 〔左〕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
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
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遷也
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
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公羊〕魯之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世世不毀
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主
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
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
羣公廩
〔胡〕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
公稱宮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
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几七月而先君之廟
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
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全魏氏〕曰晉不能伯故狄屢犯中國因衛侯之出乘間侵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
棐 〔左〕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
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
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
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
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頃王六年崩經不書 十有四年 陳靈公平國元年楚莊王旅元年邾定公貜且元年○是年夏齊昭公潘卒子舍立遇弒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合上盟會見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傳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脫叶字蓋闕文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
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
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
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酉同盟于新城 〔左〕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胡〕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僭王右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胡〕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

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公者皆違道失德而死於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胡〕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豎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内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

宋子哀來奔

〔胡〕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以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

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左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胡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因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執之以罪（公穀單伯淫乎子叔姬）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

齊人執子叔姬

胡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弒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爲而以爲齊人何也商人弒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弒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

十有五年（匡王元年　齊懿公商人元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公張氏魯不能開明刑以義討齊而反因晉以求于齊行父爲大夫不能請討弒君之賊晉爲盟主不能奉天討于商人皆罪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宋華耦來盟公與之晏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

胡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弒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詞而經書曰宋

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爲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有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爲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夏曹伯來朝（全汪氏曹伯十一年朝越四年又朝不密事天子之禮矣文公受不答亦猶不見答于齊晉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穆伯之從巳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

穀[illegible]獻子也弱少也[illegible]

毀過哀也將已葬矣聲己惠叔所不視不視其也[illegible]伯叔彭生字致美各盡其[illegible]

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弗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胡〕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

喪歸皆書于策者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敖著教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胡〕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婼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秋齊人侵我西鄙〔全〕高氏齊商人簒弑又執我命大夫罪不勝誅而反加兵于我故叚而人之奭氏典[illegible]無名故曰侵

季孫行父如晉 〔左〕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

〔胡〕盟于扈者八國之君何以不序畧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爲畧之也八國曷爲畧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諸侯乎況於鄰國乎畧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況於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胡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弒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全高氏晉取賂而還足成商人

爲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商人知諸國之無能爲盜無顧忌矣

十有六年 是年冬宋昭公杵臼弒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全趙氏大夫求盟者俟宜弗盟也譏公不親往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胡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 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君北面受之乃祭一月之政須于其國故奉王朔告于廟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謂之視朔 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爲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之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獻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脩作王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左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全家氏齊魯皆千乘之國況直在魯而竟吾何慊于彼而乃與襄仲乞盟下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愧甚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左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辛

未聲姜薨毀泉臺

胡先祖爲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弒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群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

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楊窻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胡〕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群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左〕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鱹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即位

〔胡〕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弒也君無道而弒之可乎聖人以弒君之罪歸宋人明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

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奉
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弒其君而不能止知
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
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
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
褒之也

十有七年宋文公鮑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國語宋人殺昭公宣
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之急也對曰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殺其

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
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大廟
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
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
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
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
聲爲蹔事也今宋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
恐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
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　左晉荀林父
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

猶立文公而還

胡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弒
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
成其亂是不足爲國卿矣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
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
恒弒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齊
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家氏齊之無道亦

極矣會之不自振亦甚矣商人
儆而日盟盟魯文卑而日益索

諸侯會于扈　左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
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於是晉侯不見鄭
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
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
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
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
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
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
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

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茂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胡〕宋昭公雖爲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爲弒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左〕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附〕汪氏曰商人之簒魯連年使兵上卿納賂請盟又親與盟繼又使卿往聘而怒猶未息也卑屈之不足以紓禍也如是苟無申池之禍魯其殆哉

十有八年 是年春秦康公卒子共公立 夏齊懿公商人弒見惠公元立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

欲親魯許之

〔胡〕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啟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於弒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子者子赤即惡也 〔左〕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之曰君幼如之何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勿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

〔胡〕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弒不忍言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胡〕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全家氏〕告宣公之立也經書行父如齊于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弒矣〔季氏私考〕之行父預廢赤之謀及仲遂弒赤則行父已在其黨中不得不為之營解出姜有罪而行父遂如者赤實齊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故往申遂得臣之初議而請婚納平之端始此矣

莒弒其君庶其 〔左〕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

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

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

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宣公上 公名接文公子母敬嬴在位十八年

匡王五年　元年 齊惠公元年 秦共公稻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辭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胡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

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淩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胡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如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慾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爲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者妾母當國用事爲後世鑒者也槩指爲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胡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此事以覘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諸侯立卿爲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

胡放猶驅逐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

獨戉以爲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爲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循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爲後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胡魯宣簒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于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簒

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簒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爲戎夷棄人類爲禽獸此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爲惡者孤也

公子遂如齊 左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胡宣公簒立之罪仲遂主謀爲首惡初請于齊遂爲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爲有無亦從之也遂及行父則亦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鎭以爲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胡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和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

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爲惡而助之也弑君簒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爲戎夷人類滅爲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爲利而以利之可以爲利而爲之也孟子爲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饜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秋邾子來朝 全胡氏宣公爲弑君者所立邾子來朝而無貶文者既于朝桓貶矣其餘從同 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

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楚子侵陳遂侵宋

胡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爲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爲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胡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晉師即趙盾救陳之師

左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胡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爲大趙盾之事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爲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爲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爲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左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

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胡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爲謀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左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

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

〔胡〕宋人弑君旣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盡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匡王六年崩

二年是年秋晉靈公夷皐弒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

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旣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胡〕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爲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爲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胡〕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于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爲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强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筭無遺策獨惜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晉趙盾救焦遂自

險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胡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

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輿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于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木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左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

胹音而煮熟也　畚音本　溜屋霤中霤也

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

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國語君之獒不如臣之獒也）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

麑音倪　獒猛犬也

黑臀文公子

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胡〕趙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弒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聞乎故也

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弒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崩定王立）

定王元年　三年（晉成公黑臀元年○是年冬鄭穆公蘭卒）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胡〕乃不郊爲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已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吊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爲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猶三望

〔胡〕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爲之詞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今杜氏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秦晉遷之于伊川遂從戎號）

左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

問也

〔胡〕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爲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雒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士會入盟事在是年春

夏楚人侵鄭　〔左〕晉侯伐鄭及鄭平士會入盟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胡〕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爲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僞邪而

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于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林註唐叔子孫別在狄者爲赤狄潞尚赤自表也一云赤狄潞氏地在潞州

母弟司城須也因武氏欲殺須及昭公子謀作亂故

宋師圍曹　〔左〕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胡〕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爲至于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强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寘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左〕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葬鄭穆公

四年　鄭靈公夷元年是秋弑○秦共公稻卒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胡〕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强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

故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乎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强之者也以利心而成雖强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斯可矣〔高氏閎〕郯相恃而郯乃晉所婚之國公欲爲郯平莒而挾齊以爲重義不足以服莒之心莒所以不肯也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左〕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

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及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胡〕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歸生懼譖而從特無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爲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爲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何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弒君之罪歸之爲後世鑒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弒謀于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爲可安耳

〔附左〕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秋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射王汰輈

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于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冬楚子伐鄭（見後九年楚子伐鄭傳）〔左〕鄭未服也

五年（鄭襄公堅元年 秦桓公榮元年）

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胡〕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非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廢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强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於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遷于高固請婚其女强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胡〕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見後九年楚子伐鄭傳）〔左〕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胡）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己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螽爲穀災虐取於民之効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歛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税民蓋自此始矣經于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愼其所感也

冬十月

九年左傳厲之役指此

附左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春秋衡庫　卷十六　二十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宣公中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胡〕來盟爲前定者常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爲晉致魯而魯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爲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姜姓子爵國于東夷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胡〕及者内爲志會者外爲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彊凌弱是以爲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胡〕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爲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在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爲君隱子爲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胡〕至黃乃復廢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

良廢日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爲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胡］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爲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爲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魯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于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爲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胡］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全萬文武二舞之總名籥文舞中所吹以節舞者尸者主也繹者繼也賓尸以賓禮燕爲尸者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晏尸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殷曰肜周曰繹）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全子氏私考按白狄俗尚白衣首在河西圍洛之間）［左］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胡］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己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與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楚人滅舒蓼［左］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胡］按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彊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彊大將爲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爲懼

有攘郤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胡]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側而亟立爲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側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弑君而書即位爾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城平陽 [左]書時也 全高氏懼晉故也

楚師伐陳 王下九年會扈傳 [左]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 是年秋晉成公黑臀卒衛成公鄭卒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公子慶父生公孫敖敖生穀穀生蔑是爲仲孫氏 [左]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胡]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嘗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全許氏亦狄此侯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可以觀惠公畏彊陵弱矣

秋取根牟 全汪氏根牟東夷小國內諱滅故書取與鄟鄣同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胡]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

據十二年左傳子展之役鄭伯逆師

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從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〇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左因其喪也

胡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而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此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胡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伐鄭不義矣故宜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衆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轢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

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片言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詩陳風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〇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林注澤陂亦咏夏南事

胡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於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

附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鄣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畺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奥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

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于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廪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于周承王命以爲過賓于陳而司空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

行理小行人　官有事於廟宗祝執祭祀之禮　具徒役也　正長也　甄單子名

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十年 晉景公據元年衛穆公速元年○是年夏齊惠公元卒陳靈公平國弑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爲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爲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胡宣公于齊順其所欲。旣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

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彊於此舉氏族之早也。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概之則泥而不通矣。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胡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

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胡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爲心也。

六月宋師伐滕

左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師伐滕

胡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公伯王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

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胡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于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劉康公來報聘國語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

亡

胡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附國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

罝音嗟 音紵槈 也夏不得 取以腊以 罜麗音庾 部祚格所 以誤獸 槎所也鯤 魚子鮞小 魚長罜于 麑鹿子音 猰驗音猊 蚔蟻子音 遲蝝音員 蟊蛩詞郎 掌官名存

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猎魚鱉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于側之不忘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胡用貴卿爲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爲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于邾不亦傎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會人伐邾將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宣公聘齊止此

胡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踰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爲後世鑒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胡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爲其娛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

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饑

楚子伐鄭　左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胡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彊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爲罪也

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爲案者也。

十有一年 齊頃公無野元年 陳成公午元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是年楚孫叔敖爲令尹

左 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楚椅杌虞丘子薦孫叔敖自代。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曰奉法而不黨可謂公矣

一說與鮑言沈令尹未審誰賢道不背於是令尹延孫而爲孫小歎

胡 晉楚爭此二國爲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

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則中國變爲夷狄人。類殄爲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欑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于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企張氏莒恃晉而不事魯魯從齊而伐之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左 晉卻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胡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不亦顛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胡 稱人者衆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按左氏傳楚子入陳殺徵舒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爲義取其國爲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爲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爲利

轘音患
陳侯嬀午
子成公

跖之徒矣爲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

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者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瀦音諸

胡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庇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

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猶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强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奈何瀦徵舒之宮汙治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春秋衡庫卷十七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宣公下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胡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然矣故得書葬

楚子圍鄭 左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道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公羊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楚檮杌初楚莊王宴羣臣命美人行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趣火視之王曰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歡羣臣盡絕纓而火極歡而罷是役也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卻敵卒得勝詢之則夜絕纓者也）

胡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于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弒君子弒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畧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

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
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
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
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
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
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
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
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
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

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
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
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
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
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
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
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
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惟

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
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韓獻子謂桓子
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
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
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
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將飲馬于河而歸
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
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
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

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
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
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
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
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
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
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
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
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
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

若敖蚡冒楚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也

廣兵車也音曠

十五乘爲一廣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自卒之外復以二十五人爲承

崇尊也趙括趙朔弟

二先君楚成穆

大國指楚

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

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

菆良矢也音鄒使御下車飾馬正鞅示暇

馘左耳

麗著也龜背高者

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又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

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

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
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於軍門之
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
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
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
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
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
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
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
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楚子使潘黨率游闕
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隨季殿其
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
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
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
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
也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

子御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
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
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
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
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
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
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
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
止戈爲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

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
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
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
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
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
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
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
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
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斑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

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弒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全〕汪氏據楚成救鄭則書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楚得臣救衛則書晉侯齊宋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今此晉救鄭當書楚及晉戰 按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其官。不欲勦民者。三師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於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遏。偪陽之

舉。荀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于鄭焉用之矣。諸師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戮。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月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秋七月

附左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

蕭叔蕭大夫 大心楚大夫 魅音曲 麴音芎麥 鞠窮所以御濕 欲語欲使逃泥水中 河魚腹疾 得枯井 音免無社 至此方悟 已音紀 舊音以叔展

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按林父荀息之後。是為桓子。以其常將中行。故又為中行伯。而其族即為中行氏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左〕楚子伐蕭。宋華椒

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胡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

末滅而書圍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梟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救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

爲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

[胡]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貴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爲善則可以保其國耳豈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斬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胡]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于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

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爲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左]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全]吳氏十一年之伐稱齊人此稱齊師甚其動大動而伐小國也

夏楚子伐宋 [左]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胡]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爲宋人討

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於伐而得書爵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左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胡先縠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

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叟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於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胡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

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

胡按左氏傳爲邲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爲報怨復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

[illegible]屨及劒及車及言其疾速也

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劒及于寢門之
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胡楚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
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
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
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
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
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爲深若蠻夷圍中國
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見晏桓子與之言魯
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于魯矣懷
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
不亡
胡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
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
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
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
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
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
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全汪氏大夫會諸侯始于單伯會鄄而後公孫敖會戚至于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則大夫自爲會矣大夫盟諸侯始于柔盟扈而後公孫敖盟垂隴至于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則大夫自相盟矣

十有五年 曹宣公廬元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孟獻子言於公曰臣
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
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
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
君其圖之公說

胡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
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
兵固圉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
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
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
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
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
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
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

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

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

胡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

夷狄。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衰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襃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據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爲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爲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

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爲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爲。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爲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示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

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胡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爲上將。將而稱師者。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其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據夷狄爰諸夏。非耶。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玁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

仲章潞賢人

庸庸用可用祗祗敬可敬

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為晉計者執酆舒轘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

秦人伐晉

〔左〕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illegible]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

武子名犨顆之父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召音邵

〔胡〕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詞也其為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秋螽

〔胡〕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胡〕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禮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貢田收穫數相兼方則人不盡力

初稅畝 〔三傳公羊〕始履畝而稅也〔穀梁〕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左〕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胡〕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

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全李氏稅畝之說。公穀何氏范氏胡氏皆以爲仍是什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耳。惟杜氏謂既取公田又稅其私田則爲什而取二。朱子亦從之。未詳孰是。然變法之初未必遽至倍取。故且從胡氏

冬蝝生

〔胡〕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爲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

〔胡〕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遂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列子。初晉國苦盜。有郤雍者。能視盜察眉睫之間而得其情。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孟曰。君恃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郤雍必不得其死。俄而羣盜謀攻雍而殺之。晉侯大駭。召趙孟曰。信如子言。郤雍死矣。然取盜何方。對曰。周諺有之。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君欲無

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有於是舉士會為政而晉國之盜奔秦焉

胡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留吁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附國語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殽烝原公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惟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佳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

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樽彝陳其鼎俎淨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合好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

夏成周宣榭火（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全季氏按楚語云榭以講軍實故知榭是講武屋竊疑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遂以為廟故其制如榭）

胡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邾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邾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郯伯姬來歸

胡按左氏郯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衰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易

叙戚恒爲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冬大有年

〔胡〕大有年紀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薦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卿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爲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爲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弑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爲異乎

十七年 是年蔡文公申卒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

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穀梁〕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公羊〕踊于棓而窺客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公羊〕踦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胡〕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强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

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

附左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世遄沮君子如祉亂世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按公孫嬰齊與叔老皆肸之子叔弓叔老之子輒與叔鞅皆叔弓之子

胡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或以為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詰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况宣公之時頻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薦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十有八年 蔡景公固元年○是年秋楚莊王旅卒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胡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已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

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於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公伐杞 全高氏杞自文公十六年來朝而不復至故伐之陳氏自是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矣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胡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矣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戕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

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左]公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胡]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黜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逆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胡]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叔名許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胡]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

是難能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繫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此事以觀則

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衡庫卷十九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成公上

公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

定公十七年　元年　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宣公

無冰

［胡］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變調慾伏之一事也今旣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愼於微之意也每愼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左］爲齊難故

［胡］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

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許臧文仲子武仲父宣叔也

〔左〕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胡〕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爲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根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會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將大

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爲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周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春。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胡〕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經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爲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悖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二年 是年秋宋文公鮑卒衛穆公速卒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胡〕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絶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我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爲鞌之戰豈義乎同日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胡〕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鞌齊地去國五百里 〔左〕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

以狥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
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
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
魯衞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
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
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
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
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
狥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
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

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
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
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
一人殿之可以集事國語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集矣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
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
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
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韓厥執
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
臣為魯衞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

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屬
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
取飲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
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
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
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
出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 穀梁鞌去
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
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

胡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

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
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
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
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
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
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
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詞之體也而
四卿皆書堅冰之戒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
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
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

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左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東南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

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公羊〕請〔三戰〕〔穀梁〕請五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胡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鞌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荊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荊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

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
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
汲欲明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
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禮而
强有力不與焉

附左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
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
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
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

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
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
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
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
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
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
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
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
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
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
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
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
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
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
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
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附左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

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
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
王所以造周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
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
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
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
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與連尹襄老襄老
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
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
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王遣夏

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

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取汶陽田

胡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柰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愼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大國也

執斲匠人　執鍼女工　鍼針同　紝織布　公衡成公子

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左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

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胡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爲陽橋之役。王卒盡行。二國偏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逆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爲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

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忮肆其禍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惜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

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

[胡]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荊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荊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三年 宋共公固元年 衛定公臧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

戌如楚獻捷

[胡]討邲之役則復怨勤民非觀釁也遂東侵肆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虔彼忝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於伐耳宋衛未葬君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金]吳氏曰經未踰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胡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爲常事則何以書新宮者
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
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
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
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

乙亥葬宋文公 左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
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
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
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
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夏公如晉 左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見後鄭伐許傳 左許恃楚而不事
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胡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
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
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
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
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附左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
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
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
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
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
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
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
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
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
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
骨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

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
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
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
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
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胡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
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
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
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

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借滅潞滅甲氏傳）［左］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晉衛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胡］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抗操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鄭伐許

［胡］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況又憑弱患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辭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附左］十有二月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四年（是年春鄭襄公堅卒）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見後六年經如侵宋傳）［左］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左〕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全高氏〕公連歲如晉者以背即楚故也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全〕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

鄭伯伐許 〔左〕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

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胡〕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五年 定王二十一年崩 鄭悼公費元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僖公次女

〔胡〕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爲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出其歸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爲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爲世戒也

〔附左〕晉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

仲孫蔑如宋 見後六年僑如侵宋傳 〔左〕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全汪氏〕自文十一年彭生會郤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以爲常矣

梁山崩 〔公羊〕壅河三日不流〔左〕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穀梁〕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 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胡〕梁山謂之韓奕言奕然高大爲韓國之鎮也後爲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爲邑焉書而不繫國者

爲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尙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許靈公訴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

〔胡〕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簡王元年 六年 吳子壽夢元年◎是年夏鄭悼公費卒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全〕汪氏武公名敖伯禽之玄孫隱公之高祖傳[illegible]至成凡十君

〔左〕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胡〕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有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取鄟

〔胡〕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然而書取爲君隱也須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爲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仲尼

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鄭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毋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見下僑如侵傳　〔左〕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寗相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附左〕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於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晉遷于新田　自此以後偁晉不得爲故絳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左下侵宋傳　〔左〕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胡〕魯遣二卿爲主將動大衆焉有事于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楚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于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

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左】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左】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胡】荊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七年 鄭成公睔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胡】穀梁子曰。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節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慮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吳壽夢伐郯【今宋氏鄭已姓太皞之後】【左】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

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季氏私考按壽夢立二年吳始益大稱王此壽夢之始事也吳距鄭前遠而越江淮二水以伐之則爭中國之端也）

胡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宣）來朝

不郊猶三望

胡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之禮是以書之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胡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見昭公二十四年滅巢傳）

左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

十五人爲兩卒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二十五人令吳習之

其射御。敎吳乘車。敎之戰陳。敎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成公下

八年

禮獄閒情諫也用大道以諫之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

〔胡〕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齊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子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于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

繞角之役從者從知范韓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

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爲國以禮者無憚於强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全〕許氏翰伐鄭也○主楚蔡析公〔左〕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公孫嬰齊如莒 嬰齊叔肸子聲伯也〔全〕高氏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

宋公使華元來聘〔左〕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胡〕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畧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爲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胡〕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補左〕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補左〕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然則同括無罪爲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附〕史記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及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爲賊首子孫在朝請誅之韓厥告趙朔趨亡朔不肯賈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皆滅其族朔妻成

公姊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朔婦生男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且復之柰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子强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請先死程嬰出謬謂諸將曰吾告趙氏孤處諸將隨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諸將

遂殺杵臼與孤賈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景公疾卜之大業不遂者爲祟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其趙氏乎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召而匿諸宫中諸將入問疾因召趙武徧拜諸將遂與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左云召桓公

[胡]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

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爲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内諸侯爲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公]高氏賞罰者權也可賞可罰者義也賞罰之所以王者以其秉權而行義耳及其衰也有其權而無義則賞罰俱濫而權僭在也迨其衰之甚也天子之權亡矣待諸侯有賞而無罰不能致罰賞賜其賞也不足爲諸侯榮亦不足以勸諸侯之功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胡]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矣初伐郯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衛人來媵

[胡]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

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禮敗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爲後戒也

九年是年秋齊頃公無野卒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胡]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于策何也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婚之禮以是爲人倫之本也夾攻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

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禦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胡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全劉氏諸侯逆女而不書者君自逆也自逆則常事不書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左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文子賦韓奕義取所居之樂謂蹶父嫁所　義取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胡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

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从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

侵陳以救鄭

［胡］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側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附左］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

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晉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冬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

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胡］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于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秦人白狄伐晉　左諸侯貳故也
胡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爲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旣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左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中城者郛之內宮之外莒魯故以莒無備而潰故懼而城之

胡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爲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爲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徒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爲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附左楚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晉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茷音吠十猶卽反

十年　齊靈公環六年○是年夏晉景公獳卒

春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衞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胡其曰衞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衞侯衎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故特書弟以爲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左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爲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君子曰忠爲令德

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全高氏晉既敗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爲亂不以舍服與之也）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　左晉侯夢大厲被地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

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秋七月公如晉　左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

胡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爲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十有一年（晉厲公州蒲元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晉人以公爲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報聘且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全張氏僑如之聘蓋謝戰鞌之師捐歸汶陽之忿而行之追於晉之辱而不得已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左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胡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宋華元善於令尹子

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
歸復命矣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夏五
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
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
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
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
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
瑣澤成故也全家氏齊桓之於楚葵計而服之晉文之於楚服而抑之卞有來中國之大求與裔夷為盟者晉自崇成君昏闇而臣情偷以避楚為得計是以侍盟以逆意遂交聘而為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怙其强大略無息肩之意後三年渝盟伐鄭無所恤也文其

後宋向戌復持弭兵之說遂使中之會冠履倒置禍端實兆於此故西門之盟略而不書存中國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　左狄人聞宋之盟以侵
晉而不設備晉人敗狄于交剛　穀梁中國與
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冬十月

附左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
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
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
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既之以大禮重之
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
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
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
君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
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
燕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
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
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
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

朝而不夕言無事也

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
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
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
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

十有三年是年夏晉宣公盧卒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左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
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
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
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胡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偷
土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雖有大小土
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賦兵非晉所得專也
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
卑伏屈辱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
重内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内外同辭者蓋皆有報
怨復讐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討亂臣討賊子
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
乞哉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
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
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
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
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
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
反乎夏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

殲成功也

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
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
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
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
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
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
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
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
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
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

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
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
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
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
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
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靈
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
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
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
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

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恵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錫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

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欒書將中軍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成肅公卒于瑕

(胡)諸侯毎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爲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

嶽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盡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爲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爲遂事之意也

曹伯廬卒于師　左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

定姜定公夫人宗卿同姓之卿也

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全】孫氏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冬葬曹宣公　【左】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　曹成公負芻元年○是年冬衛定公臧卒秦桓公卒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全】高氏晉受衛國逋逃罪戾之臣，又強歸之。故書自晉歸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鄭子罕伐許，敗焉。鄭伯復伐許，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全】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厲之不伯也。夫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之，今又伐焉。使厲公而伯，則鄭人怨鄭兼將懲如是乎。明年遷于葉，辟鄭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襄三年荀罃伐許，猶討其與楚也夫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敬姒惠公之妾

言必先亡於己

【胡】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然則娶於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十有五年　衛獻公衎元年。秦景公元年○是年夏宋共公固卒

春王正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胡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

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王非公四年週垂傳）

晉侯執曹伯（成公負芻）歸于京師 【左】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胡】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爲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

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左】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illegible]執戰（全宋氏晉楚爲成鄭以鄭兵前及三歲而楚伐鄭者獻也書楚子目其人而與之）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胡】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辛巳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

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遂自止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左】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奔楚）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

陽子陽處父
主言向言也
[illegible]也州犁伯宗子畢陽晉士欒弗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也三郤害弗忌故譖伯宗併殺之

附國語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盍亟索士慭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于荆 左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始通吳也 吳越春秋壽夢會魯成公于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咏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胡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illegible]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閒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 林註葉近楚邑今南陽葉縣 左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全張氏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暱蠻夷以求安蓋小國之失所也 李氏許之逃中國而主楚其亦不善擇所從哉

十有六年 宋平公成元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胡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附左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全高氏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附楚爲楚加兵於宋故書侵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

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

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

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
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
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
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
待公從之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欒范以其
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
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
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
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

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
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
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
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
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
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
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
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
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
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

而退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
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
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
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
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
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
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
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
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
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

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
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
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
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
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
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
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國
語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
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
之不授晉且以勸荊乎君其戒之夫德福之基

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胡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常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附左國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郤至語召桓公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

强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罪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溫季之謂乎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今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侈卿乎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先大夫謂子玉

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胡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弒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屈己而與强國之大夫盟則書及

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止己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人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丈公閒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褰乎天地之間涉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
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
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公會尹武公
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
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
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
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

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曹伯歸自京師 〔左〕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
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
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
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
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〇曹人
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
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胡〕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
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

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
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
執寘諸典刑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主刺僑傳 〔公羊〕執
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其仁之
何代公執也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
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
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而執君恐
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行父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主刺僑傳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主刺僑傳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胡〕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
于鄢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
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
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
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
告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犫取貨於
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

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

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補左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

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左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合下公至見襄公三年雞澤傳　左鄭太子髡頑侯獳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附左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見襄公三年雞澤傳　左尋戚之盟　穀梁謀復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左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附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

晉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于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

爽二謂郤 與步二三卿 郤錡郤犨也 相有五人 爲大夫故 號八郤族 遠也郤至 犯晉晉 三怨厚怨 掩也

僑如因獲 長翟僑如 故名故曰 長翟之人

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
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
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
其名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
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僨厚味
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
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
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
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
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

禍今君偪于晉而鄰于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
無德之患何憂于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
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
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
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
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
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
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刖鮑牽而逐
高無咎無咎奔莒　明年齊侯殺國佐　仲尼曰鮑莊子之

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全〕詩氏靈公不公其聽行淫當坳奔其世
臣以取禍
亂甚矣
九月辛丑用郊
〔胡〕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
不宜用也〔厲詞〕九月夏之孟秋用其禮以祈福不爲農事也成公以國有內難君臣外
見穀辱而頻年出師未已故用郊祀以告事而祈焉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見襄公三年穀梁傳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見襄公二年穀梁傳　〔左〕諸侯圍鄭楚
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晉厲公侈多外嬖
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
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羊
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
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
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楚人滅舒庸（林注。東夷偃姓之國）左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櫜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是年春晉厲公州蒲弒）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左國　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群臣而大庇廕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　國語　晉人殺厲公。邊人以

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全〕李氏曰公政道柄分無抗伯業之志成公力弱事役無伯諸侯之權悼公心勞謀外無制中夏之略厲公外強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君斷執身漏無復文襄之舊矣

附〔左〕晉悼公即位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

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蒍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左〕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

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胡〕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

公至自晉

晉侯悼使士匄來聘見宣公十八年至笙奔傳　〔左〕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全〕許氏曰公朝於晉而

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例圖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借襄公七年陳逃傳 左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八月邾子來朝 左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汪全氏成公末年杞邾相繼來朝皆謀從晉耳

築鹿囿 林注築墻爲鹿苑 左書不時也 全李氏築鹿囿三始于此年成公自朝晉而歸士匄來聘杞邾交朝蓋晉悼之初欲視魯以成伯業耳而成公遽自以爲安肆意于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者也

已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同上楚鄭伐宋 左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左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上（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

（簡王十四年崩）元年（晉悼公周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于晉

〔胡〕非宋地追書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左〕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胡〕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爲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見上伐鄭次傳）　〔左〕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全江氏楚憤宋之復彭城且欲長鄭而退諸侯之師故侵釋恨于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也

〔胡〕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此何禮乎

（靈王元年）二年（是年夏鄭成公睔卒）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見後八年自伐鄭傳）　〔左〕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寗殖侵鄭主宣公二年大棘傳

〔左〕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孫氏〕晉宋稱師既將卑師衆也寗殖書名將尊師少也〔張氏〕士匄侵齊聞喪而還春秋兆之則茲伐喪之罪不待貶而自見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主後邢丘湨梁傳

〔左〕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

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左〕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胡〕虎牢鄭地故稱制邑嚴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爲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役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

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鄭僖公髡頑元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壽夢主昭公十五年長岸傳　〔左〕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

稽音啟
稽首事大
乎之禮

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
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
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
卒

公如晉〔全高氏〕童子侯不朝王不可授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土文公二年遂納幣傳〔左〕
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
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
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全〕汪氏去國都而與公盟卑公之謙也宜其負佾矣

午祁奚子
赤職之子
伯華也

偏佐也

公至自晉

〔附左〕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
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
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
午為中軍尉補國語沒平公軍無秕政羊舌赤佐之君子謂
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
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
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
其類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耏音而水
名
吳子壽夢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
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左〕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
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
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
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
難為不協乃盟于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
侯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
子不至

〔胡〕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
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

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
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文十年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
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
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柰何同病楚
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
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
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乎兵之行楚
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
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
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

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本並諸侯而大夫盟故此○見後十六年溴梁傳

〔左〕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吳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附左〕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張氏曰荀罃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公修德以保陳。陳服則許何患不來。今遽帥師問罪于許。規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四年是年陳成公午卒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

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胡〕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宮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　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

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
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
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
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
二名則偏諱（如江氏易名如漢武帝諱徹改蒯徹名通易姓如漢明帝諱莊改莊助姓嚴詩書如日月之恒諱作常允恭克讓諱作避臨文如一臣諱作一正足嫌諱作足避嫌名謂音聲相近如憲宗名純諱淳社之淳二名如唐太宗名世民諱世爲代諱民爲人）愚者違禮
以爲恭詔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
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見文公二年遂納幣傳）〔左〕穆叔如晉報知武

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
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
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
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
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
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
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
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
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
拜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合公至主後二十九年公在楚傳）〔左〕公如晉聽政晉侯
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
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
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
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左〕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

頓（今李氏陳圍頓以甚楚人之忿與鄭獲公子燮以激楚之爭二事正相類）

〔附左〕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
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
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
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
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
無乃不可乎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
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
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
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

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
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
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
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
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
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
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五年 陳哀公溺元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全李氏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

成屬鄫 全劉氏鄫不能守其國而屬魯以畀其宗廟魯非有天子命而私屬鄫以爲附庸皆失正甚矣書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見下會戚傳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
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左吳子使壽越如
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
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
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九月盟于戚會吳且
命戍陳也

胡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
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
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會乃吳人來會不爲主
也來會諸侯而不爲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

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
明矣

公至自會

冬戍陳 見後七年陳逃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
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
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
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
侯戍陳子囊伐陳會于城棣以救之

仲孫它孟獻子之子子服它

以弓貫頸若梏于然司武司馬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全〕范氏〔蕃〕之故以救陳致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

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左〕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秋葬杞桓公

滕子〔成〕來朝

莒人滅鄫　莒女嫁爲鄫後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立其外孫

〔胡〕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鄫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爲鄫

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謐爲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冬叔孫豹如邾〔全〕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邾莒伐鄫臧孫紇救鄫敗于狐駘至是往聘修平以無忘舊好

季孫宿如晉　〔左〕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全〕襄氏晉不討莒而討魯偏矣宜無以正小國之罪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萊共公浮柔奔棠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

圍棠滅之遷萊子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七年 是年冬鄭僖公弒

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費音秘

城費

胡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左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全汪氏曰書滕郯小邾來朝而志大夫如晉如衛著邦交之煩而畏大侮小之情見矣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鄬音委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主後陳逃傳 左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鄵音糙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公羊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吾喪以中國爲強則不若楚於是弒之

胡按鄭僖公弒而春秋書卒公羊則曰爲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夫弒君之惡不待貶矣見弒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瘧民

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殺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於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矣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鄬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荊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鄵鄭邑也其曰卒于鄵見其弑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陳侯逃歸 林注自是凡會同無陳

〔左〕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胡〕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講禦狄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年 鄭簡公嘉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上下邢丘傳

〔左〕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見下貞伐鄭傳

〔左〕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會于邢丘以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胡蘇輸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文襄之業，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其後無復定準。故悼公欲修復之）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爲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爲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恤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没，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會

莒人伐我東鄙（莒恃遠，且聞晉比年伐鄭，而魯不敢爭，俟主不討，所以與伐魯疆鄙田之師也）〔左〕以疆鄫田（全鄫之亡，莒與師減鄫）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左〕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

騑音非

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

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

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

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

之

(胡)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

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

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

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于晉。君能信任仁賢。明其

刑政。經畫財賦。以嚴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

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于蔡

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

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

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

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

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

鄭之屈服于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于境上。以

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士文公二年逆納幣傳）(左)晉范宣子來聘

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

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

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

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

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

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

禮

十九年

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左)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穆姜成公母）

(附左)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

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

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

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

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

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

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

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

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

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

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
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
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
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
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
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

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
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
與諸侯之鋭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
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
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
鄭成同盟于戲將盟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
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
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
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
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

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
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
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
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
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
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
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
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
〔胡〕鄭之見伐于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
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

其策未為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
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
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
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
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鋭
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乃許鄭
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
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陳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
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
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全〕李氏此[illegible]在五會之後

祼音貫

祧音挑

三駕之前，晉方失陳，中國之勢未振，鄭又畏蔡楚之討，猶貪故士內告用師，諸侯不欲戰，則內外之心必皆有疑怠矣。盟而書同，雖曰同心，外楚而其實著其反覆也

附左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楚子 共 伐鄭 見上盟戲傳

左 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所謂以幣代牲

附左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壽夢于柤。全氏：成十五年，晉率諸大夫會吳于鍾離，已為過禮。今悼公業勤乃合十二國之君世子而從吳于柤，[illegible]天下諸侯皆宗吳矣。雖曰貸吳以固楚，然其弱而吳與肅會禰○與成公十六年鍾離間。偪陽妘姓，楚與國焉，吳人中國之要衝，滅偪陽，通吳晉往來之路也○見宣公十二年戰邲傳

偪音逼 [illegible]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左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

紇孔子父 音[illegible]

也言不敢背[illegible]

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

帆凡偪其間謂偪之闔也

一事伐偪陽封向戌

無武功何以為守

桑林殷天子之樂 旌夏大旌也旝識也以大旌識舞行列

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

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借下虎牢傳）［左］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全高氏］以宋公受偪陽故也季氏私考晉之伐鄭以從楚助魚石伐宋故晉加兵于鄭鄭報必及宋是役所以報去年之伐鄭也

晉師伐秦［左］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全高氏］為晉計者莫若修文公之業求成于秦既因秦之兵以共攘楚若可以少安中國不此之圖而反以秦齊楚之並晉

之失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左］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全汪氏］莒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于魯其無忌憚亦甚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北悼公三駕之一○並上盟戲傳）［左］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

騑子駟發子國輒子耳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胡按］左氏鄭公子騑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空騑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

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補左］子孔知之故不死不稱大夫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固有假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左］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

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
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
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
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
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
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
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
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
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胡）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

罪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
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
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
不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
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荊楚之路為鄭蔽也駐
師阨險以逼之爾王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
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
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
以虎牢還繫于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
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

鄭肆其陵逼得荊楚之不若也
公至自伐鄭全許氏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主上盟戲傳
（附左）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
生怒而出奔及河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
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
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
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
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
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
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

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
乎唯大國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
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
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左）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
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
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
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
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

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

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得各以父兄子弟分爲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子弟之半而以二歸公蓋分國民爲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

胡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于曲阜地方數百里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

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丘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見下楚鄭伐宋傳 左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二駕之二 左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至自伐鄭 左 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

神亟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楚子鄭伯伐宋

　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左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

胡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亟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嘻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此悼公三駕之三

左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於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

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胡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四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於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鄭上卿）〔左〕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冬秦人伐晉〔左〕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襄公中

十有二年（是年戊子，壽夢乘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左〕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

〔胡〕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悼服鄭抑楚而尊晉者拜勝也）〔左〕晉士魴來聘，且拜師（全許）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十一年蕭魚傳）〔左〕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全李氏：茅楚之無能為也）

附〔左〕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

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
而人齊侯許婚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　左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　吳諸樊遏元年○是年秋楚共王審卒

春公至自晉　左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取邿　見僖公十七年滅項傳　左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　公許氏晉始息民是以楚伐宋而不報魯取邿而不討取無大亂而已

伯游即荀偃

附左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

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

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冬城防　見隱公七年城中丘傳　左書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　季氏私考防在齊南近于莒城防所以備莒莒陰與齊合亦以備齊

十有四年　楚康王昭元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

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

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胡〕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

〔附左〕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補國語叔向曰夫苦葉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叔孫必將涉矣）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

伯游即荀偃

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為戎右 鞅士匄子

武子欒書 盈黶之子

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
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
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
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
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
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
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
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
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
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

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
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
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
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
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
晉而復之。〇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
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
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
卒，新軍無帥，故舍之。此後晉不復言四軍
己未，衛侯出奔齊。【左】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孫蒯林父子

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
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
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詩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
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
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
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
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
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
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

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
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子鮮從公。
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
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
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
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
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衛使
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
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
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

說音悅下同狐裘羔袖言一身多善而惡少

輓音晚又作挽

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曠侍於晉

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司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

之也作之

箴諫也陳言物以示其尚

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胡]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何可出也。

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之旨，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

莒人侵我東鄙 全報入鄆也。莒自滅鄫之後，四伐我矣，是無晉也。湨梁之執，蓋有由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全汪氏曰楚既不得志于中國，故致怨于吳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 劉夏公 孫林父鄭公孫

蠆邾人莒人于戚（見後伐衛傳）〔左〕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位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十有五年（衛殤公剽元年，衛始有二君。○是冬晉悼公周卒）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左〕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劉夏逆王后于齊

〔胡〕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於婚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見救邾傳）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主定公十二年隨書）〔左〕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全高氏〕此孟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與役之采邑，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勝也。郛，郭外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左〕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全李氏〕悼公其有君子之資乎，不得伯功之美也。齊侯以數十年之縱恣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承文襄而復強之，驕悍未除，悼公之由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追，堅忍而持重，然謹於諸侯而總於大夫，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明於治楚而疏於治吳。不然，悼之伯過桓文矣。

〔附左〕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十有六年（晉平公彪元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殤）、鄭伯（嘂）、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左〕平公即位

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胡]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

者則宜書晉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正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王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顧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政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林註]凡伯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焉而所言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于扈會于戚則所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溴梁之盟則所言大夫而不序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齊侯伐我北鄙[全高氏]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三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矣○十下同圍齊傳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全陳氏]鄭非主兵也。為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莫嚴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是故僖十九年盟于齊。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陳。今年伐許。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主下同圍齊傳 [左]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今高氏曰魯不能內修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于晉魯之君臣甚矣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左]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全]汪氏曰孫蒯犯衆而遭曹人之辱蓋亦內自省爾乃挾貴勢肆將重兵以攻其國不亦甚乎經之書伐所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左]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十一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今高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為齊故也　[全]高氏曰邾叛晉與齊齊人使之修先君之怨此視柯之會所以復執也

[附左]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

介夫甲士守衛者

扶服匍匐

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免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檀弓〕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告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十有八年 是年冬曹成公負芻卒

春白狄來

胡東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 〔劉氏〕石買從君命聘于晉晉人執之晉能知買伐曹之爲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爲惡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

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夜遁師曠告晉侯

衛桝二子故 殿音豆
具右州綽之右 衿甲不解甲也 衿音鈐

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
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
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
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
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
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
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
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
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
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

秦周魯大夫 萩音秋 殺犬示閒暇 楢木名音酋
邿音邢
枚馬檛也
將犯之西行也

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
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
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
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楢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
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
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
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
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
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
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

東侵及濰南及沂
〔胡〕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
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
國觀加兵于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
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
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
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
而後人伐之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懟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見侵殺公子嘉傳 〔左〕鄭子孔欲去諸

紛音分

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
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不穀即
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
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子庚歎曰君王其謂
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
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子庚
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
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
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子庚
門于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

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有九年 曹武公滕元年○是年秋齊靈公環卒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左〕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全汪氏〕經于諸侯同圍齊故盟無褒貶而其辭平

晉人執邾子 〔左〕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全高氏〕既與同盟而乃執之非伯討也故稱人

公至自伐齊 見上同圍齊傳

取邾田自漷水 〔左〕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全蘇氏〕汶陽不言齊田魯地也今曰邾田非魯地也 〔高氏〕邾信有罪矣魯以諸侯之力前既執其先君此又執其嗣君取其田焉亦甚矣

季孫宿如晉 〔左〕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 〔詩〕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全高氏〕衛侯衎奔齊故林父獨伐齊

〔附左〕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

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左〕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公曰在我而已

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
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立之光殺戎子尸諸
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市朝夏五月
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衛
奔高唐以叛○八月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
其室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齊侯圍之高唐人
殖綽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胡〕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爲師不伐喪大
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

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
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
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爲士匄者宜
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
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墠帷而
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
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
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子速嗣是爲莊子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
政立子產爲卿

〔胡〕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
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
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
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
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
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
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左〕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
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
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城武城 〔左〕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
武城

二十年 齊莊公光元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及莒平
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齊成故也〔全〕薛氏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土句隣表而還師遂會于澶淵修德來遠不誣也哉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全〕許氏視桓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識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胡〕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

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見後廿三年二慶傳 〔左〕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叔老如齊 〔左〕初聘也

冬十月丙辰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報向戌之聘也

附左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有一年 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邾庶其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

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胡）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
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
夫卽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
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
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
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
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
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
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
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爲不可
受而況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
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見後沙隨傳 （左）欒桓子娶於范宣子
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
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
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
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
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
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使羊舌虎囚叔

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
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
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
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
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
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
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
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
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
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
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
不免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
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
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
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
蛇以禍女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
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錮欒氏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附左〕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

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

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
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
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附〕左。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
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弗聽。退
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
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

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胡〕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
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累其子
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
勑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之。又
將摶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
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
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
勞錮焉。其賢于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峯有查照者曰溜胥午曲沃大夫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全〕杜氏。庶其之黨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胡〕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君。畏公子
黃之偪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
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

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滅其身而不
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聽讒愬之於大國而不能
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
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
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俱上敘二慶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晉將嫁女于吳。齊
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
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諾。伏之。而觴曲沃
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

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

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

驂乘必持帶防墜也

豹以罪沒爲官奴

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胡〕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于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爲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嘆。以爲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爲後世鑒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全〕王氏魯語載子服惠伯之言曰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則穆叔非無功于

晉也。然春秋不書其救患之功但曰次于聶北蓋務以與趙勝皆畏齊師而不敢救待其已去而躡其後耳〇見閔公元年救邢傳

己卯仲孫速卒　左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

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

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氏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論語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左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季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

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

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晉人殺欒盈 左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齊侯襲莒 見隱公二年鄭人伐衛傳 左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附左 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二十有四年 杞文公益姑元年

春。叔孫豹如晉 左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附左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

僑聞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左）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軍政賞罰之格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全汪氏）襲莒未得志故難與莒平而復伐之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全高氏）自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溴卒而先新乃受盟于澶淵及商任少號之會晉失其令齊於是復貳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再加兵于莒晉侯爲是故會于夷儀師十二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匪勢不振衆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特辭不能伐爾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主上十一年蕭魚傳　（左）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己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　（全汪氏）不書救

躒音捺　骼音歷

吉在巳上一者有常外無大小國之異

廣車兵車　乘車安車

美謂滋潤
大曰崩小曰陁陁音致
瘥音叡去聲
滑音骨亂也
明謂精氣也
佐雝者嘗焉之官

齊不予楚人之救也晉合十二國之君不能伐齊楚乃能合四國之君以伐鄭此可以觀夷夏之盛衰矣李氏蕭魚之後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以悼公之餘澤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 齊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全許氏宜咎之事無聞然以慶氏黨逐則其人亦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汪氏宜咎陳大夫鍼子八世孫其後在楚爲鍼尹宜咎

附國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

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陁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雝者嘗焉佐鬭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也而

謂典謨皆

象天象文詩書之屬
刑法也總
列也景王
靈王子太
子晉之弟
穀洛鬭毀
王宮故謂
爲王城之
嗛不足貌
音歉
康虛也
侵傷也
內廷道路
布列也僅
不留餘
其作

況神乎王將防鬭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鬭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王室其愈卑乎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

民也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

叔孫豹如京師 見隱公九年南季聘傳 左 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饑 穀梁 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胡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廢糜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饑莩或興工築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爲戒

二十有五年是年夏齊莊公光弒冬吳子諸樊卒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

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全許氏崔子之志郝國知之而齊莊不寤人將戕其躬之不恤而務貪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競而內傾自然之符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左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

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
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
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
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大史書曰崔杼弑其
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
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
矣乃還
〔胡〕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
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從違不苟
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

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
嬖之者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
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
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
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眞其私暱任此宜矣雖
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
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
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
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
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
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
惠也寡君聞命矣
〔胡〕晉本爲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
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弑莊公
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
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
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本[illegible]文
所貶元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借桓公十一年忽奔傳
〔左〕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
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
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
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
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
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
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
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
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

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八月巳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齊成故也

[胡]崔杼既弒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左]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胡]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虔其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弒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偃姓子爵國 [左]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

八月楚滅舒鳩 [全]家氏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衂之恨是故國雖小必紀其以著楚非也

[附]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補]國左史倚相曰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于鄢君子曰從而逆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偕桓公十一年忽奔傳 [左]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吾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

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

胡 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附左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

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二十有六年（齊景公杵臼元年　吳子餘祭元年○是年春衛殤公剽弒）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左〕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吾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何益悼子曰雖然不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

獻公子鮮[illegible]於敬姒不[illegible]命以母命不得已　淹久也恤憂也　伯國孫襄也　[illegible]子叔

〔胡〕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則喜之罪應末減矣亦以弒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衎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弒之是奕棋之不若也故聖人特正其為弒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

〔胡〕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使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遷於為善之意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全氏林父據戚以叛。晉以兵戍之。黨叛臣也。衛人伐戚殺晉戍。晉不知自反。乃謀討衛。使荀吳召公。當晉平之世。强臣備僭。例行遂旅□以此失諸侯）

附左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墻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

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
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
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
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晉人執衛甯喜（合高氏）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人執之非討其弑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
附左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
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
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
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

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
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
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
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
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
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
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
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
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
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
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
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
知其畏刑也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
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
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
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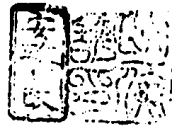
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
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
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
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
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
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
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
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
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

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敎吳叛楚敎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

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年表上十一蕭魚傳　左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襄公下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全杜氏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左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並見盟宋會叢二傳〕

左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于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左師復請于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

〔匡氏宋襄始進楚于盟會伯之端兆矣華元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爭伯之業復啓於此向戌使晉楚之從交相見而兩伯之勢遂成由是知楚之爭雄中國皆宋爲之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胡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三傳公羊〕初公使子鮮與甯喜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公怒不得已與之約已約歸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

謙罰也時劉莊爲盟故曰引盟視較約昔勃履飾稅即褪也闕表述服曰覺服辜出左傳木門晉邑

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穀〕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左〕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胡〕衛侯之入。使縛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縛病失言。遂出奔晉。託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子曰。緣之去。合乎春秋。

殺甲衣巾特以書寄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國〕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諸侯望信

病猶害也言不足爲人害也　夫謂匹夫言衆怒而人人致死也

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我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

狎更也

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

盟立也謂束茅而立之以縮酒望表望祭山川立木以表其位鮮牟東夷也燎庭燎守燎尸盟主辯其者盟去大國制其言小國制其事

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詞。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

黍苗比于召伯

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胡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
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
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
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弒之賊大合
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
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
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
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
者貶之也

附左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偏喪曰寡妻夫亦稱）

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
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
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
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遂
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
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
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
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
來奔慶封當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靈王二十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是年冬楚康王昭卒）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
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甯喜之弒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乃行）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左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
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借昭公四年徐趙伐吳傳） 左齊慶封好田而耆

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
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
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
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
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
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
而先後之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
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
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
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

邶殿齊別都其邊鄙之邑凡六十

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于初慶封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矣。不之晉。慶封曰越遠。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乎

〇崔氏之亂喪群公子。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見末傳上盟

[左]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于黃崖。不敬。叔孫豹曰伯有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全]陳氏書公朝王所。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見伯業之衰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〇乙未楚子昭卒

[左]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恤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胡]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叛恩之非禮也

景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　楚郟敖麇元年〇是年夏衛獻公衎卒吳子餘祭弒

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胡]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强臣所

過欲價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公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戚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以項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黨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國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䟽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胡穀梁子曰閽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弒之亦邇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

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
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屛其棄諸姬亦可知
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
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
其誰云之

胡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
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後有父族而後及母族
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爲次也晉主
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奬
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屛輕棄諸姬可謂知

本乎平王雖不撫其民而遠也戍於母家周人猶
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爲國風不得列於雅也城杞
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附左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
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
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
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
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
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
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

十三年矣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
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
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
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
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
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多君子其
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晉侯使士鞅來聘 見前十一年作三軍傳 左范獻子來聘拜
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
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
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杞子來盟 借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卒傳 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
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
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
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能治之杞
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
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
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
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

邶鄘管叔霍叔國後與武庚叛誅之以封衛

泱音央

渢音凡泛之音

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全註 用夷禮 陳氏 凡來盟皆大夫杞伯親之書子賤之也杞雖稱子矣前此夷儀之會稱伯後此卒復稱伯來盟特稱子見春秋之賤諸侯也〕

吳子使札來聘〔左〕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

箾音朔舞者所執之竿也南籥二南之籥文王不及身致太平

[illegible]有慚濩韶濩殷湯樂也

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

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
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
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
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
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
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
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
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
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

難

【胡】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
亂者札之爲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按吳
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
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
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
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
季子。（補公羊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諸
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
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
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
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爾。將從
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
則我宜立。僚烏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
乎季子。季子不受（補公羊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
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
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
謂先聖賢夷齊惡衛輒。季子辭位。獨不爲賢而奚
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
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

爲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
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
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
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
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
爭夫讓而篡弑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
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太伯
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
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
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泰伯之讓。豈至

德乎使乎弑禍與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筆有特書荊楚無大夫而屈完

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遂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全]許氏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

冬仲孫羯如晉 [左]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三十年 衛襄公惡元年吳夷昧元年○是年夏蔡景公固弒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林註]郟敖書楚子薳罷書名氏儼然無異於中國矣 [左]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

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全]余氏曰報朝也 [張氏]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振楚人行伯主之禮于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左]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胡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聖人冠以夫謚書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天王景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左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庭聞其歎告王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

全吳氏瑕天王之子蓋亦與聞乎儋括之謀括事敗而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蓋逆子也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與王子朝奔楚同故不言出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

而後知之遂奔許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胡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胡春秋大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蔡世子般弒其君臧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爲賊而討之也豈不廢人倫

汩天理乎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
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
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
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
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
過載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
不知當務之爲急世子弑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
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
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

務乎陳桓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
之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
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
本至於淪絕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
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
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
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
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
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爲知類也乎
以爲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

伍者五人相保　大人謂卿大夫　褚衣之褚不敢服而藏之

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晉卿諱而不書
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
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
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
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
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乎
附左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
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
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使都
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

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
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
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
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

三十有一年　蔡靈公般元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
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

胡歸姓

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〇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左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

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留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

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

夯齊

附左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

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

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

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

春秋衡庫　卷二十四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昭公上　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

景王四年　元年　是冬楚郟敖弒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　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

穮耘也音標 蔉壅苗也音袞

服君服謂陳也

蒲宮楚王宮名

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吾不能是

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國語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胡］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屬戚君也會于虢尋宋之

墻蔽也

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於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無書必先趙武

三月取鄆 ［左國］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

之隙壞誰之咎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吾聞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

不欣焉望楚而歸之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霸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

夭謂曾阜曰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胡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于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趙孟聞之請于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莒魯爭鄆為日久矣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

鵲巢取晉君有國趙孟治之采蘩取薄物可薦至誠不以非禮相加棠棣取兄弟之國尨晉化大也

子皙公孫黑子南公孫楚

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附左夏四月趙孟叔孫豹入于鄭鄭伯兼享之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棠棣且曰我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

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趙孟不復年矣○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

〔交曰衝〕

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

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

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君在國，女用

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

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

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

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鄭放游楚

〔大叔游吉〕〔亦放也〕

于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

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

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

〔上蔡大〕〔叔放也〕

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

諸游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

〔遂數也懼〕〔數其罪而〕〔殺之〕

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

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

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

於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

見。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

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

歸。對曰：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

趙孟曰：亡乎。對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

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

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

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

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

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十二月趙〕〔孟卒〕

〔胡〕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

弗去懼選。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莛

以禮，是禍之也。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其父禍之而

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

夫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

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晉中行穆子敗無終

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

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

〔每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

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

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

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胡〕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

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全〕汪氏如雞之武上秦之戎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左〕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胡〕天下國家定於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輿乃莒子而去疾曷爲又以國氏乎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爲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莒展輿出奔吳

〔胡〕展輿莒子也曷爲不稱爵爲弒君者所立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爲以國氏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號之會展輿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見後十三年 〔左〕因莒亂也〔全〕高氏必 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

葬邾悼公

〔附〕〔左〕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臺駘能業其官帝用嘉之封諸汾川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

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生之樂所以節

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

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檀弓文子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于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國語趙文子問和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醫人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

今君壹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云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左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胡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為宮設服離位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

猶爲承僞藏在諸侯之策乎。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僞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簒弑之賊非獨不能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簒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見後十三年比歸傳 [左]子干奔晉。從車五

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國。不聞以富。秦楚匹也 國語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雖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 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

二年 楚靈王虔元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主文公二年納幣傳 [左]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

[附左]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

夏叔弓如晉 主文公二年逆納幣傳 [左]叔弓聘于晉。報宣子

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聞之。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

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
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
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
天爲虐子產曰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
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
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
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
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印將之子褚師市官也

尸置於木以加尸上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左〕晉少姜卒公
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

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胡〕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毖之以行藏其道奸邪
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
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
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
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
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或
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已至于河而見
郤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
輕身以修鄰好乃郤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
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宇見執于中都謂
少姜之數於守適信也用是不遑寧處跋履山川
來修弔也今若不獲進見覊爲仇讐他國誰敢朝
夕在廷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
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
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爲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
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
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
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
待貶絕而皆見矣

雖數如適失人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卒

〔附左〕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
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
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
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殞命寡人失望
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
于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
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
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

豆四升四豆爲區四區爲釜三量豆區釜也登加一也

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婚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

弗加者如在山海之價也　踊刖足者之屨也

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初景

…內寵也　…之鼎

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附左】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秋小邾子來朝【全高氏】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爲之國也而終之以流攜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附左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髪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髪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北燕姞姓召公奭之後　左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胡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弑于麗氏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比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氷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氷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也

胡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噎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歸咎藏氷之失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氷之道合於豳風七月

之許其將能乎

〔附〕左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弗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

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德政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産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于齊而親于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左〕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

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
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
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
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
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産左師曰小
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
六子産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
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産善相小
國宋大子佐後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見椒舉
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
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

凡祭用幣祭事則祭之以云謂幣

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
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
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
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
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産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
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
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胡申之會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
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弒麇以立而求諸侯于晉

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于鄢城
竟莫校畏其强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
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
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
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于訾梁身寘于棘里而縊
于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於天而以
人事爲無益而弗爲也而可乎弒君之賊在春秋
時有臣子討之則衞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
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
能討之於外若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

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
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爲賊
而又推爲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爲而不
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
爲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
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産宋向戌皆諸侯之良
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
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
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麇書
卒不革其僞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

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意大矣

楚人執徐子 見上會申傳 〔左〕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
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
吳 兼上會宋會申二傳

執齊慶封殺之 〔左〕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
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
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
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
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
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
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
侯王使速殺之

遂滅賴 〔左〕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
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
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
之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鬬韋龜與公
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
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
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
亂也

蠆尾喻毒害

九月取鄫 與取鄫同 〔左〕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
鄫鄫叛而來故曰取

〔附左〕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
己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
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
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
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冬吳伐
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
夏汭

夫倚知之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初穆子去叔孫氏
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
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
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
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及宣
伯奔齊魯人召之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
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
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
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于齊
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

豭豕音加 卉 宣伯叔孫僑如也召 召穆子 女生曰姓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 國姜孟仲母 迎也孟仲 爲孟鍾爲 孟丙鑄鍾 被際發也

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請日謂饗賓日命許命也北婦人謂妻也客謂子明怒移子怒也欲殺孟丙家書公御士名觀于公私避公宮示之示叔孫見仲而何謂見之于公如何洩叔孫氏宰使戈使殺竪牛

之。田于丘蕕。遂遇疾焉。竪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竪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竪牛

个東西廂置虛命徹空器示若叔孫已食昭子豹之庶子夫子指豹盡逐之也

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叔孫不食。卒。牛立昭子而相之。

五年 是年秋秦景公卒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 季孫謀去中軍。竪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正月。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竪

失得猶言大作謂言殺其父也　不以立己易豹

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竪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竪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竪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胡 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

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見上二年至河復傳 左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

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是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附左晉韓宣子如楚逆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

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而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于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于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

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強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

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胡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于史策微也牟夷何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挾我以利而我

入其利兩譏之也爲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
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爲已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
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
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邑而言及者
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
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
以成之惰也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全]汪
氏歷三時乃得
歸書至危之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左]莒人來討不設

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全]張氏晉人方欲
止公而受牟夷敝莒人不顧伯討君辱
大夫之專可見矣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全]李
氏此爲楚通
越制吳之始 [左]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
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
楚子于瑣薳啓彊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
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
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
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

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龜
兆告吉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
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
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
其可以息師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
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
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
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
弗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
薳射帥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吳
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令尹子瑕言
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
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胡]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
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
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
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爲善而師亦
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爲主而
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一字襃貶義

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于夷狄。而其實不同。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爲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能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愼絕人之意也。

六年 秦哀公元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附左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夏季孫宿如晉 左 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

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陳

是見鄭伯也 蘇讀也言即匃乞物也

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柳比從爲之徵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

[胡]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孫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附左]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匃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薳洩而殺之 [全]高氏[三]書伐吳見楚終不得志于吳也

冬叔弓如楚 主下暨齊平傳 [左]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左]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全]汪氏 晉納捷菑則書弗克納此不書齊侯納北燕伯弗克納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也但齊景受賂而退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彊陵弱而非納燕君耳

七年 是年秋衛襄公惡卒

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胡]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于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

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于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考其事而輕重見矣

附左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

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三月公如楚（見上齊平傳）　左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

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

吹屈弓名

服寵以貴受寵服

匏居臺名

此臺

富都于容貌也都美也那閑也豎未冠者

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
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
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
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
懼乃反之
附國語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
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不
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
之昌大囂庶爲樂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

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
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
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
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
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
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
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
者。而後使大宰啓彊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
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
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

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
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
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
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
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
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
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
于大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
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
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

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
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
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爲之正以爲得事之正

叔孫舍如齊涖盟。（全許氏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附左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
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
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
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
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

伯有即良霄

洩子孔子之止伯有 以厲故立良止非正也故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祿從之後者以解說于民

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

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左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孔子六世祖孔父爲華督所殺其子奔魯弗父何孔父之高祖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僖力主反偃射作反側向朔

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

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武子卒子紇爲悼子未襲卒子意如嗣是爲平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衛襄公元年○楚年 夏陳哀公弱卒楚滅陳

附左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

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

〔胡〕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主後十三年平丘傳 〔左〕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全〕許氏財貨則困貧役煩則民叛縱情雕琢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宮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弗慮興唯宮室之崇乃為安禁乎公可謂志畢矣〔高氏〕前年楚成章華諸侯落之至是晉成虒祁諸侯賀之晉之效尤如此伯業之不振宜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左〕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全〕杜氏留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高氏〕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辨嫡庶也

秋蒐于紅 〔左〕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穀梁〕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根牟魯東北界商衛晉西界與宋衛接境防田之大限以藝為門建旃以表之質者中剡之木樬屐以葛草恐傷馬足也槷闑同流至也四寸為握旁兩軸各轚門四寸擊者及往也車往門馬御擊故不使入軌

〔胡〕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殺其于紅

豐暇車乃不出數取三十以供粒豆三者

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爲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吳僞師于戌音背 〔左〕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晉侯問於史

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

陳祖舜舜出顓頊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箕斗之制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箕通木生條也

葬陳哀公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與陳災同 〔左〕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黡會楚子于陳 〔全〕許氏楚既滅陳。威振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往會之

許遷于夷 〔左〕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 〔全〕胡氏。鄭許之仇怨深矣。至是鄭子產爲政。四鄰畏之。故欲遷于夷以遠鄭。〔高氏〕陳滅。許遷。皆中國之無伯故也

〔附左〕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頴。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屛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

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使趙成如周。致閻田

夏四月陳災 〔左〕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胡〕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于經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目擊其事魯史遂書之耳周景王弇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遂書于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附〕左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檀弓〕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其爲子卯也大矣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

秋仲孫貜如齊 〔全〕高氏曰此與齊平之故也齊平而不來聘則輕公非特居鄆時矣

冬築郎囿 〔左〕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 是年秋晉平公卒冬宋平公成卒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年會元傳 〔左〕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

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　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

胡　前已舍中軍矣。曷爲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子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爲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已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毋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全項氏伐

莒之役。三家並將。獨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可見叔孫氏之賢。雖曰家徒。猶使公臣帥之也。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　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不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

十有二月宋公成卒　左　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有一年。○晉昭公夷元年。宋元公佐元年。是年夏楚滅蔡。殺靈公般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全　高氏　卿共盟主之葬。猶可言也。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左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殺之。

刑其士七十人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

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胡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于蔡謀于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談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承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胡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于高平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主谷十三年　執意如傳）　左孟僖子

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　全汪氏自邾倚齊屢致兵于魯魯藉晉力溴梁執邾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庶其畀我之奔邾受臧紇之奔以懷盆洙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是以此盟設祀以修好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左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無以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

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胡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乃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諡歸姓胡女也）　左葬齊歸公不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

蒐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胡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楚虔殺蔡般葉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

懼之也。國未暇立乎其位。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

[附左]國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䖟蟁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

五大五官之長 襄十九年丹奔楚

曼伯即檀伯

拇音母

咫言少也

十有二年（是年春鄭簡公嘉卒）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穀梁]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全]不言于

燕未得國都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大夫納之。非也。於是齊景公有志於復伯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公如晉至河乃復（見後十六年至晉傳） [左]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宋元公立

[附左]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不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强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凡後二十五年孫齊傳〔左〕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重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

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

楚子伐徐〔左〕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爲

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

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
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
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
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
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
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
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
獲沒于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
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

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
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
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國語靈王虐白公
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
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
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
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武丁
能聳其德至於神明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
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
不敢專制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

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
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
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
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
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
畿田以屬諸侯至今爲令君君不度憂於三令
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王病之曰子復語
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
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
以規爲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

乾谿之亂

晉伐鮮虞　左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
入昔陽滅肥以肥子緜皐歸晉伐鮮虞因肥之
役也

胡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于虞以滅虢因
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爲謀而狄之不
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
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
所爲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
爲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爲

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决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昭公中

十有三年（蔡平公廬元年鄭定公寧元年陳惠公吳元年○是年夏楚靈王虔弑）

春叔弓帥師圍費（左）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請送子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胡）費內邑也命正卿爲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强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

觀起死在襄二十二

惡於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
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
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
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
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
著其實不沒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左楚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
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作亂圍固城克息舟
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

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
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
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
而速行已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
盟而遣之矣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
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衆
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
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
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
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

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
務牟與史猈先入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
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
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
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
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
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
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
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
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

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
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芉尹無宇之子
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乃求
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芉尹申
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胡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爲之援公子棄疾
君陳蔡土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羣失職以棄疾
命召比于晉既至脅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
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
楚虔弒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

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爲之臣。虔又弒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弒其君虔何也。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爲臣。則晉于欒盈是也。臣不以爲君。則公子鱄于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策其宗族。卽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國而坐如子鮮之于衛。安得以爲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弒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虔弒

郟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爲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爲曹子臧魯叔肸。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卿爲社稷鎮亂不自已。亦可也。今乃會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若此類是也。悲夫

弒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

（子玉卽觀從）（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子旗卽蔓成然）

爲卜尹。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

（大室共王祖廟齊作齋長入謂以次入）

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

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奥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胡〕按左氏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

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横。陵滅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爲申之衆。遷賴于鄢。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内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强之志。爲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囿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左）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

周之制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胡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辭諸魯曰寡人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求牲不歃相命而信自踰者矣有納斥候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

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歡求逞于小瞯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强衆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為後世鑒也

公不與盟

胡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斯亦可恥矣杜為直書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惴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涖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晉人執季孫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

湫從

〔胡〕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强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郠，中分魯國以自封殖，其不臣甚矣。何以為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亟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郠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

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附〕〔左〕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胡〕楚虔遷六小國　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為心，與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見後十六年至晉傳）〔左〕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見後二十四年吳滅巢傳）〔左〕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惠伯卽子服椒

十有四年 楚平王居元年見 年曹武公滕卒

春意如至自晉 〔左〕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

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胡〕其始執之爲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强之義也其終歸之爲土地猶太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爲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勤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携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

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胡〕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于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鄆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爲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慾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

邢侯巫臣子雍子亦故楚人鄐音勦 蔽斷也 戾 體竹弊

混行縣也

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廢吉凶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修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附左〕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十有五年（晉平公須元年○是年春吳子夷眛卒）

春王正月吳子夷眛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將禘於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

二月癸酉叔弓涖事籥入而卒

〔胡〕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而卒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左〕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

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
也
[胡]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棄疾以
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
曷爲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
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
聰明卒使吳師入郢及宗廟讒人爲亂可不畏
乎。爲國有九經而尊賢爲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
爲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
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

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
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爲之請以
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
奔以罪吳爲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
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
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
適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
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
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
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
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
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
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
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
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
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
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

[胡]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爲主將。
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爲期
而無矜恤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
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
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而春秋用
兵禦狄之畧咸見矣
冬公如晉 [左]平丘之會故也
[附左]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
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鎭
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

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鍼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

十有六年　吳子僚元年○是年秋晉昭公夷卒

春，齊侯伐徐　主前十四年意如至傳　〔左〕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全李氏此為晉伯之衰齊景爭伯之始事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胡〕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弒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見矣。

〔附左〕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

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其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强賈毋

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强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

及公至自晉

〔胡〕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焉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强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爲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恥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〇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　晉頃公去疾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 左 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西方鷷雉東方鶅雉南方翟雉北方鵗雉伊洛之南翬雉）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衰典章闕壞而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羞錄之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

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胡 林父之于潞氏士會之于甲氏荀吳之于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辭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虐內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

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向未知今乃星富代陶火星俱伏故言若火見必周之五月[illegible]

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

〔胡〕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中國

日蔽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君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胡〕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爲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强而楚削矣是故爲國必以得賢爲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爲

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孜其所書本末强弱之由其爲後世戒明矣

十有八年 是年春曹平公須卒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東北曰融風爲木爲火母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皆故知當火作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産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

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

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胡〕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

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鄅 鄅妘姓國。啓之後。○見下伐邾傳 〔左〕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左〕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于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于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

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

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附]左。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

[附]國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林麓散亡。藪澤肆既。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

十有九年 曹悼公午元年

春。宋公伐邾

[胡]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郳人藉稻。邾人襲郳。盡俘之。郳子從帑于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郳俘。此所謂舉罪執言之兵。歸郳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

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穀]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

[胡]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書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

己卯地震

[附左]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齊師入紀。[全汪氏]莒不事齊故齊景爭伯之心不下僖桓而欲計近功汲汲焉有事于徐莒以晏子之賢爲輔而亦不能有所匡正則所謂以其君顯者何足稱哉

[附左]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鄭大水龍鬭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 是年冬蔡平公廬卒

春王正月

[附左]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又交輔之。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大子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

川本此言將忘吳不得乎食州乎邵王僚

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于鄙

吳越春秋 胥貫弓執矢去楚。楚追之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使者俯伏而走。胥聞太子建在宋。欲往之。道遇申包胥。曰。楚王殺吾父兄。爲之柰何。申包胥曰。吾敎子報

楚。則爲不忠。敎子不報。則無親友也。子行矣。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亂。乃與太子建奔鄭。鄭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有漁父乘船而上。渡之千潯之津。既渡。漁父視之有饑色。爲取餉。胥疑之。乃潛身于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盎漿求之。不得。因呼曰。蘆中人。蘆中人。胥乃出應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食畢。因請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

宋蘇楷事玄事殺太子建評哀十六年左傳

姓字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胥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自沉於江矣。胥至吳。中道乞食。適會女子擊綿于瀨水之上。女子知非恒人。遂發其簞筥。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盎漿。勿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于瀨水矣。嗚呼。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于市。市人罔有識者。市吏善相。因語之王。而與之俱

李白曰女子者溧陽賓山里史貞女也

入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胡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爲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爲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爲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

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以其賢者之後笱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
及嗣賞延於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
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秋盗殺衛侯之兄縶 〔左〕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
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
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
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
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
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

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
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
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
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公孟有
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
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
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
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背皆
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
盗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
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
禮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見下南里傳 〔左〕宋元
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
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
問之則執而殺之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
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
地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
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華亥與其妻必盥
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

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
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
于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
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
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
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
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
使少司寇牼以歸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附〕左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

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
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
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
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
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
矣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
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
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
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
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

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
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
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
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
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
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
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布常
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
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
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

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
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
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
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
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
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齊侯至自田晏子
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
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
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

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
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
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
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故
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
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
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
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

爽鳩氏少皞之臣季蒯逢伯陵殷諸侯蒲姑氏殷末諸侯

萑苻音丸符

汔音迄

絿音求 遒聚也

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蒯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産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寛難疾數月而卒大

叔為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盗盡殺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寛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二十有一年 蔡悼公東國元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附左國 國 天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伶州鳩曰臣聞之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令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

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王不聽卒鑄大鍾 匡 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國 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今財亡民

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和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氏）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胡）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誘群公子殺之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

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附左）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敗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

濮衛廚邑大夫

楚謀逆

東國隱太子之弟

平侯名廬

公徒也衆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犯師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旣許之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 見前十五年 朝吳奔傳 左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亢蔽不信之人

春秋衡庫 卷二十六

昭公下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庚輿 左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

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巳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出奔楚

胡 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爲

質又求助于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奬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間

胡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

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農隙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洛陽袒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室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王室亂 左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

工之喪職秩者以作亂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遂奉王以追單子單子殺還子朝奔京劉子入于王城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胡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

圃次以示惡

夏爲庭戶。四夷爲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亂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三代家天下。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爲權。故季札辭國。賢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爲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殤生入而得繫于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爲來世法戒明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

(胡)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生死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蚠單旗臣也。而爲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爲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群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無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處猛當守王城單子朝也平宮平王廟肸子朝黨　東圉百工所在　敗績爲子朝之黨所敗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官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胡)猛未踰年。何以稱王。宗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皆禮之變也。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再書。以著上下外逆。爲後世之

王師分在二邑

深戒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王子猛卒。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晉箕遺樂徵濟師于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伐京。毀其西南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敬王元年　二十有三年　是年夏蔡悼公東國卒于楚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子詣嗣為大夫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見後舍至傳　左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范宣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

二師謂晉師王師

晉人圍郊　左二師圍郊。郊鄩潰。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乃還

胡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

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胡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

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死死道左而出奔于魯辛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爲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于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公子光曰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

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胡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爲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爲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

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别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天王居于狄泉 是爲東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王

尹氏立王子朝 左 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墻人直人六月王子朝入于尹尹圉誘劉佗殺之單

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單子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鄩取西闈攻蒯蒯叛

胡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為此說者誤矣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也豈猶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八月乙未地震　左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公為叔孫故如晉

胡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附左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大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有四年（蔡昭八 申元年）

附左春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之子何忌嗣是爲懿子）

叔孫舍至自晉　左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胡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爲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于乾侯覬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曰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爲後世勸也

附左三月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左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史記初吳邊邑卑梁氏女與楚邊邑鍾離之女爭桑兩）

家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兩都而去

〔胡〕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者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者入郢之漸西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爲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則土地爲首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是年冬宋元公佐卒

春叔孫舍如宋主後宋公佐卒傳　〔左〕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謀王室也趙簡

大首爲牛羊犬豕雞五牲麋鹿麏狼兎三犧祭天地宗廟者九　文山龍華蟲之類六米繪畫之事　在君曰政在民曰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　行行其德教務其時要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

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

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

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胡按左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盆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與南宮嚚并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鸜音劬鵒音欲

有鸛鵒來巢 左師巳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跦音誅 徵求也 褰音騫 襦音儒 稠父昭公名 宋父定公名

胡傳曰鸜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胡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肜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于祖己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肜音融 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

公鳥季平子庶叔父 公亥公若

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出。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

〔胡〕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以君伐臣。曷爲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

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師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脅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恐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左〕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

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公羊〕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

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

爲席以葦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
辭足觀矣

[胡]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顧娶孟子爲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爲禮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附]晏子春秋齊侯問公曰君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公曰愛我者我不能親諫我者我不能用內無拂而外無輔諂諛我者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而得反國豈不爲賢君乎晏子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後雖辯之譬之臨難鑄兵既噎掘井亦無及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子不敢嗣是爲成子 [左]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如齊與公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胡]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入曹氏生子妻意如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胡〕郓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
公取郓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
于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郓則
見公已絕于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
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
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
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
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陳氏〕齊侯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
郓而已矣是故取郓則書齊圍成則書公
二十有六年宋景公欒元年〇是年秋楚平王居卒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郓
〔胡〕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
稱居于郓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
鄭敬王未出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
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
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
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
叛君曰居于郓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左〕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

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
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
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
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
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
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
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
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
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
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

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
也請我受師許之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
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
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
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
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
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
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
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
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

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胡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于齊侯，使羣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見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主前十四年意如至傳

左 謀納公也。全季氏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之謀此于鹹于沙之漸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左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子西怒曰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左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胡 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於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全 呂 漢河南縣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 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

厲惡疾也　羣望之神　諸侯攜周召間稱其　攜王謂伯服　施音異　頿音茲　二世謂靈景　靈王也若顧也

爲後人之逃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

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

定公五年

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矣

之入鄩也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

[胡]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爲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

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疎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亦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

[附]左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

之儀。襄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
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
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
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
路寢公嘆曰美哉室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
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
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
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
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
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
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
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
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
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
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
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
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
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
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
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二十有七年　楚昭王軫元年○是年夏吳王僚弒冬曹悼公午卒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
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
聘于上國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
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
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
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

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
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
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
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
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遂弒王
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
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
敢怨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
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
吾

胡此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爲君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弒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晉陳及其子弟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

宮貞子曰季孫未如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季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兵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

〔胡〕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爲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畧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郲快來奔〔全家氏〕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郲快來意如復納之盾意如世濟其兇不

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爲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

〔附〕左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是後齊張晞傳〔左〕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全氏〕禮君饗大夫使宰爲獻主此公於大夫也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妾嫌也

二十有八年吳子闔廬元年曹聲公野元年○是年夏鄭定公寧卒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左〕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附左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附左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賈辛為祁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

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葬滕悼公

〔附〕左：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有九年（鄭獻公蠆元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左〕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胡〕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息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若齊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爲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左〕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

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全高氏齊侯此公于

大夫。故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 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

而死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秋七月

[附左]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

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

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

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

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

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

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

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

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

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

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

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

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

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

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

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

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

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

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

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冬十月鄆潰 [穀梁] 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

不相得則惡矣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胡]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于魯尺地一民

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

愛後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

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于外猶不惕然恐

懼蘄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

乎噫故書以爲後世戒

三十年 是年夏晉頃公去疾卒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胡] 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

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

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

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

貳嗣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
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
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
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
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
其所無。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
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
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
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
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
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
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
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
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
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 吳子使徐
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
大封而定其徙。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
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
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
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
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
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
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
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
歸。將焉用是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
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
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
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
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附左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
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
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
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
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
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
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午元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

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胡]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于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為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不言邾闕文

[左]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

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公羊氏〕闞魯地書取以見季氏據國公無尺土矣〔穀〕得魯邑稱取之於外云爾

夏吳伐越〔左〕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薛氏〕夷狄相攻本不足道見吳越之事始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左〕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獻子臨之以為成命

〔胡〕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王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附國語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魏獻子為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

飫詩以歌 支非者

玄王契也

自幽王歌 至十四世

皆周之道 宗長育賢

材惜山川 火敗 小

周闕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
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
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
遺後之人使永鑒焉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
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卽
慆淫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
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
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
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
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

守府之謂多何可與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
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溝瀆
其有悛乎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補）明年魏獻子卒范中行之難
周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
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
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
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
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
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
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
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胡）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
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
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
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
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
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

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權也而
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
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後世戒公雖失國然
每歲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
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
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
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

定公上（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

敬王十一年　元年（曹隱公通元年）

春王

〔胡〕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還卒于甯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漢五行志宋仲幾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仲幾曰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胡〕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于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以絀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毋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季孫願與子從政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

從公者皆自壞隤反
〔胡〕昭公之喪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
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
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
王之崩在四月乙丑翼日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
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王
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
待崇朝而後定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
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機
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

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喪定公之即
位春秋詳書于策為永鑒耳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左〕季孫使役如闞公氏
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
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
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
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葬
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立煬宮〔左〕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
宮
〔胡〕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其曰立者不宜立也
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全萬
氏〕煬公以弟繼兄故季孫立之以推其舍適嗣而立定公之非
冬十月隕霜殺菽
〔胡〕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
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全何氏〕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孔氏〕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觀謂之闕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兩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

秋楚人伐吳借昭公十七年長岸傳〔左〕桐叛楚吳子使舒鳩
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
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
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
門其外為庫門而皐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

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傳公宗修
泮宮復閟宮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
也。必有不當爲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
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
者物必正。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
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爲非
何以禁李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見後聞事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左 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

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
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遂卒。莊公卞
急而好潔。故及是

旋小便也　牀卧牀也　卞躁疾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 隱 盟于拔　左 修邾好也　全氏 汪啓
以大夫而盟邾君。紊君臣之分也。邾隱公
父喪纔九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

四年 是年春陳惠公吳卒。曹隱公弑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
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
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
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
唐人或相與謀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
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蔡侯歸。及漢。執
玉而沉。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
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
楚。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

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
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
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
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
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明日或旆
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胡 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爲無道。憑陵
諸夏。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
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
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

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禍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略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胡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爲敵所執不死於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于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

恃强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畧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左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隷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

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屛周故周公相成王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皥之虛分康叔以大路

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

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胡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爲此盟書公及者內爲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顯卑馳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全王氏許四遷皆受楚令經悉以自遷爲文蓋避害就利而驟遷也然不能修德固圉而遷徙無常亦何益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全高氏晉以伐楚召諸侯而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

劉卷卒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見下柏舉傳　左楚爲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全許氏討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惟中山是伐晉與衛師者威勝不行於強暴而行於寡弱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左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

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

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
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
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
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
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
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
以其乘廣死　〔公羊〕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
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
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

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
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蔡侯拘于楚歸請師于
吳伍子胥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
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
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讐奈何曰父不
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
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
〔胡〕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横盟主
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
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

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
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
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
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
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
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
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辛皆懷誅楚之
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
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爲善故因其
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

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　〔左〕吳從楚師及淸發將擊之夫槩王
曰困獸猶鬬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
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
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
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出
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
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
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
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

申包胥楚策作棼冒勃蘇

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王奔鄖鄖公辛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

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補國策贏糧潛行上峥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國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補國策雀立不轉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乃蘇〕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吳越春秋〕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申包胥亡在山中使人謂曰子之報仇不以甚乎子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也〔穀梁〕吳伐楚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

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昭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

〔胡〕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於其君之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

虎懷俱季家臣改君步然後改玉

主子季孫也子洩不狃

文伯名歜

殺其父兄，縶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太。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全〕家氏吳乃太伯之裔不與楚同使之入郢之後止兵休撫命蔡昭子胥之徒分定楚邑撫輯其民人請命于周正楚共靈以來憑陵諸夏之罪削而奪之以其地封有功諸侯而吳不自有則桓文之業成矣而志不在大驕心易生敗不旋踵良可惜矣

五年　陳懷公柳元年　曹靖公露元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左〕以周亟，矜無資。〔全〕胡氏公穀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畧而不序何也蔡爲楚困則環視而不救吳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

於越入吳　見哀公十三年入吳傳　〔左〕吳在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子斯嗣是爲桓子　〔左〕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

僮僮家未習也

辟避罰

冬十月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胡〕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讐，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

〔附〕國語：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

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氏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先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

洵音恂 無聲涕出也 涕謂 明 為婦為夫者年長知事

惧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子州仇嗣是為武叔

[附左]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

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吳子入于郢。初鬭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

獲觀虎事在三年

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令尹子西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莊子]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王。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焉。王曰。強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謂子期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

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然豈可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遂不受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全許氏]晉以土地之故。縱兵横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　君子是以惡晉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林註]游速太叔子。○斯元成公立　○見昭公二十年滅黃傳

[左]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〇公至自侵鄭 [左]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補]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晉閒諸戎周故晉使魯討之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傚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全]季氏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徵之後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公山不狃氏犯陽虎之專故托公以出師耳

今豚澤衛地

昭兆寶龜

太姒文王妃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全]季氏遂得臣之並使所遂邪謀之所起斯何忌之並使陽虎專僭之所爲、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也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溷祁犂子

楊楯以楊木爲干楯 楯音盾又音允

鞅言樂祁在八年

[胡]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犂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爲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全〕三家侈張，外有齊鄭之怨，故備而城之，是時陽虎欲去三家，託於懼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全高氏〕鄆自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二十一年鄆潰，遂貳于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家氏〕定公當以書辭告之齊，以景公之賢，必將歸之，不應遽用師也，明年國夏伐西鄙，自是連歲交兵，蓋始於此

〔附左〕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七年

春王正月

〔附左〕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左〕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全陳氏〕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盟鹹盟沙見後十三年朝歌傳）〔左〕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全汪氏〕齊侯執人而又書侵，貶之也，挾詐恃力，夫豈霸術之道乎，書執結以侵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伐宋書法同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左〕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全高氏〕齊叛晉與鄭盟，故為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許氏東夏諸侯唯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務德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伯，殊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是年春曹靖公薨，卒，秋陳懷公柳卒）

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見昭公七年暨齊平傳）〔左〕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子鉏擊之，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全杜氏〕報國夏之伐也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左〕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

顧而無繼，僞顛虎口，盡客氣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全高氏〕以公不與鹹涉之盟，且報春之再侵也

〔附〕賈誼新書：齊人攻魯，道亶父。時宓子賤治亶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民自艾，可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之。宓子蹙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退歸也案盡為齊取

公會晉師于瓦〔左〕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禮如執羔入夫執鴈魯始知之

〔胡〕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于齊，以移其國；季氏盡征于魯，以奪其上，

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爾矣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借後十三年朝歌傳〕〔左〕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

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晉故也〔全高氏〕以其爲晉興師故書侵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全高氏〕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爲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爲此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左〕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

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胡〕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也季人逐君而制其生死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于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盜竊寶玉大弓 〔左〕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

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于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子言辨

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九年 陳閔公越元年曹伯陽元年〇晉 年夏鄭獻公蠆卒秋秦哀公卒

春王正月

附左 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左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淮南子 陽虎之敗。魯人閉門而捕之。圍之三匝。虎奔及門。門者出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今出子。虎因揚劍提戈而出。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為之蒙死被罪。而反傷我乎。既。魯君聞失虎。大怒。問所出之門。有司拘之。不傷者被罪。而傷者獨蒙厚賞

胡 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恭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觀美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景衛侯靈次于五氏見後十三年朝歌傳〔左〕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于衛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

之三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春秋衡庫卷二十八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定公下

十年鄭聲公勝元年　秦惠公元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全〕平前八年再使齊之怒　○見昭公七年暨齊平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左　穀　史記〕齊大夫言於景公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將會于夾谷公以乘車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于夾谷孔子相焉為壇位土

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

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命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侯之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爲之奈何晏嬰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謝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以謝過

〔胡〕夾谷之會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遽止之而爲其臣曰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巳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强衆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左〕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全李氏〕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服人也此後書圍以力之不足服人也

（眉批：宵熸夜散　步其門之左右）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全杜氏〕三邑皆汶陽田

〔胡〕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於會所以禮相見郤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於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法言曰仲尼用于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

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妄也。其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于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侯犯奔齊。齊乃致郈

〔胡〕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彊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爲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子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

心也 傳在九年

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
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
肯適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 見下辰奔傳 [左]宋公子地嬖蘧富獵
十一分其室而以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
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
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
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
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
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

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曁仲
佗石彄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全]謝氏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全]杜氏謝致師也 [左]齊侯享之，曰：子叔孫
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
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
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
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宋公之弟辰曁仲佗石彄出奔陳
[胡]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無親親
之恩。曁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
之義。夫曁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
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
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大爲宋患，寵向魋故
也
[胡]出奔陳則稱曁，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

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
殺，而不可使爲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
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故不稱
曁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
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
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全]杜氏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魯自僖公以來
世服于晉，至今始叛○ 見後十二年朝歌傳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句音劬瀆 音折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左]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全]家氏曰再書衛彄伐曹者中國之無盟主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全]何氏季孫患宰吏數叛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邑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孫說其言而墮之

[胡]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使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夔山魈也一足人面猱身能言蝄蜽山精好學人聲惑人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大首曰羵

[附]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諸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今]杜氏結叛晉也○見後十二年郇歌傳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胡]按左氏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

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爲比亦不能爲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附家語孔子初仕爲中都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行之一年四方皆則之二年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由司空爲司寇設法而不用國無姦民○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七日而誅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者魯

之聞人夫子爲政而首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逵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初晉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愼氏者妻淫不制有愼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羔豚者不飾價男女行者別於途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焉孔子之始攝政也國人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孔子既用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伯伯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彌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文子微服往觀將受之乃語公爲周道遊往觀

終日怠於政事孔子欲諫不得望龜山而嘆作龜山操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唯以卒歲遂適衛

十有三年

春齊侯景衛侯靈次于垂葭　左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兹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

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置晉陽

是以爲邯鄲之衛所以相親不如侵齊云云欲侵齊而後從則衛好不絕恐之疑午不從趙稷午子以爲午家臣

濟水矣乃伐河內

夏築蛇淵囿 全壯氏書不時也李氏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若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已服强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夫非孔子爲政時

大蒐于比蒲 全高氏魯既叛晉而三桓日僭人之國已故數蒐焉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全高氏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如以禮爲國故黷戰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置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胡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篡弒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

知文子荀躒韓簡子韓不信中行文子荀寅魏襄子魏曼多范昭子吉射

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胡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隨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鄟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

於晉事。或賂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縱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全李氏〕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荀范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晉趙鞅歸于晉

〔胡〕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或謂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全李氏〕書大夫歸者九條

皆書歸。惟趙鞅不言自。季子書來。元咺稍復。特筆也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是年越子允常卒。吳子闔廬光卒）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左〕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胡〕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不為貪人之所怨。於其保其爵位。尚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見僖公十二年滅黃傳）

〔左〕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

闔廬闔越子允常卒興師伐越

將指足大指

奸。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左〕公叔戌之故也〔全高氏〕衛靈沈其于闗。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左〕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

入。必謂巳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怨

〔胡〕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於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夫椒之戰。復父讐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左〕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

蒯宋公子

盂邑名

婁豬求子豬也艾老也豭牡加

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朝歌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左〕范氏故也〔左〕宋至是始從齊也。齊宋崇獎亂逆。謀動干戈。大義亡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杜注〕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以賜同姓諸侯。親之共福。○見隱公九年南季聘傳〔穀梁〕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生曰脤。熟曰膰。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諸侯也。請行脤。貴〔全汪氏〕成公受脤于社。助祭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有功也。今定公受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聘。而于里賜宜社之肉。非祿助祭于京師。嘗是以為禮乎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

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

[胡]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全][高氏] 宋公不能容一弟使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弟皆以罪宋公也

大蒐于比蒲 [全][張氏] 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也

邾子來會公 [全][李氏] 會公于比蒲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 [全][杜氏] 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十有五年 吳子夫差元年 越子句踐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借哀公二年句繹傳 [左]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全][汪氏] 邾子以去年來會爲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亦甚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全][何氏] 偏食其身災不敬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 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爲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爲

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全][高氏] 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 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全] 宋公子地奔鄭鄭爲之伐宋欲取地以寘之納宋叛人之可罪矣又伐大國以居叛人自此二國搆兵不已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左] 謀救宋也 [合] 齊衛新與宋鄭故爲宋而出

爲鄭而次不果救故書次按左氏五氏之次伐夷儀垂葭之次伐河內則此次疑亦爲謀晉而出故明年有伐晉之舉與楚次厥貉事同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冬城漆（張氏）謀伐邾也

里而裁設板築處圍壘去城一里裁者在又高再築者本計如此也

春秋衡庫卷二十九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哀公上 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於十四年獲麟春秋絕

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胡）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畧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讐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附左）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

浞娶浞子封于過澆音斟二斟夏同姓諸侯相所依也后相失國依于二斟與復爲澆所滅基每也戒備也椒澆之臣捨免也虞息有虞君一成十里一旅五百人女艾少康臣季杼少康子豷澆之弟音戲過澆國戈豷國欲飾此句亦無及已

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

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敎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史記）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棲于會稽。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柰何。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于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請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

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語吳王曰。越已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欲使范蠡守國。蠡對曰。甲兵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

（吳越春秋）越王別于浙江之上。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飛去復來。因歌之曰。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江湖。離我國兮去吳。妻

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爲奴越王聞歌內慟乃
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　〔國語〕越王與范蠡
入宦于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至于國句踐說
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
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
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
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
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吳其身親
爲夫差前馬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
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

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
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
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
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
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
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
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
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
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
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

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
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
之食　〔吳越春秋〕越王志復吳讎目臥則攻之
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
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使國中
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吳王得獻乃復
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　〔國語〕吳伐越墮會稽
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賓發幣
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客執骨而問曰敢問
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于會稽

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
爲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
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
芒氏于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
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
十之數之極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胡〕鼷鼠食郊牛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
時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
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

王追念周公勳以重祭得郊禘大雩欲俾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

[附左]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

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全]

[氏]前此齊衛五氏垂葭之次皆遣偏師伐晉而二君但頓兵次止以觀其可攻與否故皆書次

以著其無名妄動之罪今此並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為文者著伯統之絕而受諸侯之兵且譏齊衛之黨叛臣而陵霸國也夫范中行晉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豈足為盟主無惑乎齊衛之伺釁矣然天下之惡一也黨君助臣不亦傎乎書曰齊侯衛侯伐晉文貶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借下句釋傳

二年 是年夏衛靈公卒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左]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胡]葛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

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逆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强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强乎季孫，何獨無得？季孫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左〕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子南名郢）（三揖卿大夫士）

滕子來朝。〔全〕〔汪氏〕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滕之朝九，始於隱十一年，而止於是年。滕與魯皆侯國，而自隱至哀，棲棲於兩觀之間，微弱甚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左〕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季氏私考〕按蒯聵本奔宋，而趙鞅納之者，必因靈公卒而至晉求納也。衛已立輒，蒯聵不得入，而但居于戚耳。

〔胡〕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遂得遂仕進 志父趙鞅名 屬辟棺之重數辟音璧 大子蒯聵也

師敗績〔左〕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

勝鄭聲公名 午晉定公名 蠭旗名 尨范氏臣

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

弢弓衣 靷音引

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全〕汪氏鄭黨叛人固罪也然趙鞅不能引咎責躬遇鄭師而震慄失措既而幸勝且以為功相夸不思以力勝人奚足恃乎春秋以趙鞅主乎是戰蓋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胡〕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洩庸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吳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遷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

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復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誰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

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乞與獵其以請還于尖爲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三年(衞出公輒元年。是年冬，宋景公卒)

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求援于中山

【胡】蒯聵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爲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衞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衞之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爲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

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然則爲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衞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衞之臣子舍爵

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爲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夏，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内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

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稾，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胡】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爲悅而不毀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

【附】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

肅慎九夷之國故曰遠

楛音戶之閒

大姬武王元女

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分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全〕杜氏魯黨范氏故懼晉。此年四城〔許氏〕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沸騰。而取田城邑。可謂不畏天命矣

宋樂髡帥師伐曹〔全〕討樂大心之亂也。曹本屬宋。既而叛之。此蓋公孫彊爲政之時

〔附左〕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國〕周人殺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左〕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

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史記〕季桓子病。輦而望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之。公之魚曰。昔吾先君之用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召冉求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季氏私考〕公子駟之黨不附遷議。故放之于吳。所以媚吳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全〕高氏邾子已受盟。而二卿踰年而圍之。魯之暴信甚矣

四年秦悼公元年○是年蔡昭公殺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左〕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霍

〔胡〕蔡侯背楚訴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

夷虎蠻夷叛楚者眅音攀致招致其民也

司馬名眅起發也豐析二邑名

少習商縣武關命言將伐晉

三戶楚地詐為蠻子作邑立宗

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全陳氏]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全汪氏]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以私忿擅執小國之君又不歸諸京師其罪大矣[李氏]伐曹執邾之役蓋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權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左]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胡]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郛[全杜氏]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全胡氏]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亡國之社屋之武王克商班其社於諸侯以為廟屏其災者人君縱心不能警戒之象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〇葬滕頃公

五年 是年秋齊景公杵臼卒

春城毗[全杜氏]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全汪氏]宋公會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强陵弱故托是討之以圖伯歟然景公內不能正其國區區脅制以爭伯權是以鄭衛宋魯皆從之而不心服也老將衰而髦及之猶不知有無何身沒子弒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顯抑末矣

晉趙鞅帥師伐衛[左]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

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邯鄲降荀寅奔鮮虞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主死王生授我矣我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韓非子〕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后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秋九月齊侯杵臼卒〔左〕齊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 齊安孺子荼元年是秋楚昭王軫卒

春城邾瑕〔全〕杜氏備晉也〔高氏〕瑕邾邑魯未嘗取于邾而遽城之見魯之逼邾也繫之邾不與魯之擅非人土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左〕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左〕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全〕〔張氏〕夫差修怨黷兵以取滅亡故春秋復狄之

〔附〕史記楚昭王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迎孔子孔子至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於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

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遂及高張來奔

〔全〕許氏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弑君之謀得肆矣

叔還會吳于柤 〔全〕許氏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於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李〕氏然後有黄池之兩伯中國為吳魯不得不任其責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楚子在城父將救陳有疾庚寅卒于城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左〕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夜至于齊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

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公羊〕景公謂陳乞曰吾

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陳乞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

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胡）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己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弒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謀終被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全高氏）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用兵于邾積明年入邾之亂

宋向巢帥師伐曹（全高氏）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為入曹起也

七年 齊悼公陽生元年 楚惠王章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左）鄭叛晉故也（全張氏）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左）衛不服也（全高氏）衛輒拒父六年矣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于衛故書侵

夏公會吳于鄫 主襄公十年殺三卿傳（左）吳來徵百牢子服

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

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
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
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
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季康子
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
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
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
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
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

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魯德如邾而
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
鐘聲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
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
足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
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茅夷
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
馮恃其衆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
愛也懼君威之不立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
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

子從之
〔胡〕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
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
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
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
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
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
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為惡
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
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

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矣
宋人圍曹（見後入曹傳）○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宋人
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
不救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
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
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
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
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
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
乃行彊言伯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

宋弱之從邇晉

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

春秋衡庫　卷三十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哀公下

八年　曹亡是年

不行厭兵之道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胡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伯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如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魯本事人稱貸也言名大實小　未臣未仕他國　曹所隱託勿為之讎　子洩即輒

吳伐我　左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

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

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吳人盟而還

[胡]吳為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人致賂。晉人不可。國佐請合餘燼。背城借一。遂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左]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左]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之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

秋七月

附[左]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左]季姬嬖故也

[胡]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文

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息也以此見國君之造惡不
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
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
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
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辭也去逆效
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
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益來
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附左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
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主隱公二年鄭人伐衛傳 左鄭武
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
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
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
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全李氏恭虞而俘之曰取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

夏楚人伐陳 左陳即吳故也 全汪氏陳之為國屢滅于楚而僅存者也今而從吳亦以楚之屢伐而求以自託耳楚不思自反而憤陳背己攻之不已明年結復伐之十三年申又伐之亦橫不道罪不可勝誅矣

嬖音[illegible]

邗音寒

秋宋公伐鄭 全汪氏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憯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附左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冬十月

附左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 是年齊悼公弒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見桓公六年寔來傳 左邾隱公來奔
齊甥也故遂奔齊 全陳氏吳人討邾奉太子為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是為自失國也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公會吳子
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
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
人敗之吳師乃還

胡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以卒書者亦猶鄭伯
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
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
侯為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
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讙及闡
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

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

夏宋人伐鄭 [全]許氏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全]吳氏吳衛遘齊喪而言之言乃乘齊喪而伐之晉之不善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全]師氏公會吳狄以伐強國夷狄之心不可信而強國之禍不可測其危可知矣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全]季氏彄蒯瞶之黨。今歸于衛。必從輒而棄蒯瞶。故蒯瞶入國彄復奔齊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胡]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爲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爲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十有一年 齊簡公壬元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冉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

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人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史記冉有爲季氏將與齊戰克之康子曰子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固

之則可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弟子蓋三千焉

〔胡〕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於高宗曰惟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在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爲是取讙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及陳轅頗出奔鄭 〔左〕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全〕計氏春秋書轅頗之奔所以爲人臣用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家〕氏聚斂病上考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爲政也而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〇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

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十二年入吳傳）左爲郊戰故公
會吳子伐齊克博至于嬴齊國書將中軍高無
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
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
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
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
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使問弦多以琴曰吾
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
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
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

獻於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製
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
不衷何以使下國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附左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
日矣

附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
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
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一
人善射百夫決拾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
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
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
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
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
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
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
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
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
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
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

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
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
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
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
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
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
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
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
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
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

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
也。夫越非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強
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
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
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
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
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
摧，爲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
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
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

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
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
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吳越春
秋：越大夫種使吳請糴。子胥諫曰：非請糴也，以
入吾國伺吾間也。今王捐國家之福以順糴人
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豸鹿遊于姑胥之臺，荆
榛蔓于宮闕。王弗聽。　國語：吳王夫差既許越
成。乃大戒司徒，將以伐齊。申胥諫曰：昔天以越
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夫越王之不忘敗
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間。今王非越是

反人爲鏡始見成敗以水爲鏡見形而已

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
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
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諭諸夏
而圖東國，三歲于沮汾以服吳越，三軍叛王于
乾谿。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
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于姑蘇。天奪吾
食，都鄙薦饑。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
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
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有
及乎。王弗聽。　左：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

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
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
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
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
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
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
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
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於
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
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

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國語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明聖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于荊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自多先王鐘鼓實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見王之親爲越禽也請先死將死曰以懸吾目于東門以見越之入吳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左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論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

先王制土三句出國語截乎也大夫家也微徵鰥寡孤疾之賦也蔵軍旅之歲至廢也十廢曰稟十莒曰稷旨宗六百四十斛也漆林地產賦

一助而不税曾自宣公初税畝後世遂以爲常
而不復矣至是三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
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
其有無（補國語臣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今用田賦軍旅
之徵非矣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
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
夫家漆林之税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
民爲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
今三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
[illegible]衛庫　春王十　末
何以爲國書曰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
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
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全季氏古者田出租里出賦蓋收疆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也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復令農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胡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
姓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綴
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
不通周道然也昭公欲結好强吳忍取同姓不命
於天子以覆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

鄖音云　子羽衛大夫　子木亦衛大夫　摶擊也　猘狂也音制

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
公會吳于橐皋（主襄公十年　穀三卿傳）【左】吳子使大宰嚭請
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
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
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
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
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主襄公十年　穀三卿傳）【左】吳徵會
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
子羽曰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
[illegible]衛庫　春王十　七
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
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
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
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
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
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
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
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
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

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踰黨而崇讐也。大宰嚭
說。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
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
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
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
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全】李氏曰。自皇瑗
伐鄭者再。宋亦可以釋憾矣。而向巢之師復起。必欲殺平元之族而後已。全師覆沒。亦蹈前日鄭人之覆轍。佳兵好還。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主】隱公二年鄭人伐衛傳　【左】宋向
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
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國語】吳王夫差既勝齊。
殺申胥。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于商魯之間。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越王
句踐乃命范蠡帥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乃率
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

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
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二者
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齊宋徐夷將夾溝而
㢘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
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
不忍。必會而先之。王曰。圖之將若何。王孫雒曰。
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
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
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虛無遷。彼豈能與我行
此危事也哉。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
以奮其朋勢。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
柄。而先罷之。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
王志。乃能至于吳。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
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
以為徹行。萬人以為方陳。王親秉鉞。中陳而立。
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王乃秉枹親鼓。勇
怯盡應。三軍皆譁釦。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乃
令董褐請事。曰。兩軍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
國越錄而造于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
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無姬姓

長弟猶云長幼

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
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狄
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
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
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
得事君亦在今日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
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
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而不可徒許也
鞅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
失禮於天子貢獻莫入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

長弟猶長幼之序

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
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荊蠻之虞禮世
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
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
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荊蠻則何有於周室夫命
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
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
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
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
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曰昔

者楚爲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
國吾先君不貰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以與
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
今齊侯任不鑒于楚又不共承王命夫差不貰
不忍遊汶伐博簦笠相望于艾陵夫差豈敢自
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沿江泝淮闕
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
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苟伯
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
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無憂䘏不唯下

上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
余一人兼受而介福

而汝也介大也

[胡]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內中
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
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
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
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
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伯業不
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己爲長
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illegible]

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傅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于突厥倚以爲助劉文靖之策失矣何况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爲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屨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左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

隧道也　彌庸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旗

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無所係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吳越春秋王令國人各送其子于境上國人悲哀皆作離別之詞曰躒躁摧長惡兮擢戟馭殳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觀者莫

不悽側王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爲之軾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皆被兕甲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

胡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人吳所謂因事屬詞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

墨面黑色　儀吳大夫有山魯大夫繠如累切言上人服飾備而已獨無褐賤服言得見旨酒而不得飲也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飢渴所以敗　殳音殊擢竹爲之　習流善水者

明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若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篡行交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夫子爲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于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圭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熒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産之祥蓋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亦常理耳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爲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

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于獲麟其以天道終乎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傳見前下續經乃游夏之徒所為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左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左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

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左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享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

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

氏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奔齊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

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左 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孔叢子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民不附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乘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振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可矣曷至懼之哉

十有五年

孔圉即孔文子蒯聵之姊即孔伯姬僮豎僕

蒙婦人衣不使人見

與猳欲以盟故咨加

季子子路也爲孔氏邑宰獲衛大夫行爵公炙示不以亂廢常及於不及已

無入爲也言輒已出無爲復入

衛公孟彄出奔齊 左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于廁强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

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　家語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孔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孝子傳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將報父讐問於孔子孔子曰行矣盂黶知之告於衆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西決戰其日盂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盂黶殺子路而以死成子崔之孝也　說苑子羔為衛士師嘗刖人足及亂走郭門刖者門焉謂子羔曰彼有徑子羔曰君子不徑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竇曰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曩者親刖子足子逃我者三何也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遂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此臣所以悅君也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衛侯輒來奔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歿　左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史記孔子年七十三卒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冢上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徙而環居者百有餘家因命曰孔里

子木卽建也

沈諸梁葉公子高也

護攻也

比子西於鄭人

左國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
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
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
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
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
西欲召之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
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
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吾聞勝也詐而亂
彼其父爲戮于楚其心又狷而不潔若其狷也
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夫造勝

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
寵之貪而無厭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
不居矣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
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蚤除之舊怨滅
宗國之疾眚也爲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
恐其至也是之謂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
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
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
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
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

弟謂用人以次

二卿子期子閭

備邊也

物偏重則毀管修齊賢大夫管仲後子閭平王子啓五辭王者

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
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
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
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
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
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
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
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
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
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

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葉公在蔡方城之
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
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
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
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
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
有死不能遂殺之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
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
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
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

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于葉

十有七年

國語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蠃于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越王曰善至于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惟恐弗及王曰諾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問之死者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

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安之貧者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

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乃召五大夫問戰。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

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于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

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躁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遂入吳。

左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于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二十二年

國語越圍吳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于越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令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

昔者上天降禍于越。委制于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于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哉。君王已委制于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反。范蠡不告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于姑蘇之宮。越王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

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爲敝邑宸宇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蠡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所終極王命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史記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于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王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史記田常欲作亂于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

於越王覺　差羞恨之　間於以求

鄉方也征討正其封

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
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王是君上驕主心下恣
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
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
之立于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
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
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
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
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
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

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
加銖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
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
也以扶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
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
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
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
魯越之彊不過齊王致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
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
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

失時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
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
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
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
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
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
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
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
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
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

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
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
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于
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太宰嚭用事順君之
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
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
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
晉臣請北面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
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
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

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
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
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虚莽賴大王
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
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
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
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强救弱困暴齊而撫
周室請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
鋭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
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
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
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
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
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
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
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吳與齊將戰彼戰而
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
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
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于
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

臨晉與晉人相遇黄池之上吳晉爭强晉人擊
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
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
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宫殺夫差而戮其相破
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
强晉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二十四年

[左]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
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
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

[左]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
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
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
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
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
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七年

[左]夏四月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患三桓之
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

臣多聞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
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
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
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補史記三
桓攻公公奔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國人施公孫有
山氏列國史哀公好士而不能用故及於難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
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
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
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
先主文子少釁於難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
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
其名譽及景子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
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
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
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
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
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
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
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
賞尹鐸○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
淮爲蜃黿鼉魚鱉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
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
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
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
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
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
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
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
二年而知氏亡○還自衛三卿會于藍
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
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
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
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亟治之難
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
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
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

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
難而殺知伯于師遂滅知氏

春秋衡庫三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馮夢龍撰夢龍字猶龍吳縣人崇禎中由貢生
官壽寧縣知縣其書爲科舉而作故惟以胡傳爲
主雜引諸說發明之所列春秋前事後事欲於經
所未書傳所未盡者原其始末亦殊沓雜

春秋四傳通辭十二卷

〔明〕陳士芳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春星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四傳通辭十二卷》提要

胡氏傳序

胡安國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

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

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禮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

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于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于斯時奉承詔旨。輙不自揆謹述所聞之說以獻。雖微辭奥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發凡 八則

一諸家著傳論議異同時代沿革紛舛益甚故董子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務余總四傳而輯之皆經必變尊經必錄卽有經義稍悖辭采爛焉亦必一一表出令學者通其與義或繇彼形此或緣一違多胡氏曰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於聖人比屬之指庶有當爾名曰通辭良以此也

一聖經筆削一字必存微義諸如空月皆錄全文始不失稚圭宗經之意

一左氏如周鄭交質及觀魚取禹諸篇不啻家絃戶誦其精該博洽之文開卷卽掩余爲之芟彼存此一洗陋習非過爲好尚震人耳目也至若隱公以前獲麟而後無關聖經皆不具載

一公穀劉元城以爲皆解正春秋然二家儘多矛盾在觀者善於取衷今人偶竊一二句法侈口高淑可典不知公穀辭辨而義精學者玩辭以義爲主庶免訛舛之嘲

一胡氏春秋以爲要領然天理人欲三綱九法之說篇中疊出務一力掃之然采衷衆論大義嚴直攬其尤要寧詳毋畧李延年所謂玩味久而有得也

一註三傳祖註疏註胡傳祖大全然字非難釋不音義非難通不解務遵簡約便於覽觀

一坊本於十二公各年首重載諸國廢興殊覺駢指今總列帙首使人一覽可盡

有經無傳而旁出於他傳毋論已又有事實始終未明者當廣引以發明之如國語史記吳越春秋繁露呂覽管韓諸書未必盡收茲盤間附篇末以志同歸

丁丑孟秋奏星堂主人小記

春秋四傳通辭卷一

浙汜陳士芳清佩輯

隱公

公名息姑惠公庶長子母聲子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三而至隱公在位十有一年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胡傳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于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爲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于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爲司徒。善于其職。（詩緇衣）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鬯。（書文侯之命）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亦文侯命）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甍。謚爲文侯。（如桓侯類）則。列國猶有請謚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彊于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

（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絕春秋乃作自隱公始也）

之譏(水惕之)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毋適冢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賵人寵妾是拔本塞原自滅之也春秋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己未(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胡傳 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于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春王正月(按隱公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書王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於天下也)

公羊傳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適音)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

(母以子貴之說諸儒皆以爲誤)

穀梁傳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言隱意不取爲魯君)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

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伸同)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議論讓此爲正)

胡傳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商)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

亥爲正。泰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繇起也。

春之爲夏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兌正秋也。以兌爲正秋。則坎爲正冬必矣。今以冬爲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爲正。固不可行矣。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於今。卒不能易。謂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此私盟之始）

胡傳 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脩睦爲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爲。惡隱公之私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寤生難生之）。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後奔共）。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東虢君爲鄭所滅）。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兩屬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illegible]

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
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
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
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
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
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
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
之鄭志

胡傳　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
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
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
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以叛逆討
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
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
周公誅管蔡非兄弟乎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
叔于商辟之爲言法也克則勝敵之謂也詩序
叔處于京國人悅之鄭伯畏而目兄弟爲寇讐
以言克焉其亦去辟之義遠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胡傳（交諸侯之始）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
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
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于屨人道之
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
紀法而脩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
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
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

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
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此參盟之端）

胡傳　凡書盟者惡之也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
祝作其詞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
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而謂凡書盟者惡
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
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
掌于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況私捐要誓慢鬼神

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此王臣私交之始

穀梁傳 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場音亦畔也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胡傳 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韓宣惠王兩用公仲公叔繆留曰多力者內樹黨寡力者藉外權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漢武帝令嚴助論淮南王與之相結而還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盧攜初為相嘗薦高駢駢變破黃巢攜奏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後攜倚駢為以立功崔胤之於宣武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崔胤為相素厚全忠全忠表言胤有功故復相而貶陸扆中外畏之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王行瑜李茂貞以破賊恃功杜讓能出兵討之時崔昭緯為相陰結邠岐行瑜等合兵拒官軍乃貶讓能與二鎮約和經于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進者[illegible]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

公子益師卒

胡傳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于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彄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與

庚申平王五十年　二年

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

春公會戎于潛此書會之始亦書會戎狄之始

穀梁傳 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胡傳 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漢歲以金絮采繒奉夷狄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漢宣帝時以單于非正朔所加位在諸侯王上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晉時尚存叛洛餘種于關中江統作徙戎論使還塞外）駁戎之道正朔所不加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此入國之始）

無駭帥師入極（此大夫專兵之始）

胡傳 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此盟戎狄之始）

胡傳 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春秋莫謹于華夷之辨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于日者必以事繫日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于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于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于尚結贊雖悔于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緰音須）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公羊傳 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以行）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禮婦人無外事母命不得達）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

（文王十二歲生伯邑考十五歲生武王則其娶太姒乃爲世子時也）

胡傳 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大雅大明）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大雅韓奕）則諸侯而親迎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

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昏也爲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爲君婚必稟君母之命君母之命無通于外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所命故裂繻不言使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外相盟之始

胡傳 凡闕文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則葬成風王不書天災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今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

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胡傳 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

鄭人伐衛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胡傳 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繯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爲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于脩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爲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

辛酉 平王五十一年崩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胡傳 經書日食三十六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小書

胡傳　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爲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或曰，封疆至重，不得越境以奔，而脩服于國，卿供弔送之禮，訖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爲脩服于國而可乎。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于方岳，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爲難，何獨難于奔王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殁之義哉。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左作君，謂聲子。

胡傳　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音附○此求賻之始。

穀梁傳　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武氏卒其子尚居喪未畢　其不言使，無君也。桓王在喪未卽位　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

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胡傳　君取于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胡傳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古者諸侯之邦交，閒閒殷聘，而世相朝，葢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

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

書宋葬以譏公好奇好高甚得公羊之指

相司服爲王制繐縗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穀作繆後同）

公羊傳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五月而葬）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諸侯隱痛）（也丁亥葬齊襄公是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

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與夷宣公子繆公宣公弟）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胡傳 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爲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

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于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于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于禮而不

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壬戌桓王元年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此伐國取邑之始）

穀梁傳　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于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胡傳　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

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

戊申衞州吁弑其君完（此書弑之始）

胡傳　此衞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弗從以衞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非公是也故傳有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此書遇之始）

胡傳　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草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比于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

左傳　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衞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

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衞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衞故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于衆仲曰衞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秋翬帥師（此大夫伐之始）會

左傳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公羊傳 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曰吾否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弒隱公也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胡傳 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傳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

自歸討之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奴侯）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一語不讓公穀

胡傳 于濮者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詞也夫州吁二月弒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胡傳 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禀命于天

子眾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于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于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

玉英曰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眾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眾心之爲大安也故齊桓非直[illegible]

之先君也乃率弗宓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然穀梁以爲晉雖得衆而不宓立春秋之義與正而不與賢也

癸亥桓王二年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穀梁傳 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夏四月葬衞桓公

胡傳 衞亂是以緩會往會故書諡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失位而見弑何以爲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衞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于王而私自諡爾

秋衞師入郕

胡傳 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衞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衞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公羊傳 考宮者何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

穀梁傳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

胡傳 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存不稱號殁不稱諡單舉姓氏者妾也

初獻六羽

穀梁傳 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夏大也執大雉之羽而舞也）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

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
樂矣。

胡傳 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
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
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魯僭天
子之禮樂舊矣。用于大廟以祀周公。其後羣公皆
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
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

此論正

邾人鄭人伐宋

胡傳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
爲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
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
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于宋
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爲主者何。此春秋
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螟 音冥。○蟲災始此

胡傳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詩。
去螟蟊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爲國
之大事也。故書。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胡傳 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不敢忘。葬
之加一等。恩禮之厚。明矣。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
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于亡國。一
也。其及宜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書圍之始

穀梁傳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
時。戰不逐奔。誅不塡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
木。壞宮室。曰伐。

六年 甲子 桓王三年

春鄭人來輸平

春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晉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 周禮稱人宰司稱氏之難而和之

胡傳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爲納成于魯。以利相
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然則善之乎。曰。平者。
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
爲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
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
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

東萊謂一語爲[illegible]之門極是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此齊魯交好之始）

附錄

左傳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即公子佗）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商書盤庚）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言芟刈夷殺此草以斷之復蘊集聚以朽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同伸）矣。

秋七月（闕文）

冬宋人取長葛

附錄

左傳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音忌至也）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乙丑桓王四年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胡傳　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于擯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酅、以全歸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左傳　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胡傳　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于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息于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此書土功之始）

穀梁傳　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

凡城之志皆譏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此列國來聘之始

胡傳 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年者齊僖公母弟也僖公私于同母寵愛與于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紬之遂成篡弒之禍故聖人于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爲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

秋公伐邾 此伐邾之始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此王聘之始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戎患之始

胡傳 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于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甸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吏則皆官正涖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爲過賓于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錄于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爲狄所滅則有由矣

丙寅 桓王五年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左傳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見逖許胡觀之顯驗矣

左氏云歸祊爲不祀泰山余攷尚書中候曰昔者聖主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殆王靈板蕩肆覲不虔赤綴駿于土華嵩柱圯于絕壁曲沃莊伯攺建夏正則已不奉誅主之正朔矣伯南之釋祊易許不已銳乎

庚寅我入祊

胡傳 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于天子之郊有朝

觀桓元年乃卒易祊田則知此易祊之難也

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于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于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祊近于魯。許鄰于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

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附錄

左傳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胡傳　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于大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諡。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諡易名。于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于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記于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于大上。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孟子謂之作。以

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此參盟之始

穀梁傳　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于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胡傳　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于參盟書日。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

有疑則請盟于會同聽命于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由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于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穀作包此好莒之始亦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

穀梁傳　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穀作無侅）

左傳　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以字爲展氏）

胡傳　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于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

丁卯桓王六年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胡傳　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于諸侯不可以若是恝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

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賑者一賵葬者四則問于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

胡傳　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

挾卒（公穀作俠）

夏　城郎（魯自受祊之後將爲鄭伐宋又恐其爾之疑其後故城郎以備之）

胡傳　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郈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

見而戒事（戌月角亢晨見東方）火見而致用（亥月心晨見東方）水昏正而栽（水營室星謂今十月）日至而畢（日南至陽生故土功息）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胡傳　周官行人月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爲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于中丘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于王都雖召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爲謀于防中則私相盟爲師期于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爲利以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與其文以此。

戊辰　桓王七年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爲師期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胡傳　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

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書敗未陳也齊鄭後期故公獨敗之）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胡傳　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于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郜取防直書而不隱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鄭勞民以務外故二國入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胡傳　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一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八年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鬬。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胡傳　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三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爲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

己巳桓王八年　十有一年（干寶曰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曰有）

春滕侯薛侯來朝（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左傳　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illegible]夏所[illegible]周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滕文王子叔繡後卜正杜云卜官之長）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穀梁傳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附）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許莊公弟）以居許東偏、（東鄙）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

父兄不能共億（共給億安）。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叔段奔共）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無寧寧也茲此也）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胡傳　不書弒。示臣子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非聖人莫能修此類也。夫賊不討。讐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

春秋四傳卷一終

春秋四傳通辭卷二

浙汜陳士芳輯

桓公

（公名軌。史記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夫人文姜。在位十有八年。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

庚午　桓王九年

胡傳　元年。即位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

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法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登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爲正。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胡傳 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卽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于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已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意在假許田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穀梁傳 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胡傳 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乎許故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非止隱國惡而已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傳 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胡傳 垂之會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

秋大水 書水災之始

冬十月

辛未桓王十年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胡傳 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

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 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然後動于惡故先書

弒其君

公羊傳 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胡傳 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于惡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淮南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于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范甯論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文舉高志直情。足以勁義概而忤雄心。

滕子來朝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胡傳　按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郑定公時有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憝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穀梁傳　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主人謂作鼎之主人故繫之郜物從中國謂是大鼎辭夷狄亦從中國之名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胡傳　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此書至之始

左傳　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壬申十一年　桓王　三年

春正月

胡傳　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爲周不班曆者。昭公本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

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爲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于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讐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公會齊侯于嬴 成昏于齊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胡傳 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胡傳 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于夜矣先儒以爲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

胡傳 娶妻必親迎或迎之于其國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館禮之節也紀侯使履綸來魯侯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左傳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

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穀梁傳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 廟門 諸母兄弟不出闕門 兩觀也在祭門外 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 般囊也所以盛帨巾之屬事舅姑者士昏禮庶母及門內施般申之以父母之命 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傳 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敝笱之刺兆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胡傳 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于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魯頌駉小序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于經是仲尼于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于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

癸酉十二年 桓王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此蒐狩之始）

（周正月夏十一月也狩合中冬[illegible]譏其遠）

穀梁傳 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胡傳 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

（郎則大野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胡傳 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晅賵仲子糾聘桓公然晅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晅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為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

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斜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甲戌十三年 桓王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穀梁傳 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擧二日以包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朝日如

胡傳 夫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爲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諼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己。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乎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胡傳 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卿大夫子弟。以父

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象賢。復相大戊。伊陟伊尹子。微子之命。謂崇德象賢。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丁公太公子。顧命謂齊侯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其子。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鯀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爲卿士。蔡仲之命。周公囚蔡叔于郭鄰。蔡仲克庸祗德。故爲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于草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敗亂其國家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

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二十五乘爲偏五人爲伍以伍承偏之隙彌縫之此蓋魚麗陣法）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通帛爲之蓋大將之麾執以爲號令者）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

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大雩（此書雩之始）

左傳　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建寅月）龍見而雩（東方七宿爲蒼龍建巳月見東方按月令爲午月見南方一日正雩在四月爲五月不雨脩雩故記之于五月也）始殺而嘗（建酉月月令孟秋天地始肅則是建申月）閉蟄而烝（建亥月昆蟲閉戶烝祭宗廟）過則書

胡傳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于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于已之寢禮也

螽（公作蝝）

冬州公如曹

胡傳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乙亥　桓王六年
十四年

春正月寔來

胡傳　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孟子以爲禮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

成敗全自少師

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矣

附錄

左傳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要其成）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漢東 水名）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藏精兵示羸弱）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季梁不如少師得君隨終必聽少師）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書大閱之始）

胡傳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眾庶脩戰法獨詳于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于四時之田訓民習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

蔡人殺陳佗

穀梁傳 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于蔡也

胡傳 佗弒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討也魯桓弒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弒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弒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弒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于此抑揚予奪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同 桓公子 莊公也）

左傳 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以禮接夫人重嫡也）卜士負之（負之以射天地四方）士妻食之（乳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命名）

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爲義。（若文王昌武王發）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于物爲假。（若伯魚四人饋鯉故名）取于父爲類。（有與父同）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廢爲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廢爲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具敖）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類也）命之曰同。

胡傳 嫡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于天子。然後爲世子。（與命諸侯之世子誓于天子）王后娠之七月。以金鐶退之而就宴室。所以肅戒也。太史持同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比及三月。太子生而泣。太師縕瑟而吹同曰聲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然後卜名。以生之辰合律以卜之。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

冬。紀侯來朝

胡傳 昭公棄晉主齊。至于客死。鄧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弑君之賊。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于貶。志不在于朝桓也。

丙子桓王十五年 七年

春二月巳亥。焚咸丘

胡傳 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魯在泰山之下穀鄧在方城之外兩君之好不相及也）

穀梁傳 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

丁丑桓王十六年 八年

春正月巳卯烝（程氏亦曰冬烝非過也恭書此以見五月爲烝之瀆）

胡傳 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于敬

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致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爲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瀆書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附錄

左傳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讐有釁不可失也

夏五月丁丑烝

附錄

左傳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黄隨不會使遠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閒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侯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未霜而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書遂始此

公羊傳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九年 戊寅桓王十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傳 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于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亦姑來朝

左傳 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胡傳 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于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己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聘于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于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

也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又焉得爲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己卯 桓王十八年 十年

春王正月

胡傳 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胡傳 以三國爲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庚辰 桓王十九年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胡傳 微者之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

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典師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胡傳 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于四方自以爲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没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憯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此書執之始）

公羊傳　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野留鄭也）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突宋外甥）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

胡傳　以天子命大夫爲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乃至于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于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

嚴公不念母不爲不孝曼姑距蒯聵不爲不順朱絲脅靈社不爲不敬祭仲廢君不爲不忠雖

詩傳說之
謬

然傷教害義能免范武子之譏乎讀者但取其文詞已也

突歸于鄭

胡傳　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

鄭忽出奔衛（此書奔之始）

胡傳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于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蘀兮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于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爲鄭忽言也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

至于壞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于野皆楚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

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 此大夫會盟之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胡傳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

聖人皆存而不削于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

辛巳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公作毆蛇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公作鄅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衞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胡傳 旣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于鄭而無厭屢盟于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壬午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衞師燕師敗績

三月葬衞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未桓王二十二年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衣之舒冰失之慾衣周失紲深藏奢減無煥乎

無冰

胡傳　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淩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淩人之職頒冰于夏其藏之也涸陰沍寒于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

夏五

穀梁傳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梁作禦）

穀梁傳　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穀梁傳　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大人親耕兼甸之事）是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兼甸謂三宮米必待甸師致粟今乙亥去壬申三日必非甸師致粟而米之故知為災之餘米）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胡傳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己故以吳子伐楚蔡弱于吳魯弱于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于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十有五年（甲申桓王二十三年崩）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　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穀梁傳　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胡傳　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于有求四方

諸侯各有職貢不至于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也為不可況車服乎經于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胡傳 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公羊傳 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許叔入于許

公會齊侯于艾 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胡傳 經于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災虢君共城之叛太叔皆非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于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于以明居重馭輕強榦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公作侈

胡傳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非其疑者非其疑于為義而果于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乙酉 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此致伐之始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　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飮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　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卽罪爾（諸侯疾稱負茲屬託也）

丙戌王二年　莊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

二月丙午公會（公穀作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穀作郎　齊魯交兵之始）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胡傳　季字也歸順辭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旣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于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胡傳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背趡之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　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丁亥王三年　莊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胡傳　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簒國者已列于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于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爲有罪則君列諸會矣

詩人所以刺南山也

孔子爲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

公會齊侯于濼（盧篤反 又音洛）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胡傳 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按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而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于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爲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 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胡傳 魯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卽位、則其實亦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 賊未討、何以書葬。讐在外也。讐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莊公　　　浙汜陳士芳淸佩輯

戊子莊王四年元年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歲卽位在位三十二年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胡傳　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允。故通于春秋。然後能權于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爲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卽歸于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弒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河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錄于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

夏單善後同伯逆左作送王姬

公羊傳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羊傳　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于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

穀梁傳　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胡傳　有三年之喪。天王于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于義不可爲之主。築之于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春秋予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爲重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書錫命之始

穀梁傳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

之禮也。生不服。夊追錫之。不正甚矣。

王姬歸于齊

胡傳　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鄑子斯反。郚音吾。○此書遷之始）

胡傳　郱鄑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已屬也。

己丑莊王五年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魯往會之）

夏公子慶父（莊公庶兄）帥師伐于餘丘

胡傳　按二傳、于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時年十五）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于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爲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弒隱公。而寫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夊。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胡傳　內女嫁爲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爲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夫服稱情而爲之節者也。莊公于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諸若反。公作郜）

胡傳　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

乙酉宋公馮（皮冰反）卒

庚寅莊王六年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疾其事會故去氏）

穀梁傳　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胡傳 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葢七年矣、

秋紀季以酅（戶圭反）入于齊

胡傳 大夫不當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爲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公穀作郎）

左傳 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胡傳 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

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于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幷矣。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

辛卯 王七年 莊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公穀作饗）齊侯于祝丘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胡傳 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衞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爲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衞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纂。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

爲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爲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傳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烹）乎周、紀侯譖之。（紀侯譖齊哀公于周夷王烹之）以襄公之爲于焉者、事祖禰之心盡

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師之其半卜者之謂）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襄公言巳成可以當齊師半故吉）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

胡傳 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于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傳 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穀作郜）

公羊傳 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溺會齊師伐衞是也）後此者有事

矣、（師及齊師圍盛是也）則曷爲獨于此焉譏。于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于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輕者不譏與重者同同）

壬辰 莊王八年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胡傳 師者、衆多之地。按齊書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

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儦儦者。衆貌也。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

秋郳（公作倪）犂（左作黎）來來朝

胡傳 郳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

郳黎來。介葛盧是也。能脩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爲小邾子。蓋于此已能自進于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朔）

穀傳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王不欲立朔）

癸巳莊王九年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穀作三月○書救始此）

胡傳 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穀傳 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秋公至自伐衛

胡傳 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公穀俘作寶）

胡傳 俘者。二傳以爲寶。按齊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

附錄

左傳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

实化對音 重耳語同

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戊申還卽今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甲午 王十年 莊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隕于閔反公羊作霣後同

公羊傳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

胡傳 人事感于下則天變動于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

秋大水無麥苗周之秋今五月高下有大水漂熟麥及五穀稼苗黍稷尚可種故左氏不言黍稷

公羊傳 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乙未 王十一年 莊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胡傳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愼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

甲午治兵

穀梁傳 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胡傳 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

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成公作）郕降（戶江反）于齊師

胡傳　書及齊師者親仇讐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秋師還（音旋後同）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左傳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命也）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襄公叔父）生公孫無知（襄仲弟）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遊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代襄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襄公畏匿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九年（丙申莊王十二年）

春齊人殺無知

胡傳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人者衆辭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公羊傳　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胡傳　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亂故九月乃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干）時我師敗績

胡傳　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恥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貶若以復讎舉事則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爲比以示榮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高敬仲言管仲才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冬浚洙（洙音殊齊伐魯之道　浚深之畏齊也）

胡傳　書浚洙見勞民于治國之末務而不知本也

十年（丁酉　桓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傳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轉妙）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二月公侵宋（此書侵之始）

公羊傳　曷爲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三月宋人遷宿（此遷國之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左傳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皐比以虎皮蒙馬）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

乃還、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所巾反）以蔡侯獻舞歸（舞穀作武○此荊僭夏之始也）

公羊傳　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此滅國之始）

胡傳　已無取滅之罪、力不能勝、至于出奔。其義蓋未絕

也。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于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

戊戌莊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音玆）

左傳　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如皇瑗取鄭師遷舍壘合鄭師哭是也）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秋宋大水

胡傳　諸侯于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

冬王姬歸于齊

胡傳　按周制、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其書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堯典）西周王姬嫁于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召南何彼襛矣）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于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其流至此。然後知春

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附錄

左傳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矢名）射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以爲病）

己亥（莊王十五年崩）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音携）

胡傳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

酅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夫子脩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爲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公羊作接）及其大夫仇牧

二百六十里一日而至見萬之多力

公羊傳　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于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顧謂婦人言萬乃囚虜）爾虜焉故（又謂萬爲魯虜故譽之）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現）宋人皆醢之

庚子（僖王元年）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胡傳 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故四國稱人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則雖與之可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北杏齊地衣裳之會一序齊于諸侯之上而獨書爵始霸之詞也自是無相會者矣王風之什絕筆于莊王而僖王之立齊桓之霸皆在是年王霸興衰之機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羊傳 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齊強魯弱數爲屈辱）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于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曹以[illegible]會以義而入伎倆大別

皇極經世云齊桓公會宋陳蔡邾之師伐魯三敗之取遂公懼請平桓公許會于柯而盟

辛丑僖王二年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胡傳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簽以制用兵而賦于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

傳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于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辭繁而不殺。

附錄

左傳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鄭大夫 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子儀 及其二子、而納厲

公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 入、又不念寡人、不己親 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石宗廟中藏主石室也 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荊入蔡

二 衣裳之會

冬單 善 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音絹此諸侯會王臣之始

壬寅 王三年 僖 十有五年

三 衣裳之會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作兒

胡傳 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

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

鄭人侵宋

胡傳 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癸卯 王四年 僖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南北爭鄭于是始

(衣裳之會 四相之初 書盟也)

秋荊伐鄭(荊患自恭及鄭矣)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邾子克卒

(甲辰 五年 僖王崩)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夏齊人殲(子廉反 公作瀸)于遂

胡傳 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

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屈昭景)可以亡秦固有是理

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羊傳 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胡傳 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爽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胡傳 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

(乙巳 惠王元年)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公羊傳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

秋有蜮

胡傳 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

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于野何足怪乎

冬十月

(丙午 惠王二年)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附錄

孫子有此亦可殺□疏大字

左傳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爲巴人所敗還、鬻拳弗納、大閻激之使別立功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初鬻拳强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太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于善。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此見伐之始

丁未惠王三年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胡傳禮義禁亂、猶坊止水、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于義。故載馳作。聖人錄于國風以訓後世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宋襄之母六人焉。皆止乎禮義而不敢過也。夫衛風淫辟。猶有賢婦人若此。以先王之化猶存焉故也。雖然鶉奔之詩。君子譏之。况魯國乎。

附錄

左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不舉樂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戊申惠王四年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胡傳 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于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乃葬緩慢也

己酉惠王五年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所景反 公作省

胡傳 舜典曰眚災肆赦易于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于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音禦公穀作禦此專殺之始

左傳 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 宣公子宣公欲立嬖姬子款故殺之 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顓孫自齊來奔 俱御寇黨 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 田齊開國 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初懿氏 陳大夫 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 卽桓子大于齊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卽成子得政 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殺陳佗 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 巽上坤下 之否䷋ 乾上坤下 曰是謂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燿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楚滅 于陳桓子始大于齊、其

後亡也、復滅于楚 成子得政、

胡傳 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于其君之意、而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于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于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

國語曰士侯而討助將也修禮而烝納要也

夏四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 奚 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胡傳 微者名姓不登于史冊、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爲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來議結昏、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爲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之心者、宜于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庚戌惠王六年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胡傳 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

夏公如齊觀社 觀軍實

胡傳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于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

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至自齊

荊人來聘（楚交中國始此）

穀梁傳 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聘問明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

胡傳 荊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

聘。途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

史記云。楚熊惲弑其君堵敖而自立。是爲成王。成王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于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胡傳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

朝。公于外。是委之于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于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

穀梁傳 禮。天子諸侯黝堊。（黝黑堊白）大夫倉。士黈。（黈黃也張斗反）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音戶）

胡傳 程氏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

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今莊公生于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

（辛亥惠王七年）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桷榱也）

原缺第三十五葉

穀梁傳 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何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 莊公娶仇女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納驪戒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胡傳 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于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爲居正者之戒

郭公

胡傳 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隱公善臧僖伯之類惡惡不能去鄭文公棄高克之類所以亡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壬子 惠王八年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汝叔來聘 此諸侯交聘之始○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文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

夏五月癸丑衞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 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公羊傳 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朱絲 赤緟也或以陰勝陽故以南方陽色物圍以脅之或以日食皆闇恐人犯社鼓營之以尊敬社

穀梁傳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麾旌幡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凡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柝兩木相擊充實也

胡傳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變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胤征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王自鼓太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

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接女叔之聘）

冬公子友如陳（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也）

癸丑惠王九年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此專殺大夫之始）

胡傳 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于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于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所謂義繫于殺者。罪在于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胡傳 按書伯會。當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惠王十年 二十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魯地徒刀反）

左傳 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展義謂朝會齊度量一權衡等事）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衣裳之會五）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穀梁傳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呂覽曰。齊桓公施德于諸侯。諸侯親附。桓公勞羣臣相與飲。鮑叔起爲壽曰。使君毋忘出奔。管仲毋忘請囚。甯戚毋忘飯牛而居于車下。公再拜曰。寡人與大夫皆能毋忘。此齊國之福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胡傳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竟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郎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于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效也

冬杞伯姬來

胡傳　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

莒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將討衛也）

乙卯惠王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胡傳　春秋紀兵及者爲主齊人舉兵而伐衛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今不俟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爲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

附錄

左傳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武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男爵）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梁氏名五）與東關嬖五（幸臣名五居東關）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章君之功）

使俱曰狄之廣莫（謂居[illegible]）于晉爲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鄰共起一生 言共傷晉國）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素果反）卒

秋荊伐鄭

穀梁傳 荊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胡傳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故書救鄭善之也

經書救者二十有三齊桓居其五此爲安攘之始事然我公不顧荊人一聘之私而勇往于伯主之義亦春秋所予也

冬築郿

胡傳 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

（上制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

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于其所不必爲也

大無麥禾

公羊傳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

胡傳 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書于冬者莊公唯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寖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于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不敦其本何以爲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

臧孫辰告糴于齊

穀梁傳 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胡傳 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褱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

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爲罪

丙申惠王十二年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廄

左傳　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春分牧于外祠）日中而入（秋分牧于內廄）

胡傳　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丁巳惠王十三年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無師字）將救鄣

附錄

左傳　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毀減紓緩）

秋七月齊人降鄣（戶江反）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齊人伐山戎

公羊傳　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穀梁傳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不以齊侯敵山戎故稱人）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戎伐燕使隔絶于周）

史記曰、山戎伐燕、燕人告急于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刜令支、登卑耳之山、斬孤竹而南歸

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不相送出境。吾不可無禮于燕。于是分溝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業。納貢于周。

戊午十四年 惠王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胡傳 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繫占候。是爲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 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胡傳 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

穀梁傳 築臺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訕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與

冬不雨

己未十五年 惠王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齊管仲私邑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附錄

左傳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虢地 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如以甲乙日至祭先王用蒼服尚青 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請神賜土田之命 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大祝名應宗人名區大史名嚚 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

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　初、公築臺臨黨氏、(魯大夫)見孟任、(黨氏女)從之、閟、(公見其美)(欲從之、孟任閟不見。服云、從之言欲與通)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肄習雩禮于大夫梁氏)女公子觀之、(子般妹)圉人犖(名)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于叔牙、(叔牙慶父同母弟、桓公庶子)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莊公母弟)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季友)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季友以君命命叔牙待命于魯大夫家)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立牙子公孫茲爲叔孫戴伯)

公羊傳　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謂刑于市)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卽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生桓及今君生慶父當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于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將謀欲如此而未成)然則善之與。曰然、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胡傳　趙匡曰、君終必于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于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則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爲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爲不強。卽位三十有二年。不爲不久。薨于路寢。不爲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夫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

得公羊秋
娠成一語
義始通

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般音班）

公子慶父如齊

胡傳 子般之卒。慶父弒也。玄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

主。不偏屬于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卽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旣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于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秋伐邢（此狄入伐之始）

春秋四傳通辭卷三終

春秋四傳通辭卷四

浙汜陳士芳輯

閔公（公名啟方史記名開蓋爲漢景帝諱莊公子母叔姜年九歲卽位在位二年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元年（庚申惠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

公羊傳 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不言卽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言牙未親弒君季子向將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

將而不免。遏惡也。（誅牙所以止惡）旣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言不更其誅之非）

胡傳 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于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

伯爲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于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旣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于天子也。故不書卽位。

齊人救邢

胡傳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衞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

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隣。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

周禮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故列國有相救之義。方伯有救患之權。同列諸侯而有兵。安得不投袂而起。整兵赴難耶。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胡傳 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爲國人所與。不繫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

嚚訟。周厚本支。而肅旦仲。黜蔡鮮。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羇之失。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冬齊仲孫來

左傳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顚。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

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安重堅固因成就之）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胡傳

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鄰有弒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討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不勸其君急于討賊而候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直書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春秋書來者祭伯祭公州寔仲孫介葛盧白狄而已獨齊仲孫來書法似與祭公等蓋上不書使下不書事皆爲交譏

附錄

左傳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謂將下軍）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與猶勝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

禘祫必從先君死之日數之若滿三年方可禘祫今以莊公死之日數之止十八月

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掌卜大夫）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民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有衆象）

二年　辛酉　惠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公羊傳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二十五月而祥祭記謂二十五月而畢是也然必間二月而禫則二十七月矣共二十七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宮廟者鬼神居之稱三年之中孝子當思慕哀悲未可以鬼神事之）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入春秋不三年始此）

胡傳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于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

庶人僭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于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于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胡傳 按左氏、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于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後世繇此。制爲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于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于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

九月夫人姜氏孫（音遜）于邾

胡傳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于復讐、故。叔。牙。之。弑。械。成。于。前。慶。父。之。無。君。動。于。後。國。人。举。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胡傳 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外因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于其易、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空易于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況于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而以爲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

附錄

左傳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間于兩社。(周社亳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之乾☰☰(乾下乾上)、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詞言敬)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與君同)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 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高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使鶴以下去九字更老六槪左傳亦爲詞衍

左傳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示以決斷)與甯莊子矢、(示以禦難)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取其文章順序)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衆)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衛邑)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廬舍也曹衛邑)許穆夫人賦載馳、(衛風)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衣單複具曰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使先立門)

戸 歸夫人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重錦三十兩。(細錦三十疋)

胡傳 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于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年楊時、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于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于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于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

之旨矣。

鄭棄其師

左傳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大夫）鄭人、爲之賦、清人。（鄭風）

胡傳　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

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于外。一制書所勑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附錄

左傳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赤狄別種）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君與正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君子以爲善處）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半似公服）佩之金玦。（父子之閒矣以金爲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

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illegible]）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illegible]非惡意也）（威權在己可以遠害）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之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純色）用其衷則佩之度。（[illegible]）今命以時卒。（冬十二月）閟其事也。（閟盡也）衣之尨服。（雜色）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

養曰師師者受命于廟受脤于社脤之內宜社也有常服矣其韋常弁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歿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猶疑也雖狂夫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薄也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告也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爲孝不[illegible]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

浙汜陳士芳清佩輯

僖公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壬戌惠王十八年 元年

春王正月

胡傳 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于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立位于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于京師上不請命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公羊傳 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

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胡傳 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爲善。遂伐楚、次于涇、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爲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

韓非子曰、狄人伐邢、桓公將救之、鮑叔諫曰、太蚤。邢不亡。狄不敝。狄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若晩救之。以敝狄。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胡傳 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楚人伐鄭 荊始書楚

胡傳 楚稱人、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 三桓季隨氏所始

公羊傳 莒拏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皆自畢語 曰。吾不得入矣。于是抗輈 小車輈 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

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偏一面也各俱一面而戰不相詐）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穀梁傳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癸亥十九年 惠王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封衛也）

左傳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定之方中所自作也）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作夏陽 晉始見經）

穀梁傳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其地險要）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胡傳 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爲首乎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没于利而不反君之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劍不守則秦蜀

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

春秋誅惡皆罪其與之爲惡者也故以齊首石曼姑以宋首州吁以虞首晉以予家首子公厥後滅漢者張禹非王氏亡唐者李勣非武后得

春秋之旨矣

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胡傳 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

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

附錄

左傳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貂檀貴寵漏洩桓公軍事爲齊亂張本多魚地名）〇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穀熟曰稔不可過五年也）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二十年（甲子惠王）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胡傳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雨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于作主以宗廟則大室屋壞

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徐附齊故爲齊取楚與國）

六月雨

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內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穀梁傳 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胡傳 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

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爲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爲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此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爲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不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楚人伐鄭

附錄

左傳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爲明年侵蔡傳

乙丑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左傳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亦不相及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之竟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南巡舟溺于漢 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 師進、次于陘、

夏許男新臣卒

胡傳　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爲古者國君即位而爲椑。音闢棺也 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居勿反　完桓

公羊傳　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

夷與北夷交（南夷謂楚滅鄧伐鄭北夷謂狄滅邢至于溫交亂中國）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

胡傳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徵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

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于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于斯為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緼亂也）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咸公之功德莫大于怗荊時荊強大卒暴征之勝未可命也先犯其與國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不罙阻常武而以文德柔之善勝者不戰也

經再言盟者孔子曰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美者焉

齊人執陳轅濤塗（公穀作袁）

左傳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陳鄭大夫）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供給之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草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鄭邑）執轅濤塗

穀梁傳 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于是哆然外齊侯

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不討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傳 有二事耦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

左傳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袞斂

（三桓叔孫氏所始）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

似太玄 似易林

人曹人侵陳（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傳胡 楊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停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遠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

也。桓德于是乎衰矣。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

附錄

傳左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弗聽。卜人舉其繇曰、（兆詞）專之渝、攘公之羭。（音俞 羭美也 專寵之變 將奪公之所美）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香臭並處則香不勝臭猶善不勝惡）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里克）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太子之母）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裂也）。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

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丙寅 惠王二十二年 五年

附錄

傳左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冬至）公既視朔、（告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書雲物）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春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傳左 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

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讎對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召寇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言君將用師于蒲屈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亂貌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不敢與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胡傳 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爲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內寵竝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前漢趙婕妤有寵元始三年任身十四月生昭帝上曰昔堯十四月乃生乃命其門曰堯母門意在奇愛少子欲以爲嗣戾太子傳衛后寵衰江充用持曾巫蠱事充言宮中有蠱從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急白皇后發兵斬充與丞相劉屈氂戰敗走皇后太子皆自殺

杞伯姬來朝其子

穀梁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譏伯姬杞伯魯侯

夏公孫茲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公羊傳 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

胡傳 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于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

附錄

左傳 陳轅宣仲濤塗怨鄭申侯之反己于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虎牢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爲七年鄭殺申侯傳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穀梁傳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胡傳　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

鄭伯逃歸不盟

胡傳　事有惡者。不與爲幸。其善者。不與爲貶。平丘之盟。惡也。請會無勤。是以爲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于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

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何賤乎鄭伯。以其背夏盟也。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不書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若鄭文逃齊。陳哀逃晉。而後書。春秋所以謹夷夏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始滅中國

左傳　楚鬪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虢國所都　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朔　龍尾伏辰。日月會于尾故尾星不見　均服振振。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　取虢之旂。鶉之賁賁。鶉火星賁之狀　天策焞焞。傳說星近日火中星微故無光　火中成軍。鶉火正中軍有成功　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夏正　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

虞且言易也

丁卯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冬公至自伐鄭

胡傳 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窒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圍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戊辰惠王二十四年 七年

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自郳黎來爲小邾子而天下無未命諸侯自晉虞父爲陽虞父而天下無未命大夫）

鄭殺其大夫申侯（未命大夫）

左傳 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旣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傳 齊侯脩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各受齊命貢方物也）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周襄王貢不通至是諸侯官司）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華欲乘閒募國）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

無乃不可乎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
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
許鄭必受盟齊侯辭焉冬鄭伯請盟于齊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己巳惠王二十五年崩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
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左傳 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
而後發喪

穀梁傳 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
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
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處
其所而請與也蓋汋之也

胡傳 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
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訃者止錄其名不以
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
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哀姜之祀與後異

左傳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
于廟不赴于同同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穀梁傳 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
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
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
廟臨之而後貶焉臣無貶君故于太廟去氏姓一則以外之弗
夫人而見正焉秦人來歸成風之襚不言夫人

胡傳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
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用者不宜用
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
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
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
強矣于成風則舉大事于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
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
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

姓氏。其惡深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庚午襄王元年)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傳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祭事)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七十曰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登堂受胙)

胡傳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傳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指驪姬之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公羊傳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

左傳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申生重耳夷吾之黨)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姑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

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
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兩無遺限）貞也
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
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
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
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克使不忠于申生等）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傳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

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胡傳 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
子之者莫能使人（幻絕）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
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
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春秋書此以明獻公
之罪爲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
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爲人彘者（漢高帝欲立趙王帝）
（呂太后祇趙王斷戚夫人手足使居廁中號曰人彘）

附錄

左傳 晉郤芮使夷吾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
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
納晉惠公（夷吾）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
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
（有節）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子桑）曰夷吾
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今其言多忌克難
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辛未（襄王二年）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魯始屈于大國朝齊之始）

狄滅溫溫子奔衛（溫王畿地）

晉里克弒其君卓

胡傳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卓何也是
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
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
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將○叛○）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
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
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
其可得乎

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傳 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

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公羊傳 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踊豫也，齊人語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

秋七月

附錄

左傳 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曲沃），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昕云妖夢是踐）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曲沃）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冬，大雨雪

壬申 襄王三年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胡傳 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爲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爲大雩，見戒于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息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之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癸酉 襄王四年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左傳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穀梁傳 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胡傳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

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于社稷。有興復之望焉。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賢君困于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附錄

左傳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甲戌 襄王五年 十有三年

春狄侵衛

胡傳 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鹹之會 三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傳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致戍于周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附錄

左傳 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秦都）及絳（晉都）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乙亥襄王十六年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胡傳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爲文、故再列三師、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爲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爲美。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胡傳 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爲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甚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胡傳 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期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于前。書獲晉侯于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丙子襄王十七年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伯事可知矣）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胡傳楚而舉兵伐徐、憂陵之罪著矣、徐在東與齊密邇、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師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魯大夫展氏之祖）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始見經）

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穆姬申生姊賈君晉獻公次妃）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里丕）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乃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

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音佞泥也）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音迓）秦伯、將止之、鄭（慶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

衆者不可與此一段言耕

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
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
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
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
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
（故登臺而薦之以薪左右上下皆履薪乃得通）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
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
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
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

厚歸也既而喪歸（恐姬自殺）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
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
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
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
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
成惡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
子金（呂甥）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
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太子）衆皆哭
晉于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易于所賞之衆）呂甥曰君

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
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
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
益乎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又使州長各繕甲兵）十月晉陰
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
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
也曰必報讎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
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

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
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
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
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
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丁
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
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
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于
是秦始征晉河東（晉始以河東之地與秦）置官司焉

丁丑 襄王八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穀梁傳 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于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 不遺微細故王道可舉

新傳 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胡傳 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稱字開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勳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與賞報之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胡傳 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宋伯姬殉于義而不回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 魏太和六年幼女淑卒上痛甚追謚立廟葬于南陵取甄后從孫黄合葬欲自送葬陳羣諫曰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爲制服古未有此況親臨祖載乎上不聽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兵車之會四

戊寅 襄王九年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與國

夏滅項

公羊傳 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胡傳 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桓公

滅之犹信乎考于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
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
鄟取邿取鄣是也由此知項爲魯滅無疑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
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名無虧）
少衛姬生惠公（名元）鄭姬生孝公（名昭）葛嬴生昭公（名潘）

密姬生懿公（名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
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易牙）有寵于衛共姬因
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
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
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
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己卯 襄王十年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也）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胡傳 書狄救齊者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齊人受伐以
宋爲主者曲在宋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于
宋襄公以爲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
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
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
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
後如之何也（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王卒立之武公卒魯人殺之而立伯御宣王伐魯諸侯從是不睦）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昔齊桓公薨六子皆求立殁十一日蟲出于戶
記曰桓公之殁也葬以楊門之扇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始書人）

胡傳 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
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
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
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

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

（庚辰襄王十二年）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傳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魯衛邢）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滕鄫）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秋宋人圍曹（諸夏國始此）

左傳 討不服也（曹南之盟不脩地主之禮故也）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胡傳 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于合諸侯執嬰齊非霸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于兵敗身傷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前漢晁錯請諸侯之過削其支郡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乃斬錯東市）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興（後漢桓靈閒主荒政繆國命委于閹寺故處士橫議于是天子震怒逮捕黨人自是正直放廢士類殲滅國遂以亡）唐文宗切于除姦而訓注用（文宗因朋黨相軋乃用李訓鄭注專執朝政欲以詐謀除累世之姦至于血流禁署禍及忠良訓注誅上亦憤崩）故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衛人伐邢

左傳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亦好經之一證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楚始與齊盟）

胡傳 曷爲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荊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于是乎濅強矣

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脩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于是乎大張矣聖人書此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

梁亡

左傳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無民居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

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傳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辛巳十二年　襄王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胡傳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于所不當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而況輕用于所不當為者乎然

按弓氾傳公欲暴尪巫以救旱注下以為虐而殺尪徒市為焦

僖公嘗脩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

夏郜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禮夫人居中宮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壬午十三年　襄王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夏大旱

左傳 公欲焚巫尪（巫主女尪音汪祈禱請雨者）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

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楚始稱爵）

胡傳 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于諸侯也諸侯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故特列楚子于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于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澠池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從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從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乃擊缶秦終不能加勝于趙）況以五國

之君而不能得志于荆楚乎春秋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于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傳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

後世祖此衍者甚多

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有二年（癸未 襄王十四年）

春公會邾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附錄

左傳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周大夫）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〇晉太子圉爲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

女子丈夫

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音刑）

左傳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魚門城門）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傳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陳也）

附錄

左傳 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楚女）姜氏（齊女）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樂師）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芈送于軍取鄭二姬（文芈二女）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伯也

二十有三年（甲午襄王十五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胡傳 宋襄公既敗于泓齊侯既無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爲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爲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

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附錄

左傳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突不召子)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胡傳 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于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魯桓篡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狐突可配陵母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奏星堂

附錄

左傳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赤狄別種)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音儔)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吾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曹大夫)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

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狐偃 趙衰 賈佗)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惠公)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

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子圉妻)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乙酉 襄王十六年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　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羈馬絡 紲馬韁)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皆晉邑)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音旬 晉地)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祖廟)

紀綱言切要也

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〇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爲文公所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

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刑餘之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文嬴）秦伯送衞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〇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〇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夏狄伐鄭

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

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衞滑也（助衞請滑）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夏商二代之叔世疏其親戚不能同心以至于亡）故封建親戚以蕃屛周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厲王時周德衰）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音偉）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秋、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胡傳 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唐資突厥之力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見唐書劉文靜傳）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見五代史晉紀）許翰以謂不譏于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

晉侯夷吾卒

丙戌襄王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胡傳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爲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爲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于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荊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于滅夔乎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大夫

附錄

左傳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晉文侯輔平王）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

繇節與管 歡仲反

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之睽(兌下離上)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〇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加之幣帛以宥助其歡)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于是始啟南陽(四邑在晉山南河北)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

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丁亥襄王十八年)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胡傳)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酅弗及罪魯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爲誘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酅是也酅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遜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左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

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

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

下國屬子夷狄矣

恐齊侯乃還

公子遂如楚乞師（書乞師始此）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胡傳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自竄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宋背楚即晉楚伐而圍見夷狄之横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戊子襄王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傳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欲委重于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蔿賈即伯嬴孫叔敖父）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波瀾）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己丑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

晉侯始[illegible]自此至踐土凡五會晉侯[illegible]而以伯也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晉侯出亡曹衛不禮故侵伐之譏復怨也）

公羊傳 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

侵曹也夾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深讓晉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傳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爲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胡傳 古者覲文匿武脩其訓典序成而不至于是乎有攻伐之兵曹伯羸者未卯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脩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俘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于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 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釋宋圍）臣取二（欲復曹衛）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齊大夫）秦小子憖（秦穆公子）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

不穫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韅靷鞅靽(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脩飾)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建二大旗而退示卻)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曳柴起塵詐爲衆走)楚師馳之原軫

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食楚軍穀)及癸酉而還

胡傳　荊楚恃彊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令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楚始書大夫)

衛侯出奔楚

胡傳　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漢諸將沙上偶語謀反張良勸封雍齒人人堅)自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光武拔邯鄲城誅王郎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會諸將燒之令反側子自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荊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左傳　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

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以平王享晉文侯之禮享晉侯)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玈音盧黑色)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胡傳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

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于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書朝王始此）

胡傳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

然後爲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胡傳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于衛侯而不釋然于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

恐衛侯之不得反也于是已立乎其位冶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爲心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謝過求平）

公子遂如齊（始平于齊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

人于溫（秦與中國會始此○許不服也）

天王狩于河陽

左傳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胡傳 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爲制以誠變禮者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 衞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臣不宜與君對坐故使莊子代衞君坐又使武子相士榮爲獄官質正之）衞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衞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以饘粥置槖中轉遞獄中）

衞元咺自晉復歸于衞

胡傳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爲臣執君。故衞侯不名。而元咺稱復。

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

諸侯遂圍許（河陽踐土許皆不往會諸侯圍之討不臣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庚寅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傳 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秋大雨雹

胡傳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于此矣。

冬介葛盧來

左傳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燕禮好好貨）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辛卯襄王二十二年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傳 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閒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秋衞殺其大夫元咺

左傳 晉侯使醫衍酖衞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

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

衛侯

胡傳 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

及公子瑕

胡傳 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

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

衛侯鄭歸于衛

胡傳 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末世隆怨薄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亂已至網羅誅殺無以芘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

國語曰文公誅觀狀以伐鄭

晉人秦人圍鄭 秦晉之怨自此始

左傳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而懸城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

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晉邑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擊秦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智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介人侵蕭 宋附庸國

大事不卜
卜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此聘周之始）遂如晉（此聘晉之始）
胡傳 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而來聘于魯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于列國此大不恭之罪春秋之所誅也

壬辰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胡傳 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公子遂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
公羊傳 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

疏曰諸侯方祀方祀者所居之方也不在其方者不祭

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社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盡四方故曰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
胡傳 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音獨）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旌旗畫日月）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

非也聖人于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于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是故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故爲等衰不易之理也
不從乃免牲（猶縱也）

（洪範曰龜從筮逆作內吉）

穀梁傳　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胡傳　古者大事決于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爲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猶三望

（周官四望合望四方今魯三望泰山在魯海在東河在北故也）

左傳　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

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

胡傳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于類。巡守。而望因于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祀王室。則殺。故望止于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胡傳　婦人不可預國事。王后之詔命。不施于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于境中。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爲婦人亂政之戒。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左傳　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杞鄫夏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胡傳　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逼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爲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今又爲狄所圍。遷于帝丘。衛侯不能自強于政治。晉文無卹四夷安諸夏之功矣。

（癸巳　襄王二十四年）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于是有如皆德宗召平涼之會者矣一

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胡傳　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仰共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兵車之法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車故左右下御不下呂氏春秋王孫滿曰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

甲午襄王二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

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左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

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

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胡傳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于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于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左傳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胡傳 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于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于微慮患于早之意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貳于楚也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終

春秋四傳通辭卷六

浙汜陳士芳清佩輯

文公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乙未襄公二十六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胡傳 卽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于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卽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

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按周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祗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祗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

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于是成服而宅憂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 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慶父子)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面方)必有後于魯國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胡傳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穀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穀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袞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爲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拜毛伯之錫命)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晉侯疆戚田故會)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左傳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音米成王妹嫁于江)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事職)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弑君)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

（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商臣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宮衛之官）

胡傳 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爲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密其敗也而使江羋知其情其及宜矣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于貶而後著乎

公孫敖如齊

丙申 襄王二十七年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傳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審）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欲共殺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謂死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傳 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

穀梁傳 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

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禮既葬虞虞以安神作主于墓不終日而虞祭虞主用桑桑猶喪也期年小祥易練冠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遂埋虞主于兩階之間以栗易之取其戰慄也然此殷禮也檀弓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楊士勛曰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非同時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因朝而盟始此）

左傳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適晉不書。諱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大夫與諸侯敵于是始晉討衛故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左傳 逆祀也。僖是閔庶兄繼閔而立嘗爲臣廟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于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

鬼小。文視僖則父爲大文視閔則叔爲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執宋祖帝乙。宋微子父鄭祖厲王。鄭桓公父猶上祖也。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后稷雖親而先稱帝詩曰。邶風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長姊雖親而先問姑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知惠之賢而不與立廢六關。廢之所以禁絕來遊妾織蒲。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居蔡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謂海鳥爲神而祀之三不知也。

公羊傳 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

穀梁傳 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

春秋之義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報彭衙之役

公子遂如齊納幣

胡傳 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

丁酉襄王二十八年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

沈沈潰（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此始○討服楚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胡傳 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室有恩禮矣仲尼脫驂于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于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爲之者非禮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

秦人伐晉

左傳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楚○項○本○此 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封埋藏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秋楚人圍江（報沈之役）

雨螽于宋

穀梁傳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此書公如晉之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大夫書帥師于是始）

公羊傳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

四年（戊戌 襄王二十九年）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左傳 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始不見尊故終不爲魯所敬 信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左傳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鄰國之禮有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秦伯之過）

晉侯伐秦

胡傳 晉人三敗秦師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報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襄公忘親背惠大敗秦師專尚威力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于殽悔過自誓又有濟

河之役。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傳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小雅)。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之)。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僖以爲樂工所習及此非爲我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恨怒)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

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明也)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胡傳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夫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于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爲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己亥三十年(襄王)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胡傳 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矣。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胡傳 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爲嫌。故別爲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于始。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胡傳 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爲從同同也。或以爲同則書重也。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鄀叛秦又貳于楚故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以叛楚即東夷)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庚子三十一年(襄王) 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附錄

左傳　秦伯任好〔穆公名〕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秦風〕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左傳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趙盾〕曰、立公子雍、〔文公子、母杜祁〕好善而長、……

左傳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趙盾〕曰、立公子雍、〔文公子母杜祁〕難必抒矣。賈季〔狐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文公子〕辰嬴〔懷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求仕大國〕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襄公〕故、讓偪姑、而上之、〔偪姑生襄公、故杜祁讓使在己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音稗、晉地〕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穀梁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胡傳　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民、在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

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爲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爲侵官。非與。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皆當諫君。況身爲晉國之太傅耶。率天下臣子。爲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

閏月不告朔月猶朝于廟

胡傳 閏月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于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于邦國。不。以。是。爲。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

辛丑襄王三十二年 七年

春公伐邾 聞晉難

三月甲戌取須句

遂城郚 備邾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胡傳 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于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左傳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靈公母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晉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受秦納雍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

胡傳 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爲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

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愼于廢立之際不可忽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秋侵我西鄙（罰秦晉之爭）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晉卿失伯）

胡傳 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爲晉侯立也。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爲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于會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前定之盟）

壬寅襄王三十二年崩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世子壬臣嗣位）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報扈之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胡傳 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以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于神州陸沉。（陸沉如墜地而沉于水建武求徙匈奴于上谷漁陽徙降羌于關中居扶風馮翊厥後族類蕃息儹亂中原）唐亦世有戎狄之亂。（唐初有突厥玄宗有祿山代宗有回紇德宗憲宗有吐蕃）許翰以爲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從己氏也）

冬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胡傳 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于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于出奔。而其君不

免失身見弒之禍至矣。

癸卯頃王元年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來求止此）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傳 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

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
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
出姜如齊以寧父母于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
告廟書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爲宗廟主
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于
魯故至而特書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胡傳 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
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爲不去其官當

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
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
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
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胡傳 按左氏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
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憑
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

夏狄侵齊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楚君臣始竝見經

左傳 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
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胡傳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閒來
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
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夫
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于立法故僭號稱

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
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
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愼用刑重絕
人之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穀梁傳 秦人弗夫人之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胡傳 秦人歸襚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襚也亦猶平王
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寵愛仲子以妾爲
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爲人

夫者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爲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子者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

葬曹共公

甲辰頃王二年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胡傳 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是非唯以報復爲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胡傳 按左氏宜申子西與仲歸子家謀弑穆王而誅則是討弑君之賊也曷爲稱國以殺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商臣身行弑逆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胡傳 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也

乙巳頃王三年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楚始書君將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楚者此大夫特相會之始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穀梁傳 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丙午頃王四年 十有二年

秦王正月郕伯來奔

杞伯來朝（請絕叔姬而無絕昏）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羣舒叛楚故楚圍之）

秋滕子來朝（始朝）

秦伯使術來聘（言將伐晉）

公羊傳　遂（西乞術）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巧言也）俾君子易怠（輕也）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穆公不用百里子蹇叔言敗殽還歸作秦誓）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　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禱河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退軍爲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皆無大傷）明日

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三年（丁未頃王五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附錄

左傳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狐偃子）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迎子雍故）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躡其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illegible]有司）

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
子爲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
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秦大夫）贈之以策。曰。
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
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處秦不歸者別族爲劉氏）

邾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公羊傳　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曷爲謂之
世室。世室猶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
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
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
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
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
牲。魯公用騂犅。（赤脊）羣公不毛。（不純色）魯祭周公何以
爲盛。周公盛。（新穀）魯公燾。（下故上新）羣公廩。（故穀多上少有新）世
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
棐

（庚申頃王六年崩子班嗣位是爲匡王）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邾文公卒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伐故惠伯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酉同盟于新城

胡傳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
強之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傳　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胡傳　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
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孼。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
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

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歿于亂符叔服之言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

公羊傳 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出外甥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傳 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穀梁傳 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宋子哀來奔

胡傳 宋昭公無道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昔微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子哀不立于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胡傳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弒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以爲齊人執之何也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弒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

己酉
匡王元年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爲單伯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傳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

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大夫也）魯人以爲敏

夏曹伯來朝

左傳 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胡傳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

華者以敖著敎也易曰有子考无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胡傳 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婼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蔡不與新城之盟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胡傳 春秋于夷狄君臣同辭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爲略之也八國曷爲略之等于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于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于諸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胡傳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齊始敗夏盟）

左傳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已）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魯）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責曹何故朝魯）

庚戌匡王二年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謂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公羊傳 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

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穀梁傳 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已甚矣

胡傳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因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爲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于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倦見于經閏不告朔不視無爾不開會同不與廟壞不脩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〇毀泉臺

公羊傳 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是暴揚先祖之失）不如勿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夷也）聚于選（楚地）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謹守以備中國）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濮夷無屯聚離散而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伐庸）振廩同食（振發廩倉上下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復還楚之師）且起王卒（起楚王兵）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

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武王父）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輕楚但使三邑之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左傳 宋公子鮑（昭公庶弟文公）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

數于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郊甸之民)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公羊傳 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穀梁傳 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弒也。君無道而弒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于罪。若不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爲不

臣矣。況于北面歸戴。奉之以爲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于其職。而明于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辛亥 王匡三年 十有七年

春　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國語曰。宋人殺昭公。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爲蹔事也。今宋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于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左傳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于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通信之官)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朝晉)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難未盡平而行急于朝晉也)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太子)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陳侯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

以鄭語之嘗傳處是注之削語

又朝以蒇(請)陳事(成陳侯之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朝晉相夷)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靈公)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晉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蔭喩鄭急不擇所從)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己則以人道相事)不德

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言急則欲蔭麻于楚何能擇也)命之罔極(晉命無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鯈(言欲以兵距晉)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秋公至自穀(公不與扈之盟而及齊盟穀徒免齊難而已也)

冬公子遂如齊

(左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苟且)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壬子(匡王四年)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掘尸而刖之時歜父已死故)而使歜僕(御車)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陪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

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納之竹林中而焚其竹)歸舍爵而行

齊人立公子元(惠公)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胡傳)使舉上客將稱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弒不著其實是爲國諱惡無以傳信于

將來。故上書大夫竝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于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胡傳 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弒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弒者。不日。以見其弒。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弒者。不地。以見其弒。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竝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

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 大歸也。大歸而不返也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有兩哀姜

胡傳 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于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與于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竝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弒其君庶其

春秋四傳通辭卷六 終

原缺第一、二葉

不復致討故晉人以此請貿勿于晉

公子遂如齊

胡傳 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爲首惡初請于齊遂爲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爲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于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如唐武三思李輔國之殺五王）或外結藩鎮以

爲之援（如崔胤崔昭緯之殺杜讓能王搏蘇撿之貶陸扆王溥）至于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公羊傳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弑子赤之賂也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胡傳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遏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數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

（甲寅 匡王六年崩）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皆書大夫帥師自此始）

左傳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牛與犀兕之皮皆可爲甲）（棄之何害）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縱有皮何如丹而漆之使益堅）

胡傳（圖之若何勿奔）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
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
將帥之選其義深矣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
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
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
楚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左傳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
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
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
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
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
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
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
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
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
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
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
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
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
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鬭且出提彌明死
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

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
知毋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
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
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
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
宣子未出山而復（聞公被弒而還）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
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
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
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穀梁傳 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

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者過在下也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胡傳 趙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于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于君見弒不于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見三國魏高貴鄉公紀）然則趙穿弒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卯定王元年）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公羊傳 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惟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祖親自內出本止無天為匹則不行而享于郊矣）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天疏自外至本行無祖為主則不行而享于郊矣）

猶三望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秋赤狄侵齊（赤狄始見經）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左傳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姞女爲后稷妃周是以興故曰吉人）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葬鄭穆公

四年（丙辰定王二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穀梁傳 及者內爲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傳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子公歸生）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

胡傳 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弒君之罪歸之爲後世鑒若司馬亮（晉惠帝紀賈后專恣殺太傅楊駿廢太后楊氏徵汝南王亮爲太宰後亮權勢日盛賈后使楚王瑋夜圍亮府殺之）沈慶之等（南史傳慶之既預顏師伯柳元景之誅遂昵子業及

（子業誅何邁慶之入陳橋絕不得進乃使沈攸之陽藥泪殺之）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于失身爲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附錄

左傳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歿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文之子子揚）子越（越椒）爲司馬蔿賈（伯嬴）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楚地）伯棼（楚子）射王汏輈及鼓跗著于丁寧（言箭過車轅及鼓架而著于鉦也）又射汏輈以貫笠轂（轂蓋如笠所以蔽矢）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于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于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澤名）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官名子揚之子）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冬楚子伐鄭（鄭歸生弒君而楚師至爲故書爵以與之也）

（丁巳定王三年）五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胡傳 諸侯嫁女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爲體敵也而公自爲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

而却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于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禮是以得此辱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胡傳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

楚人伐鄭

戊午 定王四年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公羊傳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避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 支解貌 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 擊也 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

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 仡然壯勇貌 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劒蓋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劒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于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 躇超遽不暇以次 靈公有周狗 可比周之狗 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

躡階而從之祈彌明逆而踐之（以足逆躡曰踐音存）趨其頷

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介甲也猶曰我晉君爲盾）（與此甲兵）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傳）傳謂螽爲穀災虐取于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卒至改助法而稅民益自此始矣

冬十月

（己未定王五年）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前定之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胡傳）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陵弱是以爲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庚申定王六年）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胡傳）至黃乃復遂君命也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

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爲知禮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胡傳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辭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

戊子夫人嬴氏薨

胡傳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爲夫人于是乎嫡妾亂矣春秋于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太廟秦人歸禭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爲可繼苟出于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始見經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左傳 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胡傳 成風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于宣公元年卽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辭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爲夫人也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弑君而書卽位爾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城平陽 懼齊也

楚師伐陳

辛酉定王七年 九年

魯君兩朝于齊齊臣一聘于周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如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胡傳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于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會扈待陳而陳人不會）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胡傳　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爲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罪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自是晉楚交伐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胡傳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繫于名而書其名者也。

十年（壬戌　定王八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胡傳　宣公于齊。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己。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

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胡傳 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彊于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公如齊止此。奔齊惠公之喪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晉不恃事宋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故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聘止此

胡傳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此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益不震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胡傳 用貴卿爲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于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爲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于邾不亦慎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宣公聘齊止此

齊侯使國佐來聘

胡傳 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怠矣

饑

楚子伐鄭

癸亥 定王九年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胡傳 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欑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于經而詞無貶乎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楚入國書莊始此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傳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 徵舒祖 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 楚縣大夫皆僭稱公 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示討夏氏所獲

胡傳 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奈何滌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

其庶幾乎

甲子 定王十年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公羊傳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

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有餘之貌)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交易猶往來也)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杅飲水器)

(皮蠹也言杅穿皮蠹乃出四方喻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困其室也)是以君子篤于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善用心曰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illegible]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與而使晉主之按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勤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

不敢遏偪陽之舉荀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于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于誰責乎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繁露曰春秋之常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

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爲夷狄楚變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

秋七月

附錄

左傳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士渥濁）曰不可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憂喜失色）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于蕭還無社（蕭大夫）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無社素識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河魚腹疾奈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眢井廢井也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爲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此大夫同盟之始）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乙丑定王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莒恃晉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傳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邲戰不得志欲召狄爲變）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胡傳 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文公十二年）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秦星堂

逕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襄公十四年）今林
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
政者新未能行令讙之過與故稱國以殺不去其
官罪累上也

丙寅定王十二年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爲邲故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 楚子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
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
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
見犀而行（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
而不假道（不用假道之禮）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
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
而起屨及于窒皇（寢門闕）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
蒲胥之市（言其速也）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晏嬰之父）與之言
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歸父）其亡乎懷于魯矣
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
不亡

丁卯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莊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矣讀者詳之）

平

公羊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

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
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
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
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
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
秣之（柑以木銜馬口使不食粟）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
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
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
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

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受命築舍不去也）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胡傳　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書費誓）儼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小雅六月）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又有與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討者執酆舒數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

左傳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胡傳　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爲當上之詞也其爲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邢侯專殺雍子于朝叔向

以殺人不忌爲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爲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秋螽

胡傳 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囷倉虛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胡傳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于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左傳 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穀梁傳 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 吏田畯也）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八家共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胡傳 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啟之也故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

冬蝝生

公羊傳 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于此焉變矣

饑

胡傳 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

十有六年（戊辰 定王十四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胡傳 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諸葛亮征孟獲事）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

胡傳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郝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郝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

秋郯伯姬來歸

胡傳 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易敘咸恒爲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

附錄

左傳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周大夫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冬大有年

胡傳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凡災異慶祥皆人爲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人事順于下則天氣和于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于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爲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爲祥仲尼筆之則爲異

己巳定王十五年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傳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跛而登階故笑）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穀梁傳　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　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十有八年（庚午　定王十六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杞不朝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胡傳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姓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辱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于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

甲戌楚子旅卒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　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宣叔名）請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四傳通辭卷八

浙氾陳士芳清佩輯

成公

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辛未定王十七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胡傳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

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冱寒而常燠應之

二月作丘甲

胡傳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百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于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胡傳　程氏曰。王師于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于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而經不書戰。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于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于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

冬十月

自文之十年無使介至是而與約伐齊家數成矣

十八年 定王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左傳 癸酉、師陳于鞌、齊地 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

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自執旗鼓 曰、余病矣、張侯解張 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折矢 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殷赤黑色 言血汙車輪御猶不息 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殿鎮也 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從克以進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胡傳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次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公羊傳 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甗玉 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

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穀梁傳 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茨蓋也 侵車東至海。侵伐之車 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附錄

左傳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徵書）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

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使人詐自鄭來召姬）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伐魯）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申叔時子）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謀王勿納夏姬）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取汶陽田

公羊傳 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胡傳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經于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于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于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癸酉定王十九年）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拜汶陽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侍楚不事鄭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胡傳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于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于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與。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晉來聘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而遂盟之于是始

胡傳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于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也。

鄭伐許

附錄

左傳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欲其和好

甲戌定王二十年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晉侯見公不敬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公欲叛晉故城以爲備
鄭伯伐許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崩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

胡傳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爲韓國之鎮也。後爲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爲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爲天下記異也。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于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于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湯大旱禱于桑林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高宗克正厥事。（高宗肜日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宣王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是也。（宣王憂旱作雲漢）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于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脩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丙子簡王元年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附錄

左傳 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辛巳立武宮

胡傳 武宮。武公之宮。（武公伯禽玄孫）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有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

古者不妄立也

取鄟專

胡傳 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無朋附權臣之惡于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赦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晉書王濬與王渾爭功表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于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王鳳專權谷永黨于王氏又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逐季氏也宣十八年朝吳出奔因無極也昭十五年王章殺身忤王鳳也王鳳舉王章為京兆尹章奏鳳專權為鳳所陷鄴侯寄館避元載也唐代宗時元載專恣以李泌有寵于上忌之上畏載乃匿泌于少游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以其辟會也

附錄

左傳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謂韓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膇音墜足腫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楚始書大夫將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胡傳 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大禹謨因壘而崇降者文也見僖十九年次于陘而屈完

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
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丁丑簡王二年 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

胡傳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
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非
有司之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
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

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吳伐郯 談。吳始見經

胡傳 稱國以伐狄之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
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
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
于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
制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成公嗣位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左傳 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
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
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
許之吳子壽夢說之 季札父說之 乃通吳于晉以兩之
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 司馬

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 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
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 皆楚屬國 子重奔命馬陵之
會吳入州來 楚邑 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
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
通吳于上國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戊寅簡王三年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不遠、是用大簡。簡諫 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傳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

晉欒書帥師侵蔡 報伐鄭也

公孫嬰齊如莒 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胡傳 按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晉討趙同趙括、原同屏括 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君曰、成季之勳、趙衰 宣孟之忠、趙盾 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錫命止此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衛人來媵

胡傳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而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己卯 簡王四年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胡傳 衞獻公言于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衞之侵地。而齊不敢進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感乎諸侯之解體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傳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晉人來媵

公羊傳 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伯姬賢行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妒忌之行。程氏以爲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況君子哉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附錄

左傳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子重)而夕于側(子反)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十二日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陋賤之人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鄭以晉人執其君故追咎于許而圍之

城中城 莒潰而無備故懼而城之

庚辰簡王五年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胡傳 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胡傳 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

冬十月

辛巳簡王六年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聘且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僑如之聘婁謝戰鞌之師捐歸汶陽之怨而行之進于晉之舉而不得已也

冬十月

附錄

左傳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鄇溫別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撫有封疆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襄

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溫）晉
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
侯使郤至勿敢爭

壬午簡王七年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穀梁傳　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夏公會晉侯衞侯于瑣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附錄

左傳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燕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癸未簡王八年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胡傳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

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秦穆）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

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成功于晉文公)躬擐(患)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楚弑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秦穆晉襄去世)康靈卽位(秦康晉靈)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踰納公子雍)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逮)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

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在十一年)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君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

(叙事神手)

執事實圖利之
曹伯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甲申簡王九年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胡傳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于其國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傳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太子獻公 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音專衎母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林父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寘于戚孫邑而甚善晉大夫為亂欲以為援
秦伯卒
乙酉簡王十年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二月乙巳仲嬰齊卒

胡傳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傳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

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得書其爵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晉楚爲成期以弭兵今楚伐鄭首禍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附錄

左傳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 晉賢大夫 伯州犁奔楚 伯宗子 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 秋 邾人會吳于鍾離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爲會之始

胡傳 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敵也夫以大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矣

吳越春秋曰壽夢會魯成公于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歌詠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許遷于葉

丙戌簡王十一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胡傳 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附楚病中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傳）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已服）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范匄士燮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盡兵家所忌）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後（伯州犁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答曰）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敎事如見）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州犁知晉楚）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州犁多兵）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一發聚達也七札言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

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疾）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音昧赤色韋熟皮也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

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鞌戰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輅音迓）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鄭御）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公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有死藝之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

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無間暇之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

是聽（欲復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縱之使歸）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公至自會

附錄

左傳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鎭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王臣始會伐）

曹伯歸自京師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音條）丘

左傳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嬰齊）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季孫得釋將與公謀歸故僑如懼出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丁亥（簡王十二年）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晉命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

（聲孟子齊靈公所閎恭門也）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子）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仲尼曰鮑莊子（鮑牽）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公羊傳　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貍脤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大夫郤錡郤犨郤至（誅三郤欒氏之譖也）

楚人滅舒庸

（戊子簡王十三年）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左傳　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胡傳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于諸侯禮也。大夫託于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秋杞伯來朝 勞公且問晉故

八月邾子來朝 邾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不日救彭城彭城不可救也黨叛臣之惡見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經書乞師止此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謀救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四傳通辭卷八終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

浙汜陳士芳清佩輯

襄公 公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己丑簡王十四年崩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胡傳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於鄫

胡傳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于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爲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于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侵宋以救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胡傳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

先後而奔喪。令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爲禮。此何禮乎

庚寅靈王元年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楚以彭城故令鄭師伐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左傳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欲倖楚役 公曰、楚君以鄭

故親集矢於其目非與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棄楚救鄭之力與盟誓之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昆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譏伐喪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於戚謀鄭故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胡傳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爲成皐今爲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辛卯靈王二年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吳楚爭強自此始

左傳 楚子重伐吳爲簡選練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邀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者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

公如晉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附錄

左傳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祁午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職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屬也不爲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

子光巳未同盟于雞澤

胡傳　同盟或以爲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

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始於此）

穀梁傳　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

附錄

左傳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陳次）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

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爲候奄（代張）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壬辰靈王三年）四年

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

胡傳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

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如漢武帝諱徹改蒯徹名通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如漢明帝諱莊改莊助莊光姓嚴詩書則諱。如如月之恆諱作常允恭克讓諱作遜臨文則諱。如一匡作一正足徵作足證嫌名謂音相似如唐元帝名昞諱丙憲宗名純諱淳則諱二名如唐太宗名世民諱世為代諱民為人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晉廢司徒宋廢司空魯廢具敖二山皆臣下以諂為忠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又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薦也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忠信之人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聽政

陳人圍頓

附錄

左傳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因魏莊子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

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
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其言不悉)
(故又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羿本國名)遷于
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
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髠尨圉(皆羿賢臣)而用寒浞寒
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信而使之以為巳相浞行媚于內(宮人)而施賂于外
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
內咸服(信浞)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

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靡夏
遺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
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處澆于過處豷
于戈(過戈國名)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
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少康子)滅豷于戈有窮由
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
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遠也)禹迹畫為九州
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
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

原缺第十葉

(洪初與諸侯盟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公至自會
冬戍陳(助陳距楚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
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
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
積可不謂忠乎
(甲午靈王五年)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調戲)又相謗也子蕩
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

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穀梁傳 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鄫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旣亡國有旣滅（國立異姓則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

胡傳 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鄫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爲鄫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幸李園之女弟知其有身進于楚王生太子立爲幽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秦太子楚質于趙呂不韋取邯鄲姬與居知其有身獻之生子政即始皇）其事雖殊其

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謐爲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晉賈充子黎民卒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謐爲世孫博士秦秀引莒鄫以喻之爲昏亂紀度）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乙未靈王六年　七年

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夏建寅月）郊而後耕（春分）今旣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衞（報子叔之聘）

八月螽

冬十月衞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胡傳 按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弑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瘧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弑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弑而書卒二傳以為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鄬諸大夫欲背

諸夏與荊楚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鄵鄭邑也其曰卒于鄵見其弑而隱之也

陳侯逃歸

胡傳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

丙申靈王七年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左傳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

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產怒之曰爾何
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胡傳藴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
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
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爲大夫稱人貶之
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
自爲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
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

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
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湨梁之會悼公
初没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
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
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以還鄆田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
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逸詩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競作羅網難而
無成職此之由也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
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
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
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
矣五會之信三年雞澤五年戚又城棣七年鄬八年邢丘今將背之雖

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晉人侵鄭又不與成鄙我是欲
楚欲鄙鄭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
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
何患焉舍之展名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
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小雅謀夫孔多是用
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
得於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
駢告於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
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

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行人)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春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欲魯及時共討鄭也)季武子曰誰敢哉。(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遲速有命)武子賦角弓(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丁酉(靈王八年)　九年

春宋災

左傳　宋災。樂喜(子罕)爲司城以爲政(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心東方宿名也咮柳也南方之宿)以出內火。(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禁民放火)是故咮爲鶉火。(在午位)心爲大火。(在卯位)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夏季孫宿如晉報宣子之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無出之理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卑於丈夫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附錄

左傳　秦景公使士雃秦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

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傳　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晉士莊子士弱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

附錄

左傳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爲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成公衛祖魯兄弟國）假鐘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戊戌 靈王九年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左傳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殷天子樂）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周公後皆用天子禮樂）魯有禘樂賓祭用之（作四代樂）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題識也夏大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一）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書盜始此）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附錄

左傳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叔處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各使其屬）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柴門）閨竇（小戶）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從者七人伯輿祖其一也）牲用備具王賴之（爲王備犧牲供祭祀）而賜之騂旄之盟（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曰

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至也）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所刑所放皆自寵出）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輿合要（契約辭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理曲無以爲荅）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己亥 靈王十年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分公室之始）

左傳 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知季氏將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

胡傳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三萬舉成數也）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强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

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三駕之三）

左傳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皆樂師名）廣車軘（豚）車淳（耦也）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列也）及其鎛（傳）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胡傳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晉悼公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自悼公能謀于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鄭使良霄告絕于楚故執之鄭自是堅從晉矣）

冬秦人伐晉（爲楚伐晉）

庚子靈王十一年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穀梁傳 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拜師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始書卒）

左傳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于禰廟（父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六國周公支子）臨於周公之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報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拜士魴之聘）

辛丑靈王十二年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三年（壬寅靈王）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傳 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伐喪）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比年伐魯）故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白茅衣）蒙荊棘（居）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號）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

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隻輪無反）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不給晉役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音剔遠也）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叔老）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晉報秦）

（兵爭止此）巳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勑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孫文子子）公

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并妻子皆居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言卽逐君更立未知差勝否也）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衛獻公弟）公如鄄（衛地）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弔亡國曰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語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莒人侵我東鄙（報入鄆）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爲庸浦之役故）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謀定衛）

（癸卯靈王十四年）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胡傳）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夏士也士而逆后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

附錄

（左傳）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伐我東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公畏齊敢至成）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邾貳晉與齊黨莒故來救）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甲辰靈王十五年）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公羊傳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執以歸始此

齊侯伐我北鄙 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三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矣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叛晉代魯欲致晉與戰志在於爭伯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且言齊故

乙巳十六年 靈王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爲晉討貳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爲齊故也

附錄

左傳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丙午十七年 靈王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胡傳 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於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為曹故也）

秋齊人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設偽人以衣服為形）以旆先（建旆以先驅也）輿曳柴而從之（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

有班馬之聲（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離別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　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歌風以聽晉楚之強弱）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觸歲月）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丁未靈王十八年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盟無褒貶）

晉人執邾子（以伐我故）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季孫宿如晉（拜師）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附錄

左傳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兵器）作林鐘（鑄鐘聲應林鐘因以為名）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穀梁傳 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除地爲墠於墠張帷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君命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魯懼齊而會晉）

城武城（亦懼齊）

（戊申靈王十九年）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及莒平督揚之盟故）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報怨）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叔老如齊（固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報向戌之聘）

（己酉靈王二十年）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傳 邾庶其（邾大夫）以漆閭丘（二邑）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傳車而見宣子、曰、詩曰、周頌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

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與奚共載入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庚戌靈王二十一年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胡傳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今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搆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

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辛亥靈王二十二年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庶其之黨

弃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胡傳 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諸怨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胡傳 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嘆。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是以至此極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始伐盟主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齊

左傳 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

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謂使甲從 非敢私請。言為先人 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 敢不避邑。辟去 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 凡國有惡臣外史掌之 而問盟首焉。載書章首 對曰。盟

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仲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誰與）其孟椒乎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壬子靈王二十三年）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晉故）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將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

祀此大侵之禮也

（胡傳）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如漢文帝武帝）或移粟以通用（如梁惠王）或徙民以就食（如漢高帝蜀武帝）或爲粥溢以救餓莩（如漢獻帝後魏孝文帝）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如趙抃）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

（癸丑靈王二十四年）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　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弒君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左傳　齊棠公之邑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杅鄒有淫者、不知二命、于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甲寅靈王二十五年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左傳　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母命不得巳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巳但守其祭祀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

遂行從近關出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孫襄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衛侯剽也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胡傳

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衎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弒之故聖人特正其為弒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嚴延年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奏雖寢然舉朝敬憚之況私意邪范粲桓彝之徒殺身不顧粲正元府司馬蔣縣帝為郡陵公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佯狂寢所乘車凡三十六年而終晉咸和二年蘇峻反桓彝慷慨流涕後峻將軍攻彝固守經年城陷執彝殺之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書叛始此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以討衛也疆戚田取衛西鄙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厲之弒元烈而罪同

左傳

初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宋伯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共姬生之子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元公惡而婉貌惡心順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子反徵驗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即棄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嬖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讙也而與之語欲使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棄非平公嫡夫人故佯為不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

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晉人執衛甯喜

附錄

左傳 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乙卯靈王二十六年)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晉楚始同主盟於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春秋將以終於吳楚焉耳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公羊傳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

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春

穀梁傳　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晉之不主夏盟自宋始

穀梁傳　湨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

丙辰十七年靈王崩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左傳　梓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 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是歲當在星紀明年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 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 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 龍宋鄭之星也 歲星本位在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 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 玄枵三宿女虛危虛星在其中 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 歲星入虛耗之次時復無氷地氣發洩故云 不饑何爲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附錄

左傳 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書公朝王所以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以見

霸業之衰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胡傳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丁巳景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 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書曰刑人不在君側

閽弑吳子餘祭

穀梁傳 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人近刑人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傳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 斬而復生曰肆肆謂杞也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胡傳 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

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
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
爲一耦

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吳始聘吳始君臣並見）

左傳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
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
必及子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

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
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
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高之難聘于鄭
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吳貴縞鄭貴紵各獻所貴）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
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
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孫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
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于君
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
之巢於幕上（至危）君又在殯（獻公未葬）而可以樂乎遂去
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
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
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自賢）大夫皆富政將
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

公羊傳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
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
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

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
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
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
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
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
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
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謁長子光）曰先君之所以
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
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

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于季
慶兄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
國是吾與爾爲簒也爾弒吾兄吾又弒爾是父子
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

胡傳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
者札爲之也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大伯奔吳
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
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

王之聖而季子爲大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弒禍
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
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
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
何以獨爲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荊楚
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
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
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子
讓國天下賢之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
流無異稱也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爲賢而貶之
也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北燕始見經

冬仲孫羯如晉 報范叔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胡傳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
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
傳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
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
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爲共姬女而不
婦非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胡傳 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爲遍刺天下之諸侯也書會于澶淵宋災故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蔡世子般弒其君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

則可謂知務乎

己未景王三年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始親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錄

左傳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

庭燎之設天子諸侯[illegible]

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致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圬（烏）人以時塓（畜）館宮室（圬人塗者塓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代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則以脂塗客之車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寧復有菑患耶）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春秋四傳通辭九卷終

浙汜陳士芳清佩輯

昭公

（公名裯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十歲即位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庚申景王四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傳　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以兵入）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除城外地爲墠）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公孫段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欺也）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無以復歸于國）唯大夫圖之

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示無弓矢）許之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也）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于前以自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圍在會既緝蒲爲王殿無怪其服君服也）（假君以飾其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謂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爲難）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圍篡而不終州犂尋爲圍所殺）

胡傳　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脩盟晉人以信爲本故每

[illegible]以先[illegible]武。[illegible]

三月取鄆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傳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荀吳 山戎）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五乘十五人今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不相屬進退易也）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兩伍專參偏皆陣名）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吳

胡傳 展輿、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弒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虢之會、展輿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脅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胡傳 郟敖實弒而書卒、何與。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辛酉 景王五年）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 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

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夏叔弓如晉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壬戌景王六年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附錄

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于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

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之屨言刖多也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皆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陳始封之祖大姬其妃也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嬖寵富貴過甚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隷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

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言不得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于是景公繁于

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于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滕始書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附錄

左傳 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嫳老不能復爲害)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胡傳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弒于麗氏(事見成公十七八年)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弒于趙村(五代漢隱帝乾祐元年楊邠史弘肇郭威等專權上厭爲大臣所制遂與郭允明等謀誅之邠等入朝伏甲士殺之于東廡遣使密詔殺郭威威將兵入朝上出兵拒之至趙村爲亂兵所弒允明亦自殺)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二十六年)故人主不尊陪貳久而後復也

而與賤臣閽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
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

癸亥景王七年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傳 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
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夏十二月）西陸
朝覿而出之（春分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
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
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牲秬黍以享司寒（玄冥北方之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
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
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當受冰者盡頒賜之）
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
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
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
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
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
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傳例 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
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守
也（信任之臣）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于朝歸咎藏冰之
失則亦誣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左傳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
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
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
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
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
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
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
何用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
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
之禮六（宋公）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
男會公之禮六（鄭伯）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
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

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

胡傳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楚虔弒麇以立而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于鄢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于訾梁身竄于棘里而縊于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故楚虔書卒不革其偽赴于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于後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

穀梁傳 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與左氏二一異會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遂滅賴

九月取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甲子景王八年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 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勑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

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叔孫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齊地）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以立己爲勞）不可能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胡傳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于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春秋于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秦伯卒

通吳敗楚以志晉謀之失通越而吳以志楚謀之失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始見）

見經左傳　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若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而師敗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胡傳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于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欲道也楚于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爲善而師亦有

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且吳楚徐越雖比于夷狄而劉敞以爲其實不同吳大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爲元德顯功通于周室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愼絕人之意也

乙丑景王九年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秦始書葬

附錄

左傳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見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胡傳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于是

華亥欲代爲右師乃與柳比從爲之徵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 始皇帝至沙丘病甚召長子扶蘇書及崩高與李斯詐爲詔立胡亥教以嚴刑峻法及沛公入武關高權殺二世于望夷宮 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 漢宣帝任宦官弘恭爲中書令顯爲僕射姦邪並進卒移漢祚至後漢和帝以後置中常侍十人如竇憲以至曹操遂遷龜鼎 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 唐玄宗增宦官千餘其後陳弘志等弑憲敬而務文之立皆王守澄專之後傳宗童孺政事一委田令孜劫帝奔竄及于天祐黨類殲滅而王室亡矣 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

亦悲夫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將納簡公也齊景受賂而退

丙寅景王十年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胡傳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于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于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

三月公如楚 楚成章華臺願與諸侯落之故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涖盟 盟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丁卯景王十一年 八年

附錄

左傳 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賀虒祁也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書蒐始此

此三字所以釋武也是故蒐狩之行於書公昭定之世不言公矣

穀梁傳 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 蘭香草也防爲田之大限 置旃以爲轅門 周禮通帛旃轅門仰車以其轅表門 以葛覆質以爲槷 質椹也槷門中臬 流三握御擊者不

得入（流旁握謂車兩邊各去門邊二握握四寸也擊桂則不得入門擊桂也結也）車軌

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揜禽旅（揜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

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獸不逐奔）面

傷不獻（嫌誅降）不成禽不獻（嫌虐幼小）禽雖多天子取三

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

禽則得（奇觸）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

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奐

葬陳哀公

（戊辰 景王十二年）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存陳也）

許遷于夷（中國無伯也）

夏四月陳災

胡傳 凡外災告則書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

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還而歸

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乎周景王崩有尹單伍亂

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

春秋承其言遂書于策亦此類耳

秋仲孫貜如齊（殷聘禮也）

冬築郎囿

（己巳 景王十三年）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左傳 齊惠欒高氏（二族皆出惠公）皆嗜酒信內多怨彊于陳鮑

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

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

見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

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

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

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

之而後入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

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氏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傳 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庚午景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胡傳 世子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詐誘其君執而殺之棄疾以是殺戎蠻酋執以是紿觀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效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于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胡傳 君有三年之慼而國不廢一日之蒐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與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服武王喪徐夷竝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竝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于夾寨五代唐天祐五年克用卒長子存勗立梁夾城兵圍晉有喪頗解王乃出兵直抵夾寨梁軍大敗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于高平五代東漢顯德元年太祖崩世宗立劉旻聞之請兵于契丹將兵攻之漢兵敗績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唯審于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修好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附錄

左傳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列位常處），會有表（野會設表為位），衣有襘（領也），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　葬齊歸，公不慼。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胡傳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于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附錄

左傳　楚子城陳蔡不羹（楚要地陳蔡有二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

辛未景王十五年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不使遂乎晉也）

五月葬蔡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楚子伐徐

左傳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子）禽父（伯禽）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陳蔡不羹二）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音戚 音秘 斧柄）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祈父周司馬名）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音安和貌）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爲棄疾所逼縊于乾谿）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壬申景王十有三年 十六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公羊傳 比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于弑立也歸無惡于弑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傳 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合諸侯于是止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胡傳 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恃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惼夷狄纂立之主而締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涖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胡傳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強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于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爲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寃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于諸侯以其罪執之請于天子以大義廢之選于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爲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脩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鄭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

也何得爲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胡傳 楚虔遷六小國于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卽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辭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

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于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于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穀梁傳 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請季孫晉使景伯辭

吳滅州來

癸酉 景王十七年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附錄

左傳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

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

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甲戌景王十八年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 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齊戒)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胡傳 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按禮衛有太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然則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于其所則如之何禮祥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于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胡傳 曷爲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

原缺第三十二葉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羊傳 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夏公至自晉

胡傳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句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于

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不亦悲乎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丙子景王二十年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胡傳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敵于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氣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楚始書戰

胡傳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唯貪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棄士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于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

二十一年 丁丑景王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胡傳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禆竈言于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禆竈所言。益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

六月邾人入鄅

秋葬曹平公

左傳 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周大夫 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冬許遷于白羽

戊寅景王二十二年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不事齊故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耳譏子道之不盡也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

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殺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己卯景王二十三年 二十年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 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

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奢之長子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于鄙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胡傳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于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爲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何以賢之爲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爲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如漢武帝封姬嘉成帝封孔吉宣帝封高祖功臣蕭何子孫之類）蓋得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胡傳　左氏以爲齊豹殺之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爲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爲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于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于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于公孟盜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孰其食姦受亂盜不義犯非禮之罪書于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太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附錄

左傳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對曰不可爲也（叚小東門之神）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

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迫近國都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世位者）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庚申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書聘止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公如晉至河乃復（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胡傳　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既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如京師止此）

（周葬不書書崇禮亂而天下無人犯矣）

葬景王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胡傳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

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荅挾天子以令諸
侯而專國柄者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壬午敬王元年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魯取邾師邾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舍如晉執之
晉人圍郊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
逞滅獲陳夏齧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胡傳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
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
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
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
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
亂國爲後戒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附錄
左傳 楚囊瓦子常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
不能衞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
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
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

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
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
棄其上不亡何待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
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方百里爲同慎其四
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千里爲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癸未敬王二年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
胡傳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觀意

如之稽穎于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爲後世勸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甲申敬王三年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意如遣正卿爲己逆婦專恣甚矣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胡傳　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爲之事。如漢以宦官誅外戚而封列侯唐以藩鎮平亂而進爵爲王之類爲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有鸜鵒來巢

左傳　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跳行　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稠昭公名　宋父以驕。宋定公名　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胡傳　傳曰。鸜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

君象也。鸜鵒穴處于下。而巢居于上。季孫臣順于家而主祭于國。反常爲異之兆。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公羊傳　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　長之如君故言弑　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

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係馬曰維係牛曰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委食已者而順之）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于是皦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菑周埒垣也所以爲內外衙）以幦爲席（幦車覆式）以鞌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乙酉敬王四年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胡傳　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巳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狩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

夏公圍成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謀納公而不能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昭王）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章君之惡）國有外援（秦也）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成周幸之也東周）

胡傳　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爲國風之意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胡傳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于景王爲之黨

者衆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于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于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而天下不以爲是疎薄子猛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爲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侍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

附錄

左傳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

丙戌景王五年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言在外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

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欲以老弱託光 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

寘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胸、遂弑王、闔廬（光也）以其子爲卿（鱄諸子）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小國）楚師聞吳亂而還、（明卻宛不取聽而還）

胡傳 稱國以弑、而不歸獄于光、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于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衞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丁亥 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附錄

左傳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戊子 敬王七年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穀梁傳　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

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己丑　景王八年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胡傳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毎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内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

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武后廢遷　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附錄

左傳　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肄謂苦之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庚寅　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左傳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地）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

為義莪。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 敬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魯地書取以見季氏據國公無尺土矣雖得魯邑猶取之外云爾

夏吳伐越

左傳 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晉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穀梁傳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胡傳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于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臣也。其民皆季氏之民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終

浙汜陳士芳清佩輯

定公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壬辰敬王十一年 元年

春王

胡傳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于是曠年無君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于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定公書王不書正者何為季氏立之也書王明王法以治季氏也不書正月正朔非季氏所得頒也然公羊言即位後者何秦以前皆踰年即位漢惠禪即位改元于昭烈崩之次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分注嗣君之改元以為君臣父子所關

甚大皆取法于春秋踰年改元之意此年雖定公未即位而追書元年春王者以昭公已薨則是年實嗣君之年亦猶建武元年愍帝既廢元帝始于三月即晉王位而綱目追書建武元年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大夫專執于是始

胡傳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

觀春秋知周禮盡在魯矣

掌凡囚執人之事屬于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 闞魯羣公墓所在公氏猶公之墓宅季孫惡公欲溝絕其兆域不與先君同 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 章蓋 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

于榮駕鳶曰吾欲爲君謚謚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君之義

九月大雩

穀梁傳 秋大雩非正也毛澤未盡凡地所生曰毛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道之爲君必爲先也其禱詞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民請命願無萬民以身塞無狀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詒託猶假寄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立煬宮

胡傳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傳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舉殺菽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十二年癸巳敬王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傳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爲庫門而皋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爲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爲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

十三年甲午敬王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意加擅立定公晉怒而公朝請盟于皋鼬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乙未敬王十四年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楚兵交止此

胡傳 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爲無道、憑陵諸夏、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王者之師矣、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胡傳 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皋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楚爲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吳始書子書戰

公羊傳 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

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不殘滅後嗣）朋友相衛而不相迿（音峻先也不勉力先往也）古之道也

庚辰吳入郢

左傳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報復）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處）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秦風取同讐之義）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公羊　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

丙申敬王十五年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蔡爲楚所圍饑之故歸之粟）

左傳　以周亟（急也）矜無資

於越入吳（吳在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報觀虎之役）

丁酉敬王十六年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之子孫叛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晉三卿內叛之始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鄆貳于齊故圍之

戊戌敬王十七年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諸侯始復特盟。徵會于衛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齊叛晉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己亥敬王十八年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攻廩丘之郛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

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于是始尚羔

胡傳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

于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于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于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鹹沙之盟鄭衛皆爲齊而叛晉故侵之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公爲晉侵鄭衛故二國爲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公羊傳 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文三年躋僖公 諫不從故去 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而去曰叛

胡傳 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于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于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爲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

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于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于國人。春秋原情制法、故書從祀先公于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

盜竊寶玉大弓

穀梁傳 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庚子敬王十九年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胡傳 寶玉大弓、或曰、夏后氏之璜。美玉名 封父古諸侯之繁弱也。大弓名 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見不恭之大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齊衛伐盟主不書伐重絕晉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辛丑敬王二十年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前八年再侵齊平之悠書及我志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左傳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　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

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謂舊典)事既成矣、而又享之、(事會事)是勤

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犧象尊)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音鄙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晉趙鞅帥師圍衛(報夷儀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侯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以衛不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壬寅敬王二十一年)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決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今輕于去國、而果于叛、君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始叛晉也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

(癸卯敬王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公羊傳 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胡傳 按左氏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能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聞於仲尼遂墮三都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始叛晉也）

衆聽言書以有已爲入于者叛以居已爲大臣者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甲辰敬王二十三年）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二君將伐晉故次垂葭以爲援）

夏築蛇淵囿（書不時也）

大蒐于比蒲（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懼人之圖已故數蒐焉）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衛北伐曹曹不叛晉故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胡傳 按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因于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唐李光弼傳相州北邙之役魚朝恩程元振忌之日謀中傷及吐蕃寇京師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憂恨成疾而卒）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

此韓趙氏分晉之兆也故[illegible]臣晉[illegible]則依賊不足錄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胡傳 按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衞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貨緣衞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

晉趙鞅歸于晉

胡傳 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啟之也

薛弒其君比

附錄

左傳 初衞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戌文子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唯子不驕）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衞侯始惡于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之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

乙巳敬王二十四年十有四年

春衞公叔戌來奔衞趙陽出奔宋（衞靈聽南子之譖逐公孫戌與其黨）

一故趙陽奔
宋戌來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牂歸（頓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故楚滅之）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左傳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酙）李句踐患吳之
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軍治）
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旅）

（論○○○○○）遂自剄也師屬之目（師往目而視之）越子因而伐之大敗
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足之大指）取其一
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闔廬嗣子）使人立于庭
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
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齊魯為會止此○救范中行氏）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周魯之交止此一書天王止此）

穀梁傳 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
石尚上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
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脤
貴復正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毗）蒲（書蒐止此○軍政不屬公也）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丙午敬王二十五年）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邾朝止此）
左傳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
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
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
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
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不體正）何以能久高
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

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指執玉高卑等辭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諸侯奔喪始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胡傳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冬城漆 謀伐邾也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二

浙汜陳士芳清佩輯

哀公

（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杀春秋絕筆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丁未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胡傳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男女各別而係纍之）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密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辭也。

附錄

左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二斟夏同姓諸侯）滅夏后相。（相失國依二斟復滅于澆）后緡方娠。（后緡相妻）逃出自竇。歸于有仍。（仍后緡母家）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得免于害）虞思（虞君舜後）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諜伺候）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遂滅過戈。（過澆國戈豷國）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志復吳仇。目臥則攻之以蓼。

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于戶。出入嘗之。不絕于口。使國中男女入山採葛。以作黃絲之布。吳王得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 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秦癸亥卒 晉侯無名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戊申敬王二十七年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書盟止此

胡傳 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督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于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盖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靈公子郢 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 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答 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公羊傳 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胡傳 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于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于殺莫不敬其父而忽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于天理逆矣何疑于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于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illegible]賓援入國罪也然所以致亂者鞅寔爲之敵爲主戰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書遷止此

胡傳 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復播告之脩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詛吳及其事急又委罪于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爲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

三年 己酉 敬王 二十八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胡傳 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序宋爲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于廟制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

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然則爲輒者柰何。宜辭于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季桓子至。

御公立于象魏之外。（關門）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輕財重民）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則謂其書爲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瀋汁也言不備而責辦于官猶拾汁不可得也）于是乎去表之稾。（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稾積）道還公宮。（關除道周匝公宮使火無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胡傳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于桓。立于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爲悅而不毀與。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

宋樂髠帥師伐曹（討樂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邾子已受盟句繹今二卿踰年而圍之案）

（信其矣下）

庚戌（敬王二十九年）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穀梁傳　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蔡公孫辰出奔吳（辰與聞乎弑故出奔）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伐曹執邾之役蓋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有志于爭權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弑君黨）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書執止此）

胡傳　楚圍蠻氏、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

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衛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

城西郛（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公羊傳 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 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辛亥三十年 敬王五年

春城毗（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衛助范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使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壬子三十一年 敬王六年

春城邾瑕（書城止此亦備晉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治范氏之亂）

吳伐陳（復脩舊怨）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陳乞將立陽生先逐國高而後弒君之謀得肆矣）

叔還會吳于柤（魯政不脩務與吳親以資其力以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子西）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啟（子閭皆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

命顧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
子期謀潛師閉塗（不通外使）逆越女（昭妾）之子章立之而
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
使問于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咏）之
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
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
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
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
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

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
國也宜哉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公羊傳）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
辭言之何爲諼也此其爲諼奈何景公謂陳乞曰
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
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
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
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
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玉節析玉爲信）
（防稱僭也）景公歿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其家
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
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行過無禮日化）諸大夫皆曰
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
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
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
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
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胡傳）陽生曷爲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景公命荼世
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于先君也陽生不
子則曷爲繫之齊陽生之不子誰使之然也不有
廢長立少以啟亂者乎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
由生也然而弒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爲書陳乞
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謀終被弒君之
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于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巢

癸亥 敬王三十二年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鄫

左傳 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周之王也制

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言君長大于道路間）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虛國不行）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言其權時制宜以辟吳害非以爲禮）有由然也、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甲寅 敬王三十三年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胡傳 此滅曹也、曷爲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于曹伯、因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檜亡春秋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于國風之後、于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我（書伐我始此）

胡傳 吳爲邾故、與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楚人圍宋易

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斃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

夏齊人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胡傳　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息也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而春秋以能掩前惡而美之也

乙卯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鄭雖不義宋覆其師亦云潛矣而又親帥師以伐之不其甚乎

冬十月

丙辰敬王三十五年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惡修怨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貳晉可以討矣晉伐喪故勿與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　彄蒯聵之黨今歸于衞必從輒而棄蒯聵故蒯聵入國彄

後奔齊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書救止此

左傳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

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丁巳敬王三十六年）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 春齊爲郞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不能使二子）求曰居封疆之間（使二子居近郊之地也）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

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從）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叔孫）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孟孫）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懿子之子）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遲不欲戰）公叔務人（公爲）見保者而泣曰事充（役煩）政重（財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俱齊大夫）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敗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而欲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止戰惡足爲賢）徐步而死（傳言

魯非無壯士但不能死也）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言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奔）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錡童子當殤）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頗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書戰者止此齊魯交兵亦止此）

附錄

左傳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爲沼（若不滅越）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爲王孫氏（改姓欲辟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劍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戊午敬王三十七年）

春用田賦（攺丘賦一人爲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通此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州兵是也春秋之季魯亦行之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

胡傳　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爲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夫人之不幺子天子日昭公姑也）

胡傳　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戚單于下昏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于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于天子以弱其配不見于廟不書于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

公會吳于橐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左傳 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于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摽擊）國狗之瘈（音係狂也）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左傳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火未沒知是九月）司歷過也（家語康子曰所失者幾月孔子曰于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十有三年（己未敬王三十八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報雍丘之師）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書會止此）

穀梁傳 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端玄端）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藉謂貢獻）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言其臣也）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不知冠有等差惟欲好冠）

胡傳 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

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王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于突厥倚以爲助劉文靖之策失矣何況于以父事之如石晉者（五代唐廢帝討石敬瑭敬瑭求援于契丹與耶律德光約爲父子）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胡傳 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

已入其國都矣春秋初書于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也

附錄

左傳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爲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爲敵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

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

于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將告神曰吳實然吳人信鬼故以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魯大夫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言上服飾備而己獨無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上有旨酒而我與寒賤之夫視而不得飲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軍中不得出糧故爲隱語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則諾諾其請而與之傳言吳王不恤其下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癸

庚申敬王三十九年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

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穀梁傳 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于中國也

胡傳 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備矣則曷爲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于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于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二終

春秋四傳通辭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士芳撰士芳字清佩海寧人是書采輯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四傳削其繁冗其左氏傳之不附經文者咸刪汰無遺亦間附己意於其下因董仲舒有春秋無通辭隨變而移之語遂題曰通辭以明義例之有定然名曰四傳實則依附胡氏無所異同名曰考校經文去取三傳實則合胡氏者留不合胡氏者去未嘗以經正傳也